舊金山會議的民主基礎

張明養

舊金山會議已於四月二十五日開幕。這一會議的主要課題，是根據去年敦巴頓的計劃，討論戰後國際和平機構的組織。舊金山會議的成功與否，關係戰後世界人類整個的命運，所以全世界人類的目光莫不注意於會議開幕後一個多月期間局勢的發展。凡是愛好和平的人們，都在祝賀會議的成功，而那些法西斯主義的信徒以及準信徒，則幾希蘄禱着聯合國的失敗，讓他們有重新翻身的一天。可是這些惡徒的幻想一定是要毀滅的。因為舊金山會議在未開幕之前，早已奠下了穩固的基礎，這個穩固的基礎就是為人類生命之活力的民主。

一個世界和平機構是否真能負擔起維持世界和平的責任，最重要的是看它建築在怎樣的基礎上，至於它本身的組織是否周密健全，尚屬次要問題。過去國際聯盟的失敗，已充分昭示我們這一點。過去國聯的組織雖然含有許多的缺點，但它失敗的主因，實由於建築在一個不健全的基礎上。我們都知道第一次大戰後所成立的國際聯盟是建築在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基礎上，他們雖然也主張維持世界和平，但這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和平，其意義與「不列顛的和平」(Pax Britanica)完全一樣。當時國聯成立的主要任務，可說是剝削戰敗國家，保持其已獲得的贓物，及從事反蘇聯和壓制各弱小民族的獨立革命運動，這從過去二十年間國聯為幾個強大國家所把持利用一點，很可以明白看出。而各強大帝國主義國家對國聯所抱的希望雖然相同，但他們本身間的利益卻是相互衝突而不一致的，因此要想以國聯求維持帝國主義的和平，也就不可能，自然更談不到維持世界真正的和平，所以在這種基礎上所建立的國際和平組織，顯然無法完成其所應負的使命。

由於國聯失敗的經驗，過去研究國際和平組織的人士，都認為要使一個國際和平組織真能夠擔負起維持世界和平的任務，最重要的必須使它建築在一個健全的穩固的基礎上。但是這個健全的穩固的基礎是什麼呢？關於這一點，各人的意見紛歧不一。那些為法西斯侵略政策辯護的理論家，認為國際和平的維持應建立於武力統一的基礎上，世界上所有大小國家都失去生存，祇剩下一個最偉大的國家獨霸世界，來維持國際的和平。這種理論不但為法西斯主義者所主張，就是英美等國的少數學者也予以附和，如英國的托恩皮教授(A. Toynbee)的「宇宙國」論和美國斯畢克門(Spikman)等人的地緣政治學思想，都與此種謬論相應和。這種理論的荒謬，我們只要一看過去拿破崙與現在希特勒的失敗，就可完全明瞭，無須加以評斥。

有些社會主義的學者認為祇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纔能建立起真正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這種見解，雖為若干資產階級的學者所反對，但也有承認其有實現的可能性的。例如英國許曼教授(Schuman)在「國際政治」巨著中曾這樣說過：「如果事實的發展的確遵循共產主義者所預示的路線，如果共產主義者的計劃最後能夠勝利地見諸實施，則全世界或世界的最大部份將在現世紀結束以前，完成政治的聯合。」(原書頁八四一)許曼教授所謂的政治聯合，即指一個能維持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這一派的理論，我們暫不論其正確與否，但目前的世界距社會主義的完全實現尚遠，所以現在的國際和平組織自然無法建立於這一基礎之上。

最近有些人認為美國的道德法典應成為世界的基本法律，在這上面建立的國際組織，纔能維持世界的和平，例如流亡在美國的德國小說家湯麥斯曼於一九四二年底在諾貝爾獎金聚餐會中就發表過這樣的演

說，美國國際問題專家布威爾（Buell）並予熱烈贊成。美國的道德法典是否眞値得成爲世界的基本法律，我們姑不具論，但如果以美國的道德法典作爲國際和平機構的基礎，總難免引起人們對美國獨霸世界野心的懷疑，因此這也不能認爲國際和平組織的健全基礎。

那末舊金山會議所討論的國際和平機構應該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上呢？回答這個問題非常簡單，就是在前面說過的，戰後的國際和平組織應該建立於爲生命活力之民主的基礎上，未來的國際和平機構，祇有建立於民主主義的基礎之上，纔能夠眞正負擔得起維持世界和平的重任。爲什麽呢？這有二個理由。

首先，目前的時代是一個「人民的世紀」，也就是民主主義勢力澎湃的時代。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裏，都汜濫着民主的洪流。雖然各國所奉行的民主，類型式稍有不同，但他們的內容却有一個共同點，這共同點就是新民主主義所包含的內涵。在目前戰時及戰後的世界中，佔着舉足輕重的國家首推英、美、中、蘇四國，這四個國家，都是主張或實行民主主義最力的國家。他們所奉行的民主主義雖然不全相同，如英美的民主政治是脫胎於過去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中國所信奉的爲三民主義的民主主義，蘇聯則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但這些都是包括於新民主主義的範疇內。所以目前及戰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都是奉行新民主主義的。至世界其餘國家，也順應世界大勢而先後實行新民主主義。因此民主主義實爲當前世界政治的主流。民主主義既爲全世界各國所共同信奉的信條，那末作爲國際和平組織的基礎，也必然爲各國所一致贊同，而不致有何異議。絕不像以武力統一或社會主義或美國道德法典來做國際和平機構的基礎，會引起各方的爭議。故就事實上說，新民主主義是各國所能公認爲國際和平機構之唯一的共同基礎。

但是這個爲各國所公認爲國際和平機構之基礎的民主主義，如果不能確盡維持世界和平的任務時，那末各國雖然同意於這個民主主義的基礎，也是沒有什麽用處的。所以這裏我們就得進一步去考察以民主主義爲國際和平組織的基礎，是否眞能維持世界的和平一個問題。

說起民主主義，在十八世紀末葉即行發生，但那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各國從沒有澈底實行過，那種舊民主主義是不能保障世界和平的。現在各國所一致奉行的，是有了新內容的新民主主義。這個新民主主義含有二方面的意義，一是國內的民主，一是國際的民主。就國內民主說，不但要實行政治民主，而且還要實行經濟民主。過去資產階級的民主，祇局限於政治的範圍，而且還不曾加以澈底實施，現在不但要澈底實行政治民主，而且還須澈底實行經濟民主。羅斯福總統早已說過「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人」，因此在他「經濟的人權宣言」中，力主實行經濟的民主。這種民主政治的澈底實行，當可使各國的人民獲得更大的自由與平等。人民在政治與經濟上享受更大的自由平等以後，就可以確保各個國家不致走上專制獨裁的道路，因爲專制與獨裁是與全體人民的利益相違反的；人民既享有極大的民主權力，就絕不容許這種獨裁政體的出現。歷史上的國際戰爭往往由這種爲少數特權階級謀利益的政府所發動，他們不惜犧牲大衆的生命財產，去爲少數特權階級謀利益。如果人民有了廣大的民權後，既不許政權操在少數人的手中，更不容許政府可隨便爲少數人的利益而發動國際戰爭，要是政府擅自這樣做時，人民是有權加以反對或予以推翻的。所以新民主主義在各國的切實施行，可以從國內方面根絕侵略主義的萌芽。

至就國際民主說，其意義的重要一如國內的民主。國際民主的意義包含二點。第一是指全世界各國都要切實施行民主政治，不讓有一個國家仍舊保留着法西斯主義的色彩，如果有這樣一個國家存在時，就要以國際的行動，用各種方法予以制裁，如不准其加入國際和平組織及參加國際社會的生活。其次是在各個國家之間，實行民主的精神，即各國不論大小強弱，主權一律平等。這種原則在德黑蘭會議、頓巴敦建議案以及克里米亞會議中屢次申述過，並已積極付諸實施。各國主權的平等可使每一國家對於世界和平的維持，貢獻其應盡的力量，

不致使若干強大的國家把持一切，對全世界人類有關的問題，祇依着其自己的利益而任作解決，一如上次國際聯盟的情形。各國在國際組織中的主權既然平等，大家就有同等的發言權和決定力量，雖有一二個想為本國利益而去侵略他國的國家存在，也可以各國所享有之更大的民主力量來加以阻止。這樣國際民主的切實施行，就可以在國際關係中阻抑侵略主義的發展。

國內民主與國際民主構成了新民主主義的要素。這二者是相互為用的。既有國內民主的澈底實行纔能促成國際民主的完全實現，同時也祇有國際民主的完全實現纔能保障國內民主的存在與發展。所以戰後的國際和平機構，祇有建立於生命活力之民主的基礎上，纔能真正負擔起保障世界和平的艱重任務。現在德黑蘭會議、敦巴頓建議案以及克里米亞會議早已在原則上決定未來的國際和平組織，應以新民主主義為其基礎。這次舊金山會議中所要討論的，主要就是怎樣使這一基礎能更鞏固的建立起來。由於各國意見已大體一致，這會議的前途一定是能成功的。

我們中國忝為邀請國之一，而且列為安全理事會常任委員之一，在這次會議中，自然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我們應該怎樣來負起這重大的任務，對戰後世界和平的維持貢獻我們的全力，以副各國的熱切希望呢？這答案非常簡單，就是我們要順應世界民主的洪流，迎頭趕上前去。怎樣順應世界民主潮流迎頭趕上去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切實施行新民主主義。我們所信奉的三民主義，本是新民主主義三類型之一，自從國民革命成功之後，即已開始實行，但就目前情勢來說，尚未做到澈底實現的地步。抗戰已近勝利，民族主義當可澈實，而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卻須加緊澈底實施，以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祇有這樣，我們在一個民主氣氛籠罩着的國際會議中，發言纔有力量，對於建立於民主基礎上的戰後國際和平組織，纔能貢獻極大的力量。這是最根本的一點。

總之，舊金山會議是一個世界民主大家庭的會議，討論如何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國際和平組織，以維持戰後世界的和平。我們是這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如何順應世界大勢，迎頭趕上，實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論地方自治

錢穆

——政學私言四——

孫中山先生理想中之憲政開始本以地方自治之完成為條件。地方自治乃民主政治之基礎，倘不能自治一地方，而謂能自治一國，古今中外，殆無此理。西方民主，淵源古希臘，當時乃為市邦政府，以近代目光視之，即一種地方自治也。盧梭民約論，亦謂民主政治宜於小國寡民，蓋民主即變相之地方自治，即地方自治之擴大耳。英美為近代憲政楷模，然英倫乃一島國，除卻蘇格蘭愛爾蘭，壤地更狹，故特適於民主政治之生長。又其先盎格魯薩克遜人侵入英土，彼時即有村鎮自治。其後又經諾曼王室之封建，蕞爾小國，復經分裂，然其代表會議制度，即由此種疆土割截中央政權不集中，地方自治較占勢力之環境下逐漸造成。美國起原乃為十三州之邦聯，此亦一種變相之地方自治也。故知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皆由地方自治演進。中國自古為一大陸國，秦漢以下，郡縣一統，集權中央，此於民主政治之發展特為

不利，然中國傳統政治，所為猶不失為富有一種民主精神之政治者，歷代看重地方自治亦其一因。今後之新中國，果欲向民主之途邁進，果求為民主政治安奠基礎，則首當切實厲行地方自治，否則沙上築塔，顛覆可立待。惟中國地大民衆，土風習俗，文教材性，南北東西各有不同，經濟所宜，山川物產，影響人民生活者，亦隨地而殊。欲求推行地方自治，而又無傷於國家之統一，中央之治權，此當上溯傳統國情，旁考列國現勢，為全國各地之地方自治先定一大規模，大綱領，使國人先有一共同目標，然後各就鄉土所宜，向此目標趨赴。中央行政，除努力督促輔助此種地方自治之共同大目標之推進外，其他一切政事，亦必以不背此地方自治之大目標之推進為主。如此一二十年，使全國各地地方自治規模粗立，綱領略備，然後真正之憲政乃有可言。今則甞為草創時期，惟求統一不破壞，政本不搖動，使地方自治得有滋生長養之機足矣。若忽此不顧，高論民主，輕啓爭奪，羣相注目於中央與上層，忽略地方與下層，徒為競利夸權者藉口，終走不上民主正道也。

欲為新中國理想的地方自治提出一大規模大綱領，則有一事首宜注意者，即經濟武力與文化之融凝一體是也。中國今日大病，在貧在弱，使貧弱不治，斷不足以自立於今日之世界，更何論夫民主？故中國之新政治，首當求富求強，新中國之理想的地方自治，亦必最先以求富求強，自生自保為目的。中國傳統文化，則偏於大同太平之理想境界，於富強多所忽，然求富求強亦自有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雖為近世歐西文化之兩大骨幹，亦已為現代全世界文化之兩大威脅，循此以往，舉世皆當轉嚮，否則人類將無寧日，文化亦必窒息以死，中國斟酌傳統國情，針對現世潮流，當以近代歐西之富強政策與本國傳統文化理想相配合，相調和，求其經濟武力與文化之融凝一體，而納此於地方自治之規制中，使之深植基礎，再由此上映於整個政治之全體，此始不失為新中國建國之百年大計也。

中國嘗春秋戰國時代，雖或已有地方自治之雛形，然亦僅為封建時代之地方自治耳。如周官及他書中所述則大率在封建將破壞時為一輩學者所想像之烏託邦，非盡史實也。然秦漢以下，則地方自治確可指說。其時鄉縣三老，皆由選舉，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一種官民協商與官民合作也。鄉縣三老並得對天子王侯直接言事，其地位不為卑下。又兩漢郡縣掾屬，例以本土士人充之。太守令長辟署掾屬，又必尊重其鄉土之輿論，又往往郡縣實際政事，皆由掾屬操之，太守令長臥治而已。故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今據漢碑傳世可考者，知兩漢地方政府，分曹極密，體制極宏，郡縣吏屬，殆有多至一二千人以上者。其時又庠序棋布，學校林立，學者皆先由鄉邑為幹佐小吏，積至文學功曹，乃得察舉人才秀異，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故兩漢人才皆從地方自治出。而地方自治則注重學校教育與鄉邑清議，宜乎兩漢吏治之美，冠絕後世，而漢代國力之隆，治化之蒸，亦皆本於此矣。惟其地方自治之權重，其敝則有朋黨與門第，此亦略如近世西方民主自由政體下產生政黨之與資產階級也。

魏晉以下，門第方張，社會有特殊階級，則自治無可言。而郡縣政治亦相因頹替，此雖唐代不免，較之兩漢，遜色多矣。鄉官廢於隋，唐代雖有里正鄉耆老之置，特以供役，不足言自治，其州縣用人，全出吏部，選舉廢而考試興，政治重心在中央在上層，不在地方與下層，此其所為與兩漢異，此實中國政治史上古今一大轉變，不可不知也。自魏晉以迄隋唐，復有與門第蟬與相隨而起者一事，則為宗教勢力之旺盛，蓋民衆既失其自治之能力，則統治寄諸貴族，而救貧救急仰之宗教，此亦中西史蹟演變一相似也。

宋代以下，門第勢力因考試制度之演進而消失，宗教亦遂失其存在之因素，然中央集權之政治趨勢則愈演愈烈，政治重心逐漸集中上趨，而社會下層又無貴族與宗教特殊勢力之存在，平民無所仰賴，當斯時，則地方自治之需要乃更迫切，故宋明學者莫不重視此事，地方自治遂亦重有起色，惟兩漢地方自治已成為政治制度之一環，而宋明

之地方自治則僅爲一種社會事業，惟其兩漢之地方自治爲一種政治制度，故上下一氣，其收效宏而速。惟其宋明之地方自治爲一種社會活動，故上下不能一氣呼應，抑且時有扞格阻礙，然而主持其事者則更見有民胞物與公而忘私之精神。中國今後之推進地方自治，竊謂當本宋明學者精神，再上求兩漢制度遺意，庶乎兩全其美也。

宋明時代地方自治，舉要言之，厥有數端，一曰社倉，此有關於經濟方面者，一曰保甲，此有關於武力方面者，一曰書院，此有關於學術文化方面者，一曰鄉約，此則地方自治理論之宣揚，蓋屬於精神方面，心理方面，與前舉三者必相輔成事，前三者乃其分目，後一者爲之總綱。鄉約者，當日地方自治團體之一種精神憲法也。

今試根據兩漢宋明之地方自治，爲將來新中國理想的地方自治粗擬一輪廓，竊謂中國以農業立國，不僅過去如是，將來亦復如是，使中國而急速工業化，仍將爲一經過工業化之農業國家。蓋惟自已農業無可發展，乃不得已而繼趨工業，乃不得已而仰給於國外之原料與出產，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皆由此起，以工商配合而濟之以武裝之侵略，以殖民地之農業與原料，補本國之不足，此種立國條件，將成過去，惟有以工農相配合，庶可自給自足，國內日趨繁榮，國外可保和平，富強僅求自保，不爲侵略，今舉世具此天然優越條件者，惟美國蘇聯與我而三，我國既自古爲一農國，將來立國新經濟方略，斷無偏向工業轉不以農業爲基本之理。故新中國之民主政治，必以地方自治爲始基，而新中國之地方自治，則當以農村繁榮爲首圖。將來新的自治農村之產生與完成，必具三要端，一者必有智識分子之導領，二者必有組織的自衛武力，三者必有自足自長之經濟機能。此爲自治農村之三條件。

故凡一自治農村，必具備下列三機構：

(一)村學　此屬教育方面。古者有鄉校，有里黨之塾，宋代有書院書塾，明代有社學。今日則求智識分子回到農村，普及教育，掃除文盲，農村文化水準提高。

(二)村團　此屬警衛方面。古者有邱甲，有州軍，宋代有保甲，明代有團練，今日則求寓國防於農村，以組織民衆代替整軍經武，文武合一，全國皆兵。

(三)村倉　此屬經濟方面。古者有公錢，有國穀，漢宋有常平倉，隋唐有義倉。今日則求社會經濟日趨平衡，天下爲公，老有終，壯有用，幼有長，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矜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

凡一自治農村，必先備一農村小學，凡子弟皆入學，受八年以上之國民教育，又自編一農團，凡壯丁皆入隊受訓練，平時保衛本村之治安，國家有事則充兵役。又自立一農村公積倉，按每戶經濟實況而比例徵稅，爲地方公積，平時爲本地救孤恤貧興辦一切慈善事業，臨時爲公私保險，有餘力可作公共投資，興發本地方之公營企業。此三者包括教育警衛與經濟三端，爲地方自治之三基業，其工廠所在地則編工團，商業小市集則編商團，工商業區城，可設公倉爲公庫，其學校教育亦得就各本地農工商生活需要而大同小異以爲適應。

先有地方自治三基業，然後著手組織自治委員會。凡一自治單位之委員人選當如下列：

(一)校長及副校長　每一村學校必有校長一人，副者一人，此相當於漢代地方自治中之三老，職教化，爲地方自治之教育代表。

(二)團長及副團長　每一農團或工團商團，必設團長一人，副者一人，此相當於漢代地方自治中之游徼，爲地方自治之警衛代表。

(三)倉長及副倉長　每一公倉或公庫，必設倉長或庫長一人，副一人。此相當於漢代地方自治中之嗇夫，爲地方自治之經濟代表。

校長團長倉長，皆由地方民意公選，其副由校長團長倉長推薦，得公意承許者任之。最小之自治單位，即以校長團長倉長三人組成委員會，副者得列席會議，佐助推行，有參議權，無表決權。地方自治事業，皆由此委員會督勵主持。委員人選一年爲期，連選得連任。非有不稱職，得由村民公會罷免之。其地方區域較大，不止一學校者，可另設地方教育委員會，以教育代表三人以上組成之，其農團工團商

團等地並有者，可設地方警衛委員會，亦以三人以上組成之。經濟委員會亦同。其地方自治委員會亦得酌量擴大人數，由地方公意變通之。

村自治之主為縣自治，村自治為地方自治基層之第一級，縣自治為地方自治基層之第二級。村自治設委員會，縣自治則設縣議會，為代表民意機關。縣議會由村自治會互選而成，亦得分別設縣教育縣警衛縣經濟等會議。村自治不設村長，即以委員會互推一人為主席，即村長也。其餘二人則為副村長。縣設縣長，由縣議會公選，由縣長自聘僚屬成縣政府。縣學校與村學校同屬地方教育，由縣民自主之。其範圍以國民教育與職業教育為主，亦得創辦人才教育與文化教育，如古之書院自由講學之類，此當視地方人才與經濟能力以及地方公意而決定。縣團練與村團練同屬地方武力，亦由縣民自主。任地方之警衛，惟同時即為國家武力基層，為全民兵役之第一級服務，國家得隨時抽調編制為正式國防軍。縣倉庫與村倉庫，亦同屬地方經濟，亦由縣民自主，為全縣之公積與保險，並得用之於公共企業之投資，惟以不與國家企業相衝突者為主。

地方自治事業止於縣，省政府則代表中央，而與地方自治相連繫，省長由中央任命，惟應設有議會，由縣議會選舉之，現行省區則須縮小，略如漢郡唐州，一以求中央統一之加強，一以求中央與地方接觸之加緊。

今按上述制度之用意，一者在求排除以資本操縱選舉之富人政治，一者在求排除因富人政治之反動而激起之農工無產階級專政。并將區域代表與職業代表融通為一，又無取個人主義，即以自治單位為選舉單位，去私去我，尚公尚群。此種政制，則以農村自治為基點，欲求農村自治，首當提高農民智識，而更要者在提高農民之生活經濟。必使農村經濟繁榮，而後再求農村智識之普遍，亦必農村智識普遍，而後農村自治始有希望。欲謀農村繁榮，首在灌輸新工業改良耕作，擴大製造，而尤要在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然後相南北土地所宜，或提倡集體新村之大農制，或提倡農村合作，而為事之[illegible]最要者，厥為農村自治經營之事業，為國家當以全部田賦撥歸鄉自賦從緩徵，創作農村自治之經費，先規定一稅收比額，其餘則，則豁免之，其中耕農能自給者酌量徵收之，其耕農無力者則免其賦，業繼此事多收之，其地主不勞而獲者，責成之，其雇耕者則由自治公積借貸區助之，使得漸進於自力營生之境，由中央定一大體，而以各省政府得省議會之同意，各就地方實際情況，依照中央原則，斟酌變通之，縣之於省亦然。法既定，皆由村民自主之。保留其所應得，而呈繳其應納於政府者。昔自兩漢之嗇夫，亦至明代之糧長，國家田租，皆由民間自收自解，不聞有弊與不克盡職者。農民雖樸野無知，於稼穡收成，則方方數十里間，孰豐孰歉，人人能辨。須村辯護，只須一倉長主其事，由村長團長之協同，公開其帳目於村民公會，絕無弊端可弄。即富庶如江、浙、川、湘，農田千里，稻穀盈野，然村村而劃之，一村之人管理其一村附近之田租，絕不至於不勝任。其土豪劣紳，違法抗租，得由村會糾舉，其田連阡陌者，各村會或相互糾舉，或連名糾舉，又有政府特派督導自治專員臨視其上而為之審理，事無不辦。只要政府今日下一令，明日之全國農民，已莫不有欣欣喜其地方自治之樂趣，從事於人之從之風聲，又甚者莫過於此者。行此十年，地主坐收租入者莫不願出賣其田畝，別謀生計，而耕者有其田之理想實現矣。又應行累進稅制，多田則多稅，而加重；少田則少稅而減輕。不二十年新井田制之理想亦得實現，地權自均，民生自平，農村自繁榮，自治自完成矣。其工商市集，亦推此例，由中央指定某項稅收為地方自治經費，由公庫長收管之。將來為適應於新的戰爭局面，新興工業皆當散處農村，不得集中成大都市。又應行節制資本，提倡各種合作事業，商人將不占重要地位，新農村代替新都市，大農村代替大都市，故農村自治實為新理想的地方自治之最要細胞也。

其次請言教育，亦由國家頒一寬大之政令，各地均得隨宜變通，要之以人人得入學讀書識字為原則，其村中貧無教師資格者，得自延聘

於鄰村或近縣，教師居其村兩年以上，即可取得其籍貫，加入其村自治會或膺任其村校長之選，其學校教本或由省頒，或由縣定，皆無不可，其課程標準，更不須一律，中央教育部省教育廳只主持大體，實際督導則由縣教育會議負其責。大抵小學教育，每縣皆可有伸縮。中等教育，各省皆可有伸縮，今國家庶政草創，惟貴觀其後者而鞭之，教育尤貴自由，不必如束溼薪，各就本地經濟人才民意所樂，各自趨赴，此乃地方自治一大節目，兩漢之三老，為地方自治之首領，即主教化者，宋明以下之地方自治，其中心實在書院與鄉約，必有士人與自由思想，地方自治乃有靈魂，若專求經濟自治，則必有無產階級專政之流弊，若教育由國家嚴格統制，則又必有法西斯納粹集中訓練之流弊。當知西方地方自治單位，亦往往為一教區，惟由政治與宗教爭權，乃將教育專權收歸政府，中國本無預聞俗事之宗教專制，又傳統政制重考試不管教育，以教育理應由民間自由也。故新中國之國民教育制度，必以改歸地方自治為適宜。

其六再請言社會武力，中國社會之無組織，無武力，亦非自古皆然。漢代全民皆服兵役，郡國每歲九月都試，即大操演也。北周隋唐之府兵，宋代之保甲，明代之衛所屯田，其制度細節不能盡同，其寓兵於農，如管子所謂寄軍令於內政，則先揆後揆一也。元清以部族專政，始嚴禁社會有武力，然清自嘉道以還，部族統治失其強力，仍不得不借助於地方自衛以暫弭叛亂，湘淮軍之興起，遠師明代戚繼光遺制，亦用地方團練精神而微變之耳。可見中國民衆，非不能有組織，非不能有武力，惟政府不加倡導，抑且不知利用，又從而摧壓之，遂至畸形發展，成為江湖之秘密集團，轉為社會害，茲值八年大戰，全國各農村創巨痛深，正當因勢利導，使武力蓄於平時，一洗靡靡積弱之風。軍隊雖當為國家所統率，警察公安，大可轉移於地方自治。漢代游徼，本掌盜賊，一地方之治安由一地之警察自負之。又當使民間普遍有輕武器，民衆有武力，不僅足以抗外敵，亦且足以助內治，雖有欲會遁釀亂者，亦將無所施其技也。

此種自治基業，其先皆有需於政府之督導，此當由中央定其大綱，而省政府負實際督導之責。分設教育經濟警衛三督導團，分別督導，又獎率各村各縣每年開比賽會互相觀摩。如大游藝會大博覽會大運動會等是也。省督導縣，縣督導村，若使全國各縣各村，皆得盡量自治，自省以上之行政，則務取中央集權，務取權能分職，無事乎多為牽制，多設猜防。當知全國民衆均已富足武強，聰明智慧，中央若不得民情，國民何難為之更置，安取乎支離割裂，預設猜防牽制以自創政權運用之功效乎！

嘗綜論之，政治者，自上言之，乃對下之一種教育而非手段，自下言之，乃對上之一種義務而非權利，故言地方自治，此非在上者對下開放政權以謀妥協，亦非在下者對上爭取權利以獲自由。若僅此之為意，則自治亦將不過為上下爭衡之一局耳。故言自治，必舉積極具體之目標，約而述之，則有三端，一曰造產，二曰興學，三曰整軍。在上者督導自治，乃為對下之教育，在下者爭取自治，乃為對上之義務，而此造產興學整軍之三者，當徹上徹下，懸為政治之三大綱，而此三者，尤必為公不為私，專以靖獻於大羣。國家之與鄉里，皆公地也，政府之與自治，皆公事也，絕非個人主義所容藉以活動。此種地方自治之新理想，儻獲實現，則將來之選舉法亦當變更，以一自治單位為一投票單位，更不許以私人權利為投票之張本。而每一單位投票之比數，則以其自治單位中入學子弟數，入團壯丁數，及入倉公積數為比例，服務公益有成績者，始得預聞公事，此當懸為民主政治大理論，以痛洗個人主義的民權論之積病，而私人資本與政黨活動將不復存在，如此之新民主，則必以新的地方自治植其基，即以新的農村自治奠其基也。

今試再略陳相應於上述新理想的地方自治三基業之中央應有的新設機關。上述地方自治，既以造產興學整軍為三大綱，中央亦當分別設立與此相應之最高機關，以求上下一氣，彼此呼應。

（一）教育文化方面，中央應設國家文化學院，其最大之任務有

三：

一、對本國傳統文化提倡作高深之研究，凡歷史哲學文學藝術宗教法律政制禮俗各部門皆屬之。二、對國內現實狀況，不斷作精詳之調查，各地社會風氣，民生利病，一切有關教育文化範圍者皆屬之。三、對世界各國新舊學術政法，不斷作系統之考察與介紹，派遣游學及編譯等事均屬之。

隸屬於此國家文化學院之下者，應有研究院，編譯館，其他如國史館圖書博物館等亦可隸屬。

二、警衛國防方面，中央應設最高國防研究院，凡海陸空三方面國防設計，兵工製造，戰鬪學術，訓練方法，及全國警衛事務之通盤籌劃等皆屬之。

三、經濟建設方面，中央應設中央科學院，凡純粹理論科學以及各科學之有關國家建設方面者，皆分別作專門之研究，又附設中央設計局，網羅各部門專家，爲國家各項經濟物質建設事業作經常通盤之設計。

上述各機關，一面爲全國各地方自治三基業之總神經樞，一面又當與政府及學校雙方取得緊密之連繫。此三院不負實際行政責任，而對全國政治應有建議與參謀之責，國家大政令應先分別諮詢此三院之同意，俟逐漸演進，全國政事，由此三院會議發號施令，以學術機關代替官僚組織，此始爲理想的民主政治之極致也。

國際民航發展的回顧與前瞻

潘楚基

一 今後的世界——航空

國際航空會議，是去年十一月一日起在美國芝加哥開幕，到十二月七日正式閉幕。參加的國家共達五十四個。（蘇聯因爲西班牙、葡萄牙及瑞士被邀參加，認爲這三個國家至今抱着反蘇態度，不願與之同席，在大會臨開幕時退出。）

這次會議，外表上似乎遠沒有安全會議，貨幣會議等的重要，然而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不能忽視的理由是航空事業在近年的發展太快了。這個發展在國際政治及經濟兩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不久以前，坎拿大的空軍元帥畢少甫寫了一本書，名曰「有翼的和平」，認爲我們業已進入航空時代，如果我們不能好好地爲人類幸福而管制和使用航空，我們會爲飛機所消滅。他說：『在航空時代，人類朝對着一個尖銳的選擇——「有翼的和平」與「有翼的死亡」二者間之選擇。選擇是由你決定的。……航空如果被拿在恐畫或自私的人們手裏而爲着他們個人的使用，那會是一個極危險的武器，……從此以後，世界的人類再也不敢讓空力無限制地操在具有征服世界之狂夢者的手裏，或者爲私人獨佔着以獲取利潤。……人類所當對的第一個問題是究竟我們的文化還會繼續存在，抑或人類會去毀滅它；至於它的保存或毀滅是經由資本主義抑或社會主義，抑或經由兩者的混合體，那是次要的……危險不僅在我們現時的敵人裏面，甚至也存在我們自己中間。……』

的確，在第二次大戰中，航空科學發展得太進步了，太可怕了。幾年前，當報載新式飛機每小時能夠飛行四五百英里，能夠騰空一兩萬英尺時，我們已經驚詫得有點目瞪口呆。到了去年六月十三日，當德國的 V1 飛彈不經機師的駕駛在幾千百里外飛入倫敦時，我們更似

乎覺得我們眞的進入了「封神榜」或「西游記」的世界。然而曾幾何時，這些發明又成司空見慣了。不久德國使用的 V2 飛彈，一說每小時能夠飛三千英里，在人們聽見它的聲音或者看見它以先，它已經達到它的目的地；它能夠騰空五六萬尺，進入人類所不能進入的氛圍。後來，德國人又在那裏誇稱正在發明 V3 飛彈，完成後，可以從德國直接轟炸紐約。可是這些新武器，多因發明過晚，所以仍不能使德國免於無條件投降！

以上是指航空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其次，從經濟商務方面去看，航空的重要性也是驚人。

在第一次大戰後，航空還只是一個新奇的玩意，乘客固然很少，運貨尤其談不到。但是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航路增加了一倍。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美國的國際航空線發展到八萬三千里，英國的航空線發展到十萬英里。此外，荷蘭、法國、德國、意大利都有大規模的航空經營。但是最驚人的是過去四年美國海陸軍航空運輸的發展。現時航路延長到一十四萬英里，差不多又增加了戰前的航線一倍。世界上許多重要城市，以前經海陸運輸須要許多日子或星期方纔能夠達到的，現在只須幾小時就可以達到。據專家的估計，戰後航空事業發展，從世界上某一個地方到任何另一個地方，至多只須飛行六十小時，將來不僅人們大家坐飛機旅行，而且許多的貨物都會大量經飛機運送。

二　三大問題

今後的世界是航空的世界，航空問題如何解決，會鉅大地影響人類的幸福與禍災已如上述，現在把國際民用航空發展的三方面問題列舉於次：

(一)技術方面問題　這就是航空者的安全以及飛機經過地居民的安全問題。這裏面包括飛機的耐航性，駕駛員的訓練，機場標識，氣候報告等，應當有何統一的標準。

(二)商務方面問題　這就是指營業方面獨佔或競爭問題。因爲如果航空路線是一個公司或一國的公司所獨佔，那末，價格必然高昂，使用者就要受損失。反之，如果路線漫無限制，收費高低也漫無限制，則國際間的競爭必然很激烈，甚至於達到所謂「切頸競爭」的程度。

(三)政治方面問題　這就是空際自由問題。航空發展，縮短了世界的距離，但是世界上還有幾十個國家，政治上的疆界並沒有消滅，而領空如同領土，領海一樣屬於各國的主權範圍，又爲一般所承認；那末，一國的飛機飛進別國的領空時是否爲別國所允許，應有何種權利或自由，就成爲很重要的問題。這個自由可以說有五層的程度：一、飛機飛過一國而不停留的權利，二、飛過某一國時可以降落裝油或修理，但是並不具有載卸人客，貨物，郵件之權利，三、甲國飛機降落乙國時可以卸下來自甲國之人客，貨物，郵件之權利，四、甲國飛機降在乙國時可以載上飛返該國的人客，貨物與郵件之權利，五、甲國飛機飛過乙國時可以載上由該國飛往任何一國，或卸下由任何一國飛來該國之人客，貨物，郵件之權利。

三　戰前的國際協定

航空的發展以縮短地球距離爲目的，所以根本具有國際性。但是自從一九一九年國際航空開始以來，雖則世界大多數的國家之間都有了國際航空路線，但是對於上述三大問題的解決，尤其是政治問題的解決，以往的國際協定並不很完滿。截至這次大戰前，國際航空協定具有如下的幾個基本特質：

(一)每一個國家在其領土上的空際擁有完全的主權，他國的飛機經過必須得其允許。

(二)大多數國家加入了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國際航空協定或一九二八年的哈瓦那國際航空協定。

(三)加入這些協定的國家彼此承諾給予若干普通的航行權利，同

關於飛行規定及發給駕駛員與飛機執照之標準等項同意於遵守統一的辦法。

（四）上述航空協定在實際施行上並沒有產生經營國際航空運輸之權利。

（五）國際航空之成立，或者由於政府間的兩面協定，或者由於航空公司本身從他國政府取得了經營航空的讓予權。

上述巴黎國際航空協定，到了一九三八年，已經有了三十三個國家簽字。哈瓦那泛美航空協定，簽字的有美國、墨西哥、智利、厄瓜多、除薩爾瓦多以外之所有中美洲國家，以及除古巴以外之所有嘉利賓海國家。

這兩個協定都被解釋爲最不利於國際航空的自由發展，兩者都准許私人飛機及非經營服務之商用飛機在會員國領土內有相當的行動自由，但是兩者都被解釋爲禁止經常的航空運輸之自由，結果使國際航空有賴於其他的特別協定。

因爲有些國家覺得上述協定的解放過於窄狹，所以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又在巴黎召集會議，想修改原來的巴黎協定，增加航空經營的自由。但是結果只有英、美、荷蘭與瑞典贊成修改，反對的却有二十七個國家。甚至想規定會員國除依「相當理由」外不禁止經常的國際航空運輸之建立，也以十一票對三十票而被否決。

一般的國際協定既無可能，餘下來的兩個辦法是兩面的協定與單方的讓予。前者是歐洲流行的辦法，後者是美洲在坎拿大以南流行的辦法。在兩面協定中，如果兩方都是大國，通常是規定在某一特定航線上兩國的航空公司享受完全平等的經營特權。如果一是大國，一是小國，則大概大國佔着主要航線，而小國佔着次要航線。因爲歐洲的航線大都爲政府所經營，所以公司間通常以協定方式防止激烈競爭。這種兩面協定的辦法發展很快，到了一九三九年差不多很接近了一般航空自由的境地。美洲方面，「泛美航空公司」及「泛美——格萊斯航線」在美洲每一個共和國中都得有讓予權，在美洲的許多歐洲殖民地中也得有讓予權。

四　幾個改進計劃

因爲航空事業發達很快，現行的兩面協定或片面讓予當然還不能滿足事實的需要，所以近年來又有下列的幾個新主張：

（一）航空運輸由國際辦理，或者經由一個世界的航空獨佔組織，或者經由許多代表對特定區域有經營興趣的國家的航空公司。

（二）各國共同商定若干原則，規定所有國家應享的航空運輸權。

（三）航空運輸由各國的私人或政府公司經營，掛着該國的國旗，但是必須受着一個國際機構的管理，得到那個機構的證書，方纔能夠從事國際營業。

上述第一個國際經營航空事業的建議，在一九三二年的國際裁軍會議中，經法國代表鄭重提出，當時法國代表認爲爲了防止民航機之濫用起見，最好是把國際民航事業交由洲的，洲際的或殖民地際的組織經營而受着國際聯盟的管理。這個建議僅有歐洲幾個國家贊成，實際擁有航空力量的人們都表示激烈反對。反對的根本原因是因爲不願政府經營，妨害私人企業。這次大戰爆發以後，許多人想到轟炸機的厲害，認爲和平不可分裂，又重温法國當年所提的計劃。英國方面的權威刊物如「泰晤士報」與「經濟學家」都出而主張航空國際化，勞工黨也表示贊成，祇有保守黨堅決反對。美國方面，華萊斯也倡導擁護，但是沒有得到很大的響應，而美國的航空公司與飛機製造公司則以其進一步近於政府經營，自然更加反對。

第二個計劃，各國商定若干基本原則，說來容易，但是要在紙上簽字，就爲許多國家所躊躇。譬如說第一基本原則是一國的飛機在他國的領空經過而不停留，或者停留下降僅爲着加油修理而不載卸客貨，這是說起國際航空天經地義的權利。美國航空委員會副主席楷萊氏曾經這樣說過：「如果拒絕他國單純使用地上的設備與添置供應

品，那等於單爲着消極與破壞的目的暴虐地利用地理。』但是就是這一個起碼原則，在反對者方面，也未始不振振有辭。他們反對理由，第一是說，隣國的飛機在本國的上空飛過，可能偵察軍事秘密；其次，民用飛機可以改成戰鬭飛機或者作爲運輸軍隊之用，發動突然的侵略。

關於第一個理由，駁斥的人說，軍事設備的掩飾化裝術，近年來大有進步，不一定能在空中偵察明白。其次經過國可以規定某些特定的區域內不准外國民航機飛過。他們並指出珍珠港並沒有經過日本的民航機偵察，但是日本一樣把軍事目標調查淸楚，所以不必那麼側重防備飛機偵察。

關於第二個理由，他們說現時的運輸機與轟炸機戰鬭機構造不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由彼變此的。但是飛機的許多工作人員卻是比較容易由民用而改爲軍用。

關於第三個危險，突然以民機裝運軍隊降落襲擊，那是很難避免的。但是從正面說的人認爲這根本是一個研究今後國際安全組織（包括裁軍計劃）的人所應當設法解決的問題。而且民機能載軍隊究屬有限，一國的地上武力絕可以對付。

假定這個基本原則爲大家所接納了，還有許多問題也是難解決的。例如甲國飛機飛往乙國，是否可以自由載卸以甲國爲出發點或目的地的客貨？是否可以自由載卸以第三國爲目的地或出發點的客貨？是否可以自由載卸乙國的客貨？

因爲各國的地理條件不同，經濟地位不同，利於甲的方案不一定利於乙。因此有人主張把戰後的民航事業分成許多「勢力範圍」，某一範圍內的航空祇由該範圍內的航空公司辦理，各範圍間的航空，另由有關各方面商定辦法以避免競爭。照這個辦法，大概歐洲與美洲是分成兩個範圍的。但是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歐洲國家有許多在美洲有殖民地，她們豈肯放棄其與殖民地通航的權利？

另外又有人主張國際航空由幾個大國包辦，這更是帝國主義的論調。誠如滑萊氏所說：『我們的良心很難接納這樣一個辦法，拒絕給予我們的軟弱隣邦以機會。』

爲了防止國際激烈競爭，又有人主張禁止政府津貼的辦法。但是這一點，許多國家一定不答應，因爲：(一)有些區域的航空線之商業收入不夠支付開銷，而爲了公共的利益，這些區域也應有航空交通；(二)經營成本很高的國家，爲了參加國際航空事業，不能不借助於政府津貼。但是如果各國競行津貼其航空公司，那末，直接會發生經濟方面的影響——例如減低票價，以普通票價供給奢貴之服務，以及維持爲實際營業所不需要之機數或通航次數——間接會發生政治的影響。因爲如此，所以又有人主張參加經營國際航空的公司應當定期公佈其收支來源，藉以使政府津貼的數目不致於過份。

防止激烈競爭的另一方法是組織國際航空機關。這個機關並不直接經營航空，但是它的職務包括規定票價，劃定路線以及釐訂技術標準等等。這個機關可以祇具顧問的性質，也可以具有半立法的性質。在理論上，後者當然比較前者爲好。但是在國家主權絕對至上觀念存在的今日，恐怕許多國家都不願意接受這樣一個機關的指揮。

五　英美的利害衝突

在目前，國際航空的兩大領袖無疑是英美兩國。這兩個國家，爲了安全的打算，商業的利益，民族的光榮，以及靑年們的好奇心理，一向注意航空的發展。但是它們的天然的地理形勢以及這場戰爭使它們在航空方面的利害處於對立的地位。

就美國說：這場戰爭訓練了幾百萬的空軍將士，這其中有一大批是願意在戰後繼續服務商業航空的。這一大批有訓練有經驗的人才，美國自然不願其投閒置散。同時美國飛機的生產能力，超過了全世界其餘各國合併起來的生產能力。尤其是運輸機一項，在量與質兩方面，都居全世界其他各國之上。戰爭一旦結束，美國可以把這一大批的飛機與這一大批的人才完全用於商業航空。但是美國有一缺點，那

就是航空根據地不夠。因此，美國如果要發展國際航空，必須在海外尋求根據地。

在這場戰爭中，美國得到同盟國的允諾，在各地建築了許多航空根據地。爲着美國想，最好是戰後繼續使用這些根據地，並且向別的國家更加磋商設立根據地。

美國的態度，美國航空委員會副主席滑萊氏在去年十月外交季報一文中說得最顯明。他說：

『……這場戰爭產生了許多根據地，其所在地方的名稱，在幾年前差不多不爲世人所知。有一些是在大洋中間的島上，在建築者到來以先是沒有人煙的地方。許多是全部或一部份用美國的金錢，材料與勞力築成的，而其地方則屬於他國主權的範圍。』

『許多根據地是戰時築成的，並沒有顧及其戰後的地位。主權問題也沒有列入計算之內。然而沒有一椿事情比較使用主權特權以防阻民用航空之自由從地球上的一部份地方到另一部份地方爲更能使現時同盟的國家間之戰後關係惡化。除了戰時的貢獻問題不談以外，一個國家的自私如果拒絕准許其友好隣邦之飛機在一個已建立的根據地停落與加油，那必然會在國際關係上面產生一個無限刺激的來源。』

英國方面的情形恰恰相反。「地上無日落」的英國到處有已成的或勢能的航空根據地；但是在這場戰爭中，英國的飛機工廠集中力量生產軍用的戰鬪機與轟炸機等。在運輸方面，不但缺少飛機，而且也缺少經驗。因此，英國人想到假使在戰後讓美國使用戰時所建築的一切根據地，無限制地發展美國的商業航空，那末，英國的航空事業將無立足之餘地。英國航空註册局副主席沛智爵士在本年四月外交季報發表一文，把英國人的態度表示得很清楚。他說：

『……美國人因爲曾以美國的勞力與材料在海外建立航空根據地而要求擁有時效的使用權是目前的若干誤會之一個來源。英國人的意見認爲很難區分一個用於建築一個航空根據地之努力與製造一艘航空母艦或製造一個六寸砲彈的艱鉅之努力。這些一切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獲取戰爭的勝利。我們不希望在戰爭中獲得物質資產轉用之以謀取平時的利益，（我們認爲能夠繼續自由就是一個充足的利得。美國人也許沒有完全了解我們怎樣瀕近於變成奴隸。）也許航空根據地的困難係來自美國人之懷疑東半球想關閉西半球的航空服務。這當然是無根據的。除非美國人願意排斥從大西洋的我們這一方來的商用飛機，這種排斥是不能想像的。對於我，這似乎也是一個可笑的懷疑……』

『……英國現時所用的航運機是他國製造的，一部份的原由是戰前的民用航空政策防止了她充分地裝備了自己。但是更主要由於她在戰時集中了力量製造軍用飛機……英國的自治領地與殖民地也許願意等候英國自製的運輸飛機。……』

因爲英美兩方的利害不同，所以這次芝加哥國際航空會議開幕之初，兩方提案的內容許多具有南轅北轍的傾向。

會議的第一衝突點是今後的國際航空是自由的還是統制的。美國方面主張各國自由競爭，換句話說，各國享有上述的全部五項自由。（還有第六項自由，是甲國飛機經過乙國時，可以載卸乙國某一城市至該國另一城市之客貨，譬如坎拿大的飛機可以載卸從紐約到華盛頓的客貨，這個自由，美國本身也不贊成，所以在大會中沒有怎樣要求。）使國際航空完全憑着「優勝劣敗」的原則而經營。關於國際航空機關的職權，美國主張僅限於制定技術的標準；有關經濟和政治的事件，該機關僅具顧問的性質。英國方面，對於第一二項自由本來贊成，對於第三項自由不反對，對於第四項自由也認爲可以商量，但是對於第五項自由則堅決反對，認爲那會使航空事業落後的國家永遠無法抬頭。反之，英國主張設立一個具有廣泛權力的國際航空機關，其權力包括制定航空規程，分配航空營業定額，決定通航次數並釐訂收費率在內。這個提案的主旨是把國際航空卡特爾化，排斥自由競爭。美國代表對於這　點是很抨擊的。他們認爲如果這樣做，那會限制貿

易，收縮世界的經濟，而不會擴張世界的經濟，增進國際的幸福與協和。此外，他們指摘英國的計劃爲企圖分取美國戰前本有的航空領導權。他們認爲英國人現時一面在向美國商量取得飛機與金錢以從事於發展戰後的航空事業，同時卻想假手營業定額的辦法，搶去美國現成的及可能發展的生意（他們看出英國人的計劃，是英美平分大西洋的航空貿易；但是從美國出發的航空生意，一向居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人喜歡旅行，一向比較歐洲人爲甚，而且戰後歐洲缺乏美匯，由歐洲游美的人數更會不及由美國游歐洲的人數之多，如果定爲各佔一半，則美國營業達到百分之五十以後，就須白白地送給英國，）那未免太俏皮！

因爲英美的提案衝突太厲害，所以坎拿大提出一個調停的辦法。照這個辦法，有一個暫定的航線與通航次數。如果某一線在一定時間之內其營業載量不少於百分之六十五，則由國際航空機關准許增加其通航次數。如果降至百分之四十以下則減少其次數。關於客貨最低收費率，坎拿大主張由各航空公司開一個國際會議決定，有如輪船公司開會商定大西洋內輪船收費率一樣。

除了上述三個提案以外，另有澳洲和紐西蘭代表主張把國際航空所有權國際化，這是上述一九三二年的法國提議之變相。但是一般都說這個計劃太近理想，未予以鄭重討論。

其次，關於國際航空規程制定的時間問題，英美的意見又不一致。美國人主張以符合於國際航空組織將來可被採用的一般原則的兩面協定從速制定規程，一俟歐洲或亞洲戰爭結束，國際商務航空就可以有大規模的發展。英國與坎拿大則主張先商定一般原則，因爲如果美國根據暫定的規程即刻發展航空而不受一個永久國際權威的限制，那末，其他各國永遠會趕不上去，而且永遠不會有達到一個國際管理的協定之可能。

再次，關於國際航空機關的組織，美國代表設立一個有十五個理事的理事會，由民航事業發展最高的六個國家佔着九個席次，而其他國家合佔六個席次。坎拿大主張設立 個代表各國的全體大會與其有十三名理事的理事會。坎拿大的計劃很得到拉丁美洲各國的贊助。

六 會議結果

這次會議，主要由於英美的意見衝突，返復磋商，會期延到三十七日之久。其中因爲美國堅持美國赴歐飛機除有權在英國降落加油以外，並且可以裝載由英赴歐的客貨（即上述第五項自由），而英國堅決反對，會議幾乎鬧成僵局，連萬忙中的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都需花費時間去交換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幸而各方還顧全大局，所以最後還算是有一點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

（一）擬定一個航空「兩項自由」——即（一）一國飛機得在他國領空作和平之飛行；（二）得作非營業之降落——的協定，由各國自由簽字加入。簽字國間以後即彼此享受這兩項自由，今後如爲商務航空締商兩面協定，即無須再磋商這兩點。這一個協定簽字的現時已有二十五個國家。

（二）擬定一個航空「五項自由」——除上述兩項之外，尚有（三）一國有權將其本國客貨運往任何地方，（四）從任何地方運載客貨回國，（五）在沿途任何一國裝載客貨往他國——的協定。這等於「天空的完全開放」，是美國本來的希望。這個協定簽字的已有十五個國家。（以上兩類協定都規定經過之航線及飛機場由各國自行指定。）

（三）擬定一個永久的公約以建立一個永久的國際航空組織。在這個公約爲各國的國會與政府討論及簽字的過渡期間——估計大概有兩三年——組織一個具有臨時性質的臨時國際航空機關，俾一經軍事情形所允許，商務航空即可開始。簽字於這個決議的已有三十三個國家。

除了上述三個最重要的文件以外，在技術方面還通過了好幾個決議，包括飛機場設備之標準化，以及氣候報告等等。

這次開會，參加的共有五十四個國家，上述重要文件沒有一個得

滿全體的簽字，雖則有許多國家必然繼續簽字（簽字無時限），但是「五項自由」的協定，恐怕不易得到多數國家的贊成。會議閉幕之初，民族週刊的社評中曾說了如下幾句：

『……人類在航空方面利用近時巨大的技術進步之希望很大地有賴於這次會議的成功。此外國際協定航空政策之失敗，會危及國際合作的全部機構。假使戰後的航空帶着無限的國家主義競爭之色彩，在其他場合合作的機會誠然會渺微。』

『美國要求其飛機在全世界得有過境及降落的特權是正當的。但是如果她企求利用戰爭所給予美國航空工業的便利以損害別的國家，則她不能希冀獲得這種特權。英國人主張建立若干國際控制，公平地分得一些戰後航空營業，也是言之成理的。除開這一點不講，為了防止浪費的與危險的政府津貼辦法以奪取航空貿易，一個國際權威是明白需要的。把航空納入戰後安全組織的範圍內也是必要的。』

如果美國所希望的，誠如民族週刊的主張，只是飛機過境及降落的特權，則這次會議當然算有大的成就。因為誠如某官員所言，輪船過境停泊裝煤上水之特權，自十七世紀交涉起直到十九世紀方纔得有國際的協定，而這次關於飛機享受是項特權的協定則一蹴而達，不能不算有進步。而且會議中關於技術方面的協定，遠較巴黎協定及哈瓦那協定所載為完備。但是如果美國想挾其「多財善賈」的財力與先進的技術支配全世界的航空，則這次會議不能不算是失敗，紐約時報評論會議結果說：『在技術問題方面，協定是完全的；在更重要的經濟問題方面，協定成為了不可能。因此聯合國為維持戰後的團結如同戰時一樣，會需對若干困難。』民族週刊論會議的結果，只是『產生了空虛的架構，缺乏決定的權力。』記者也有同感。

七　前途的展望

航空在技術方面進步那樣快，而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國際協商進展這麼慢，今後會成怎樣的局面呢？

小雞在蛋內長成到相當程度必然破殼而出。今後的航空也是一樣，想要以人為的方法局限之於國境之內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也許會以全世界為範圍，自由地充分地發展。然而這個超國界的發展如果要是合理的，我們必須打破狹隘的自私的國界立場。這次會議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國家主義的作祟。美國人主張自由競爭是為着美國人的利益，英國人主張國際統制也是為着英國人的利益（也為英國想與美國平分航空業務），動機都不純潔。民族週刊說得好：『和平不能以英國的擴展主義與美國的保守主義之妥協而出現。祇有當國際秩序被視為國家安全的條件時，和平纔會到來。』自由世界月刊說：『一個健全的國際航空政策，必須與世界安全的決定聯繫起來。』這是最有見解的看法。

這次澳洲與紐西蘭代表的提案——國際航空由國際機關所有與經營——雖然被人們目為太過理想，不切實際，但是很值得我們重視和討論的。紐西蘭代表薩利文氏在去年十二月份的自由世界月刊發表一文，解釋其主張國際經營之理由。他說：『航空有效增進世界各民族的合作，也可以成為全世界爭霸的危害者……如果國際航空運輸以一個競爭的國家的基礎而發展，則競爭的國家間必然爭取讓予權與國家利益，產生上述的不良結果。我們認為唯一的有效控制，是國際所有與經營航空。』接着他又答覆人們對澳紐提案的批評如次：

『……有人認為產生一個機構，所有和經營國際主要路線會招致減少效率與增加運費。這種假定是無根據的。』

『這樣一個國際組織所提供之空運服務，會經由管理與經營的人員，充分發揮一個健全的國家精神，會維持甚至比較國家的競爭公司所得還要高一些的效率。國際權力機關會使用最好的飛機，那會是會員國可能提供的最高品質之飛機。』

『又有人說，國際經營機關的工員所提供之服務的品質，也許會不及國家公司所提供者之佳。這也同樣是無基礎的假定。國際聯

型爲實際服務人員所提供之可貴的與有效的服務，是普遍被承認的。我們希望能從國際航空經營機關的工員得到同一品質的服務並非過份的希望。

『另一反對澳洲與紐西蘭政府所擬國際經營的理由是說它會構成過分的侵犯國家主權。因爲這種經營方法能夠給予各國愛好和平人士以這樣巨大的利益，我認爲這種見解是不能維持的。在所有國家的國家管轄範圍中，限制若干公民的權利以謀全體的幸福是必要的。同樣，在國際關係上面，應當接納某一權利之限制，於以對國與發展全體的利益。』

在該文之末，蘇利文氏說：『澳洲與紐西蘭計劃，在芝加哥會議中未被採納誠爲不幸；但是有消遣感想的人，必須在來日繼續我們的努力，使這個計劃最後得被採納。』

* * * *

在這次芝加哥會議中，美國時代週刊嘲笑中國說：『中國的代表靜悄悄坐在一隅，既沒有飛機（Planes）也沒有計劃（Plans）。』當着人家這樣處心積慮，競爭今後國際天空之際，我們除了應以『迎頭趕上』的精神，加倍努力發展我們的航空以外，還要把握住國際航空問題的癥結所在，研究與擁護基本的解決方案纔好。

外交縱橫談

姜蘊剛

『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安。』

戰國策蘇秦從燕之趙章

一

國家政治之重要行爲，對內維持秩序，對外維持安全。維持秩序固屬重要，維持安全亦不能說是比較次要。也許對外安全較對內秩序還要吃緊。卽是說一個國家要是對外無生存之可能，對內怎樣秩序良好也無用處。不過，只要國內秩序良好，對外大體容易謀取生存之路徑。可是要像此次德國所侵佔之各國如捷克、丹麥、比利時等，國內秩序未嘗不良好，而國家却被人所蹂躪踐踏了。

因此，立國之要，要如飛機一樣必有兩隻翅膀，這翅膀只屬於飛機的外形，主要還在於發動機。但若無翅膀或翅膀缺少一隻或一隻兩隻受了傷，發動機縱使優良也無用處。這兩隻外形的翅膀之於國家，卽軍事與外交是也。

一個國家要是不講究軍事與外交，這個國家便非常之危險。或者只有軍事而無外交，或只講外交而無軍事之準備，都不容易立國。

現今世界上的國家，軍事之充實準備，誰能無如德國與日本了。可是因外交的不講求，遂有今日之逆境。外交最靈活的運用，誰算是英國人了，但以七十老翁之首相張伯倫飛去飛來去辛勞，仍只換得英吉利海峽之緊張及首相之氣死。

國家是不可無軍事與外交的。軍事與外交之最高目標都不在於戰亂而在於追求和平。濟軍事之窮的正屬於外交，軍事之發生乃由於外交之失敗。外交與軍事相較，外交是主，軍事是從；外交是正軌，軍事是奇兵；外交是前鋒，軍事是後盾。兩個國家所謂以兵戎相見，這實在是外交的恥辱，也是國家的損失。兩個國家的正常接觸是外交的行爲而不是軍事的發動，因此，立國之道，與其說是軍事與外交，實實在在說來，還只是外交。

外交之於國家，是幸福使者，是友誼感情的動脈，是人身呼吸機

關，是耳目靈活的使用。

世界上眞正的和平現象不是軍事的而是外交的；也可以說人類的眞正前途，在於人類共同努力之文化的創造，而非人類互相殺害與互相排斥。

實際上，人類可憐萬分，還在共同遭受自然之危害及威脅，連普通之疾病尚無法盡行抵抗，還自相殘殺什麼？說也可憐，所謂種族的歧視及國家間的仇恨，只不過輪番的自己戕賊自己，還有什麼先天的命定！

所以人類必追求和平。但和平之到來，惟有人類之爲友情的發展方可以建立基礎，這個便屬於外交的行爲。

便可以說，人類政治之最後目標，就是完成至善的外交行爲。外交行爲，應該成爲人類政治的重心點。人類政治之發展若建設不起至善的外交基礎，人類是永遠無和平幸福之可言。

二

中國先秦時代，頗近於今天的大世界。春秋戰國之區別，一在於重視外交之運用，一在於重視軍事之推動。管仲佐齊桓公稱霸，卽是「不以兵車之力，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之力，卽在於重視外交之運用。「使隰朋爲行」，行乃職掌朝覲聘問之官，今之外交部長是也。又在各國設若干駐在人物，卽今之大使，並設游士八千人，都是辦外交的。所以不以兵車之力，便能九次會合諸侯，稱霸於天下了。入了戰國，便只有靠兵力以互爭雄長，所謂外交，已經是屬於駭詐行爲。像蘇秦張儀之徒，縱橫捭闔，反只是促動戰爭之頻繁，太史公所罵爲傾危之士，眞眞不錯！如秦趙長平之役，坑卒四十萬，全然是不人道的行爲。而今的大世界則是中國先秦之戰國時代！

話雖如此說，但聯合國終於要勝利了。四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舊金山會議便是世界和平之前夕。德日已走近末路，聯合國已在商籌戰後之和平的機構。設若說聯合國眞是勝利的話，這卽是外交的勝利；輔心國之所以失敗的話，便是軍事的失敗。今次舊金山會議也屬於外交行爲的方式。

關於舊金山會議的宗旨及內容，我們無暇去討論，也無討論的必要。因此種討論非根要之談，主要還在由此會議而引起我們對於外交行爲的重視及意義之闡發，而希望此後世界，外交能替代軍事，外交能發揚政治之眞義。因爲人類要和平，和平之基本建築則在於外交。

外交是兩利的事，軍事是兩害的事；外交是人性的接觸，軍事是獸性的衝突。

由獸而人，由害而利的進步，本需要歷史與文化的指示。誰不願爲人而由利呢！可見現今之人就還有這樣的愚蠢，就不肯輕於取捨獸性與努力避害，正如撲燈蛾之引火自焚一樣，純由於本能的。

本能不能完成人格，很多地方我們闡揚過了。惟有智慧的文化發展，可以反本能。因此，文化的提高是首要的事。必要弄到大家澈底感悟到軍事之有害於人類，而人類之和平可以爲友誼的外交行爲來辦理，庶幾乎『人其人』了。

政治本是藝術的工作，尤其是外交，非有高深的藝術修養及藝術努力，不能壓抑本能而致力於藝術境界。

因之，外交便不止於是兩國的接觸而已，要由利害商討的接觸，而步入友情的和諧，方算是外交的成功。

要是外交只限於利害的商討而缺乏友情的和諧，這是普通外交的成功，維繫的方法便非常之困難。換言之，隨時可以破裂，有時，其破裂之危險，常超過無外交關係之上。

可是，目前的外交純是利害的，決無道義之可言，離友情之和諧還不知幾千萬里。這只是我們對於外交懸的理想目標而已。雖是理想，要是人類不共同向此方邁進，人類便只有毀滅，只有盡量利用我們的科學知識，盡量的製造軍火用以殲滅我們自己，終於爲獸類所譏笑，因至毒如虎豹，並不殘殺同類有如人類。

三

既說外交是藝術的，則外交之運用，乃純屬藝術行爲。可是這話說得太遠了，今天的外交，至多只能說到技術的。

所謂技術的，就是說只能在棋盤上爲見子打子的應付工作，還說不上甚麼理想的計劃。換言之，在任何的曲解事實或敷陳事實的情況之下，只要能達到：(一)保護自己的存在；(二)確立自己的優越；(三)處理共通的利害問題；就夠了。

這種技術的外交行爲，只能說是應付的外交，還說不上調適的互利互存的外交。比如在中國戰國之初，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只能派顏率往齊國運用外交的手腕把秦師退了。實際上，並不是澈底的辦法，設若齊國不肯出師，或齊國定要九鼎，再不然齊國因周之外交騙辭而激怒起來出了岔子，豈不大爲糟糕？

不過一個弱國要生存，除了運用外交手腕又有什麼辦法呢？也許弱國最需要的還是外交。外交術的原則：第一、是能臨機應變；第二，是善於辭令；第三、是動以利害。這許多原則之運用，尤其弱國外交所最不可少的。

戰國時代蘇秦張儀之所以能縱橫逞能者，完全依據以上三個原則。不獨蘇張如此，在那時的外交，幾乎全是以權術爲第一。毛遂，范睢、蔡澤等有名的權變外交家固不必說，卽使是聖門之徒的子貢，也還是一個權術家，大家只知道子貢會經營商業，而不知其外交術並不弱於蘇張范蔡之流，據我看來，還勝過他們。太史公說：『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參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蘇張范蔡等外交術有時而盡，甚或如蘇秦還不得善終，其權術純爲謀自己，結果何嘗誤了自己呢？反而害了自己。像子貢完全有目的計劃爲弱國的魯，完成一個安全工作，這是弱國必要外交的實例。

比如此次世界大戰中，在歐洲方面，主要是英德的相持，張伯倫不惜一再移尊就教於希特拉，商量歐洲的和平問題，這個外交運行終於被希特拉的鐵拳將張伯倫打倒了，甚至使英國陷於危急存亡之秋，英國的外交似乎完全失敗了。在邱吉爾上台的時候，正是英國最危險的時候，英倫三島似乎卽將沒落，這時的英國當然是弱國了。弱國正需要外交，於是邱吉爾一方面把希特拉繼承人物赫斯，誘到蘇格蘭，布了一個疑陣；又將駐蘇大使召回來不放他轉去，以使各方面推測；議會質問又極含糊的答覆，說內容已通知美國。處處有暗雲，暗中竭力運用外交手腕，以啓蘇德之疑。因了這樣，蘇德兩方，忽由協定關係而大打特打起來了。英國始能由德國魔手之下鬆了一口氣，正如由鬼門關放還魂一樣，英國於是到了今天乃轉敗爲勝，居然又趾高氣揚了。這皆是運用外交之功。

弱國是非靠外交不可的。歐洲的波蘭，亞洲的暹羅，都是運用國際均勢的外交苟且過活的。他如比利時瑞士等永久中立國家，也都離不了這個外交原則。中國在甲午戰役後，便有瓜分的危險，幸而有美國「門戶開放」的倡導，中國未亡。在第一次歐戰時，日本便想乘機併吞中國，好在九國公約限制任何國家不能獨霸太平洋，重行保護中國領土獨立，中國又算過了一次危險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便公開使用武力侵略中國，直到七七事變後，中國處境萬分困難，設若不是太平洋戰事起，中國已如何了實不可知。四强之說，我們固然很慚愧，但這個外交方式的展開，證明中國更不能不重視於外交。

今後的中國，一切固然都當積極進步，外交之重視尤爲第一。前次開羅會議，今次舊金山會議，中國不僅被邀出席，而且地位主要，這當然是發揮外交技能的好機會，中國前途也必繫之於外交的運用方有新的希望。

中國外交的原則，我以爲至少要注意幾點：第一、絕對避忌陣綫外交與一元外交之呆板態度；第二、絕對注意地理之關係與遠交近和之策略；第三、絕對固定立國之立場與利害之選擇。外交是活用的不是理論的鬪爭；是實際的不是主義的號召。是相互的不是主義的個

驗，若不明這些原則及遠大之認識，是不足語外交之行使。

四

中國自先秦以來，本來有一套外交技術之訓練，也可以說，中國人本長於外交。漢武帝時詔舉茂才異能以使絕國，清末徐桐、郭嵩燾、薛福成都是特別倡導外交之重要。雖有人認爲「安有正士，而屑爲此！」但外交之重要，要隨着國際交涉之複雜化，外交在國家政治上，仍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李鴻章之產生與此大有關係。在三國時代，如蜀費禕使吳，在外交上應該很特色。

此後世界應爲外交家的時代，尤其是中國外交家的訓練及鼓舞應爲很切要的部門。他國外交家都是專門長期薰陶出來的，很少有臨時的派遣，大體都養之有素。如在英國，外交家不僅服務外交部，跟隨先輩外交家很久，而且大體上出之名門及伊頓中學及牛津大學，所以英國外交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今天的艾登，即爲如此。而且鮑爾溫內閣時代，傾着全力以注意外交。當時外交部長實際上是兩個，形成兩種外交政策。一個是外相賀爾，一個是國聯事務大臣，即艾登。賀爾是外交界的新輪老手，專做航髒工作；青年艾登便作漂亮的噴香水譯，全然是雙簧，於是英國在國際上乃進退自如，左右爲利。但此等外交家都不是突穎而出的，顯然有一個外交世家系統。

立足於今天國際舞台，於是就必然要以外交爲第一了。這是『天涯若比鄰』的時代，外交家便應成爲政治之實心，凡政治人物也都必懂外交才有辦法。因此大批外交家之訓練乃極不可少，外交人才之培養就不得不特別注意。

第一、外交家應有廣博的智識，至少常識非充分不可。

第二、外交家必熟習國際大勢及本國歷史與文化。

第三、外交家必有臨機應變之才與清明在躬之素養。

第四、外交家必有遠大之眼光及冷靜之頭腦。

第五、外交家必有強健之體魄及堅忍之精神。

第六、要有忠公體國之主旨及爲公不顧私之熱忱。

關於這六點我們很可有許多話說，很容易明白的地方，就不必贅了。僅就最後兩點略予以解釋。外交家必有強健之體魄及堅忍之精神是二而一的。即是有健強之體魄方能堅忍；凡能堅忍的必有健強身體。過去如德之俾斯麥，法之克里孟梭，便是好例。與其說是外交勝利，不如說是他們身體之勝利。俾氏出席外交會議，不惜一再辯論，可以自朝至晚，面無倦容，大家作急時，他還是雍容自若，娓娓而談，竟到談判激烈時，大家都憤而退席後，他還是照舊在座，吸烟消遣，以等他們氣平回席再談，每每弄得大家精疲力竭，折衷讓步後，他便勝利了。據說克里孟梭在英、美、德、意四強會議時，因權消息透露，緊閉窗戶，因大家都在吸烟，便烟霧滿室，悶不可言，美總統威爾遜先生便首先支持不住，克氏則談笑自若，精神百倍。克氏活到八十多歲快要斷氣時，說不願有女性到他的跟前來哭，棺材要豎着葬，真所謂『虎死不倒樁』，無怪他有很大的功績。中國李鴻章也有此種優點。

第一次歐戰結束後，德國史特來斯門，主張接收英法要求，參加國聯，以免法國藉口武力干涉。國人大譁，認爲屈辱。史氏說：『我離開日內瓦返國很容易，既受國人歡迎，又可減少處境之困苦羞辱，但於國家福利何？』那時只有德國文學家魯得威格說：『這才是政治家的風度，我們不過一熱頭腦而已。』德國之有後日，乃史氏爲公不爲私的熱忱所致。李鴻章也曾被國人罵爲賣國賊，但李氏究爲愛國不後於人的人物。

我們的外交家應特別傾聽我這個話，而今我希望大批新外交家之產生，中國便有無窮無盡之前途了。美總統羅斯福主張我們爲四強之一的原因，是說中國未來是強的。怎樣會強呢？我想，至少應有偉大之外交家出來，乃是強國要素之一。

教育設施和國際善意

汪家正譯

不談國際教育合作則已，假如要談的話，那末，首先，我們必須做到這兩件事：第一、在消極方面，我們必須消除種族的偏見和歧視，第二、在積極方面，我們必須增進國際的善意和同情。無論是消極方面的工作，或是積極方面的工作，其推行的手段，大概都得藉助於教育設施。拉丁美洲是美國的緊隣，爲了要和它敦睦邦交，美國的教育家近年來頗做了一些創造性的，拓荒性的教育工作。這兒所敍述的，雖然是不很詳明，可是，即使這一點點簡單的報道，已經足以顯示出美國教育家的苦心孤詣，同時，也足夠給予我們一些教訓和啓示了。

本文原作者是波丁斯基 (B. P. Brodinsky) 和芮杉 (Raymond Nathan)， 原題爲「求天下一家的教育」(Education for One World)，原文刊於一九四五年二月號的亞美雜誌 (Asia and the Americas)，這一篇譯稿，是依據着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美國文摘(American Digest)的節略。——譯者

由於全球戰爭的刺激，美國的學校，對於亞洲，南美洲，歐洲，以及其他各國人民的一切，都發生了極濃厚的興趣，因此，各個學校都熱誠地盼望着能夠得到一些國際性的教材。他們究竟找到了一些什麼可以應用的教材呢？

聯邦政府特地指撥固定經費，專門資助關於拉丁亞美利加的資料和教材的研究，因爲有了確定經濟來源，所以，美國教育研究會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就聘請了大批的著名學者，正式而嚴肅地從事於這種工作。

這些學者們，前後一共審查了八百種以中小學的教科書，七十五種電影，他們甚至於還去審查美術和手工的教材。他們在審查的時候，不只是注意該種教材是否正確，是否清楚，而且，更注意它是否妥當，是否合宜。

細密審查的結果，這些學者們深深地感覺到：各種教材雖然沒有什麼顯明的惡意，可是，在字裏行間，卻多少總顯露點輕視黑人的意味或痕跡，不只是鄙視黑種而已，並且，對於印度人，對於非洲土人，對於黑白種的混血兒，對於西班牙人和美洲土人的混血兒，都不知不覺地表現出許多偏見。拉丁美洲政治發展的落後，經濟開發的緩滯，一般地理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往往都說：這是由於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天生的惰性」，同時，這也是由於混合種的「無恆心」。在拉丁美洲，常常會發生獨裁的現象，許多史地教科書都說，這一種獨裁現象的發生，是根源於「西班牙半島人民的專制主義的傳統」，而且，自希特勒在德國得勢以後，一般書籍都說：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治，是由於一種對於「低劣的政治的民族」的摹仿。

一般著作常常過分地偏重風景的描寫和特殊情況的記述；例如編輯地理教科書的美國著作家，就常常喜歡連篇累牘地去描寫拉丁美洲鄉村的殘餘的奇風異俗，這末一來，就在讀者的頭腦裏留下了歪曲而離奇的印象，因此，他們就以爲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一種外國的奇特的種族，而忘記了許許多多和我們相像的地方！

對於南鄰，既已造成一些錯誤，爲了防止對於北鄰的關係再陷於錯誤起見，爲了防止美國跟它的北鄰的友好邦交再趨於惡化起見，美國教育研究會特地組織了一個美加教科書編輯委員會 (United States Canada Textbook Commission)。

一九四一年，美國國會指撥了十一萬元的一批專款，這批款項專門用於：在學校課程中，設法「滲入」種種活動，以增進對拉丁美洲人民的正確的了解和友好的善意。

對於這一點經費，許多學校都不禁覺得驚奇和迷惑了，——這情形，頗有點像那種依賴養老金爲生的寡婦，突然得到一點額外的經費，這經費，是要暫時在她的生活上添一些快樂和光輝。國會的經費，分發給各地方的部議，由他們協助各學校去舉行種種活動，他們所協助的學校，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全體學校，以及加尼福尼亞州，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岡州的許多學校區。

這樣一來呢，各地的教師和督學們就把拉丁美洲的神奇而迷幻的窗扉大大地敞開來了，因爲聯邦政府所指撥的十一萬元是規定供若干年的開支的，所以，各校在政府的補助以外，又另外籌措了一些經費，以便可以繼續地保持研究拉丁美洲的興趣和熱情，同時，並使各種活動能夠不斷地進行下去。

這一種把新東西「滲進」舊課程的計劃，究竟是怎麼個做法，恐怕要有好多本的極專門的教育書刊纔能夠說得清楚，不過，有一點却是可以斷言的：當我們訪問，參觀過二十多州的學校以後，差不多每一個學校都顯明地表示出：這一種「滲進」(infiltration)的工作，已經得到了很良好的成績。

各地熱心人士都已經紛紛地在組織汎美俱樂部 (Pan American Clubs)。汎美俱樂部熱烈地從事於各式各樣的有益於國際友情的增進的活動——無綫電廣播，放映電影，演說會，辯論會，編印年鑑，編輯學校新聞和雜誌，舉辦展覽會，設立圖書館。

假如墨西哥內政部的祕書處需要一套關於美國中學校的生活的影片的時候，它並不是直接寫信給美國國務院，也不是直接寫信給美國汎美國際合作委員會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更不是寄函給好萊塢電影公司，而是直接寫信給紐約市公立伊凡卡滋中學的校長。

伊凡卡滋(Evander Childs) 中學已經攝製成一套有關於美國中學生的生活的電影，這一種自製的影片，在技術上，雖然不能像好萊塢公司那樣的精緻巧妙，然而，它的內容，却是以正確而眞誠地表示出五千多個學生的生活的實況，這五千多個學生，屬於三十多種不同的種族，他們快樂而和睦地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求學。像這一種影片，就是墨西哥政府所需要的。利用國務院所補助的經費，這一套影片，已經製成了許多份，分別送到拉丁美洲各個學校去輪流放映。最近，我們又攝製成第二套影片，由政府直接送到南美各大電影院裏去輪流放映。

要想學習做一個良好的國際友人，要想敦睦邦交，單會一種語文是不行的，——在西部各州，在西南各州，所有的學校差不多都有這一種信念和思想。因爲有了這一種信念，所以，塔克薩斯州就規定：所有小學三年級以上的學生，都必須學習西班牙文；把西班牙文列爲必修學科，塔克薩斯州可以算是創始者。在新墨西哥州，各個小學都必須在五年級以上的各級課程中設置西班牙文。佛羅里達州所有小學三年級的學生都必須學習西班牙文，開試行的結果頗著成效。在洛杉磯城，約有三百所小學從一年級起就教授西班牙文了。很顯然的，教師和家長並不一定希望學生能夠懂得並運用西班牙文的動詞，他們僅希望：不論在國內或在南美各大河的流域，學生都能夠講很流利的拉丁美洲的語言。在此次大戰中，美國陸軍當局利用極短期的，加緊的學程，使士兵學會了一種外國語，這情形，將使那種日趨冷淡的學習外國語的興趣再度提高起來。這一類短期的學程，又將使美國人民學會了亞洲各國的方言，——這些方言在我們美國學校裏從來就不曾教學過。

增進國際善意的最好的一種教育活動，大概要首推大學生國際共同生活實驗班(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Living for College-age groups)，這一種實驗班的目的，並不是國際生活的準備，實際上，它本身就是一種國際生活。

有一年，這一個實驗班的會員們在塔克薩斯州聖安多尼俄市召開大會，他們先花費幾天的時間去研究墨西哥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經歷過短期的研究以後，他們就從聖安多尼俄市出發，通過美國的邊疆而到墨西哥的摩勒里亞城，每一位會員都寄居在當地人民的家庭裏，前後一共住六星期，每天早晨，他跟房東的家屬學習墨西哥的語文，其餘的時間，他就和他們在一起做工，經商，遊戲，讀書，和閒談。

至於美國和中國兩國間友好關係的增進，其辦法，恰好和上述的相反：並不是由我們派遣學生到中國去，而是由中國利用庚子賠款等賠的獎學金派遣大批的學生到美國來受教育。

美國教育家都希望建立一個國際教育局，而且，要把這個國際教育局當做是世界政治機構的一部分，由這一個國際教育局逐漸地來創立，來試驗促進國際善意的教育方法，我們不但要增進南北美洲的國與國間的善意，而且，更要增進全世界各國國際間的友情。但們必得：真正的國際間的平等和公正的友好精神，必須由一個世界機構來培養，來發展。

在一九四四年，這一個創設國際教育局的理想，漸漸地可以實現了。一九四四年四月，聯合國教育部長在倫敦召開大會，美國國務院特地派遣教育代表團赴英參加，美國教育代表團由富柏突(J. William Fulbright)任團長，富柏突氏原任亞爾干薩斯州大學校長，現任上議院議員，由一個教育家而兼政治家的人來領導，來參預這次盛大的國際教育會議，這就是以充分表示：美國願意為一切世界教育計劃的實現而努力，而犧牲！

家的經濟觀

——由兩腳的家到跛腳的家——

周憲文

常言道：「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這一感覺，對於在這交通困難的戰時出門離家的人，尤其深切。在家之好，自然不僅在經濟方面，不僅說出門要化錢，在家可省錢。同時還有經濟以外的各方面，譬如家人的親熱，路人的冷酷。在這意義上，家的作用，原也不僅在經濟方面。我現在寫這家的經濟觀想由經濟的觀點，說明家的作用，原是「一孔之見」。這得首先聲明。

要由經濟的觀點，說明家的作用，這主要可有二點。這二點也可說是家的兩隻腳。家就建築在這兩隻腳上面的。而這兩隻腳，第一是關於財產的制度。第二是關於生產的方式。不過在要說明這兩點以前，先得說明家的意義。

一、什麼叫做家？

關於這個問題，手頭原有幾本專書可供參考，不過我現在不想引經據典，所以還是從日常瑣事說起。

說起日常瑣事，「觸景生情」，就要講到養雞。雞給我的印象：第一、他亦知道兩性的和諧生活。第二、他也知道一定的地方是他的「家」。早晨出去，夜晚歸來。第三、他也知道愛護他的子女。要是我們養過雞，注意過雞的這三種習性，這可大有意思。不說別的，即在雞雛被人欺侮的時候，看那母雞跳起來和人拼命的勇武，就足令人「心往」不已。不過拿雞來與人比較，畢竟「人為萬物之靈」，與雞不可同日而語。至少我們可以看出，第一、雞的家（不論雞籠或雞窩）是「天然」的。就是說，這不是雞創造出來的。且亦不屬雞的所有。人的家（不論洋房或茅舍），是「人工」的。就是說，這都是人創造出來的。且亦屬於人的所有（即使租自別人，其意義也是一樣

的）。第二、人的兩性生活，不僅是一時的和諧，而且有一定的制度。雞的兩性生活，這祇由於生理的結合，並無制度的拘束。第三、關于選擇，雞雖完全出於生理的作用。所以儘管母雞如何愛護小雞，等到小雞長大以後，也就失其為「親子」的關係。而人則不然。人的「親子」關係，是終身的，是永久的。這三點不同，歸納起來，祇有兩類。即第一、是屬於形式的一類。第二、第三、是屬於實質的一類（本節關於第一類而說的話，是有問題的，可見下文）。

何以說第一類（即把家當作一定的居處）是形式的呢？這有一些道理：普通兩人路上相值，甲問乙府上（家）在什麼地方？乙答舍間（家）在某街某號門牌。這某號門牌的房子，無論是洋房，是茅舍，就是乙的形式的家。正如上例雞的窩。我們日常談話，說起家來，往往把家的意義局限於這十數上面。這其實是不正確的。因為嚴格說來，所謂家者，這應指家的組織，家的制度而言，並不指那起居飲食的場所來說的。儘管旅館菜館的設備如何周到，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但亦不過如此而已。「如歸」到底不是「真歸」。旅館菜館到底不是家。抑有進者，即使你在某街某號造起或買到一座住宅，假使你上無父母，中無兄弟，而又沒有結婚，更講不到子女，一個人或請了幾個朋友，僱了幾名僕役，住在一起，這仍舊不是你的家。這祇是你的住宅。因為家是一種親屬間的組織。一個人說不上組織，所以儘管你或連同其他一些不相干的人，住在一定的場所，但這場所，可不就是你的家。中國俗語稱青年人結婚為成家，也就透露了個中的奧妙。這因家的屬員，雖有父母妻子等等，極其複雜，但最基本的，莫過於夫婦。父母是上一代人的夫婦，子女是下一代人的夫婦。兄弟姊妹則為同輩人的夫婦。亦惟如此，所以俗稱夫為「家主公」，妻為「家主婆」。夫妻者，「家」之「主」體也。

因為家的正確解釋，是一種親屬間的組織（即不是個人飲食起居的一定處所），所以上述的雞，即使他能自造雞籠（雞雖然不能造籠，但在稻草中或泥地上，自造一個窩，這是常事。反過來，人住的家，也不一定都是人造的。所謂穴居，這穴就是天然的。）因他沒有家的組織，所以這一籠子，還是雞的休息場所，不是雞的家。試看樹上的鵲巢，樑前的燕窩，他們自造居處的技巧，雖然勝過那些笨拙的木工，但這居處，這祇是燕鵲的居處，不是燕鵲的家。所以家的真正意義，還不在形式方面，而在實質方面。一般有所謂「一家離散」者，可知形式上即使是在「離散」狀態，父母子女各自東西，而實質上還是「一家」。從這反面，也就說明家的主要條件，不在形式上的「同居」，而在實質上的「組織」。

把家當作一種組織看待，就是上文所說的第二類及其擴大。上文第二類：（一）親夫婦，（二）親親子，亦即過去之所謂五倫，除此兩者以外，還有：（三）兄弟，（四）君臣，及（五）朋友。兄弟固然是家的一份子，而屬於「家倫」。就是君臣朋友，亦可以「家倫」類推。擬君臣為父子，視朋友如兄弟。這話說來太長，容待另文敘述。總而言之，因所謂家，主要是指一種組織或一種制度，一個人不能成組織，不能成制度，故亦不能成家。即如一群的雞，雖然他們也有和諧的兩性生活與驚人的母愛表現，但因不成組織，不成制度，遂亦不能成家。

什麼是家？現行民法第一一二二條，「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這一說法，在今天，我以為還不如改作「稱家者係指共有財產的親屬團體」。因為在今天，家的條件，與其說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不如說是「共有財產」。這理由是在今天，組織成家的親屬團體，其實祇有共有財產的關係，沒有共同生活（亦即同居）的義務。更講不到永久。例如兄弟，一旦析了產，就各自成家。自此以後，他們祇有血（統）的聯繫，並非家的成員。所以俗稱分產為分家。這話大有意思。反過來，祇要沒有分家（產），不論父子兄弟分散在天南地北，雖然沒有共同生活，沒有同居，可是彼此還是一家。所以我認為家的主要條件，不在「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是在「共有財產」。

以上是我對於家的大體的解釋。願意聽聽專家的指教。

二 何以會成家?

家的意義既明，現在就要說到家成立的原因，亦即家的作用。這點上述，擬分兩方面來談。

第一：家與財產制度的關係

現在仍由雞說起。不管達爾文的進化論可靠到如何程度，在今天，我們還不得不相信人是由猿這類動物進化成的。在那人猿不分，處在所謂「原始」時代，人與今天的雞，並無不同。他知道找一定的地方住宿，他也知道兩性的生活，他更知道哺育子女。否則，人類早就絕種。也就不會有今天。所以今天的雞，既不能有家，那就可知，那時的人，也不會有家的。即家的組織，那時還未產生。這一情形，甚至可以繼續到歷史上所謂野蠻未開的某一時代。在這意義上，我們不妨說，家的存在，是文明社會的一個象徵。詳細點說，不知何年何月，那些野蠻未開的古人，逐漸感覺到覓食的困難（今天的雞，還有人給他東西吃，那時的人，是必須自己覓食的），於是，就產生了儲蓄的觀念，並產生了私有的財產。這一財產，既然十分寶貴，本人活着的時候，就需要有人幫同保管，可以擔任這一重責的，首推夫婦及由夫婦所生的子女。等到本人死後，這份財產，當然要由向任共同保管之責的家族繼承下去（其間子女的地位又有區別，詳容另文敍述），這就是家這組織所以成立的原因之一。尤其是人類從漁獵時代進至農業時代，他們不但已有私有財產，而且定住下來，這更大大促進了家的發達（參考拙稿武化文化與物化）。從亦可知，家的成立與發達，是與農業生產，大有關係，中國過去的農業很發達，所以中國過去家的制度，也很發達。更所以中國人過去家的觀念，也就特別濃厚，這話在下一節裏，還要說起，茲不多述。

總而言之，因為家的主要作用之一，在傳繼一家的財產，所以在本質的私有財產尚未形成的時代，尚無所謂家，即在本質的私有財產已經形成以後，因為最初的財產，還是團體共有的，不是個人私有的，故在當時，這祇有氏族，並無家族。及後，因為農業生產的進展，大團體的氏族制度，逐漸失其必要。於是，財產權也逐漸由氏族私有轉為個人私有。因此人類才需要一個家的組織，來繼承這份財產。這反映在婚姻制度方面，便是由所謂羣婚對偶婚，漸進為一夫一妻制。對於妻的操貞，於是特別重視（一方面爲着有所謂血統清純等等，一方面爲着財產的繼承），因妻如有不貞的行爲，則財產的繼承，就有問題。換句話說，從這時候起，「使家產繼承有人」，便成了妻的主要職責之一（也是家的主要職責之一）。所以西洋古詩上說妻是家庭用物（Oikuoma），又如雅典人謂妻有兩種任務，一爲生育，二爲管家（包括生產）。都是這個意思。中國有幾千年農業社會的歷史，所以家的制度，在中國也就特別發達，對於婦女的束縛，也就相應而特別嚴厲。

除了，試再看看我們現行民法的親屬篇。其中九六八條稱：「血親親等之計算，直系血親，從己身上下數，以一世為一親等，旁系血親從己身數至同源，至直系血親，再由同源之直系血親，數至與之計算親等之血親，以其總世數為親等之數。」規定家之層次，可謂詳盡矣。但其最大目的，還在同法的一一三八條謂：「遺產繼承人，其順序為：（一）配偶，（二）直系血親卑親屬，（三）父母，（四）兄弟姊妹，（五）祖父母。」由此也可說明，家的作用之一，還是為要繼承私有財產。這不是說，私有財產制度取銷以後，人類就沒有家，就用不到家，而僅僅說，那時的家，不是今天的家，他的結合，完全由於性愛。這纔可說是愛的結晶。這樣結合的家，是小規模的。至其離合，亦必比較自由。這不是人「回到」雞的生活。這是人的生活更進一步的表示。因為這種以愛為中心的家的生活，畢竟不是雞所能有的。所以兩者的意義，也就截然不同。

第二：家與生產制度的關係

同樣也由雞說起。母雞與小雞間的「親子」關係，祇在小雞還不能獨立生活（亦可說是獨立生產）的一段時間。等到小雞也能獨立生活，他們就各自謀生，各不相關。因為此一時期的現象，完全由於生

物的本能，所以兩者的關係，也說不上家的組織。這亦說明，像雞這類動物，是沒有所謂家的。根據這一理由，我們也可知道，當人類在那上古的原始時代，各人各自謀生，正如今天的雞一樣，是不會有家的。即家的組織，那時還未產生。在這意義上，我們同樣可以說，家的組織，是文明社會的一個象徵。即在不知何年何月，那些野蠻未開化的古人，逐漸感覺到覓食的困難（前面已經說過，今天的雞，還有人給他東西吃，那時的人，是必須自己覓食的。）於是，開始了生產的行為，產生了生產的制度。同樣是從漁獵時代進至農業時代，他們不但已有生產行為，而且定住下來。這就大大促進了家的發展。明白點說，在本質的生產行為尚未形成的上古時代。固無所謂家。即在本質的生產行為已經形成以後，因為最初的生產，還是團體共同的，不是個人單獨的，故在當時，還祇有氏族，並無家屬。及後，亦因農業生產的進展，大團體的氏族制度，逐漸失其必要，於是遂由氏族生產變為家屬生產。因亦需要一個家的組織，來分擔這份生產的工作。所以就生產方面來說，家的成立與發展，其與農業以及依附於農業的手工業，則又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先說農業。鄉下的農民，不論他是自耕農或佃戶，他的一家就是生產的單位。父母，兄弟，婆媳，妯娌都是單位裏面的一份子，彼此都得參加生產工作。這一情形，我們來自鄉間，知道得很清楚，用不到多說。因為家就是農業生產的一個單位，所以我們有所謂「農家」之稱。再說到手工業。這也常以家為生產單位的。據馮友蘭先生說：「昆明有家紙店，兼理裝訂。這個紙店主人，叫他的孫子把書的許多單頁抱到樓上。樓下是他的舖面，樓上是他的貨棧。亦是他的住所。此後摺疊單頁，排列單頁，以及裁齊裝訂等工作，由他妻子，兒子，媳婦等分擔。」這種情形，在鄉下更容易看到。因為家就是手工業的一個生產單位，所以這種工業，又名家庭工業，或稱家庭手工業。至於今天的工廠工業，就與家脫離了關係，兩者亦就連接不起來。總而言之，在農業或手工業生產上，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家的所在地，也就是生產的所在地。明白點說，這在家庭手工業，固然家就是工作場所，像上述昆明的一紙店。即在一般農業，其工作場所(農田)，離家亦必很近。而且一定還有一部份的工作，是在家裏做的。在這意義上，家的作用，不但是生活的本據，同時就是工作的場所。所以人對家的執着，亦就特別濃厚，幾乎不能片刻離家。

正因家的另一作用，就是生產單位，就是工作的場所，所以自從產業革命以後，生產的工作集中到了工廠，家的作用亦就失去了一半。即在這一時候，我們從事生產工作，必得離開家，到工廠裏去。因此，在今天這一時代（機械工業時代），人對家的觀念，亦就淡了許多。加上機械工業是大量生產，參加這種生產的人，數量既多，當然不能再限於父子，兄弟，姊妹，妯娌，而是在親屬上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並且驅使他們做工的，不是骨肉的恩義，而是僱主的命令。不是工作的成果，而是定額的工資。所以家與生產，更加脫了節。因亦人對家的觀念，更不像過去這般親切。中國舊式大家庭制度的日漸沒落，西洋新式小家庭制度的日漸抬頭，這不是因為「後代兒孫不肖」，實在還是產業革命以後生產制度變革的結果。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小家庭，現在已經不是生產的組織，而是消費的團體。在經濟學上，謂生產規模雖日益擴大，消費單位則反有縮小的傾向（嚴格說來，這是生產上分工的結果）。即就這點來說，由大家庭到小家庭，亦是必然的。這中間沒有可以使人感慨的餘地。即使要感慨，那亦是無益的。

三　尾語

以上兩點，就是我的家的經濟觀。根據這一觀點，則家的發生，發展，以及沒落，都有其經濟的原因的。假定上述「私有制度」與「生產制度」是家的兩脚，則在今天，已去其一脚（即已在生產方面失其作用），所以比較過去那兩脚俱全的家，就未免有點「蹩脚」。再如我這觀點是不錯的，那麼平常社會上之所謂「本家」，不妨解作本來是共同生產而且共有財產的親屬。又所謂「五百年前共一家」，是謂五百年前是共同生產而且共有財產的親屬。

減聲運動

何乃民譯

噪聲 (Noise) 是人類的仇敵。他會嚴重的影響到用腦者和勞力者的工作效率，他會使人受到驚嚇，使神經起不安，人們的生活和健康，都受着危害。

自從工業發達以來，噪聲繼續不斷增長。現代生活環境裏，利用着時機器，都要發出噪聲，於是我們被多種噪聲製造者圍繞着。火車、電車、汽車、動力廠、鍋爐製造廠、釘鉚釘廠、鋼皮工廠、壓路機、鑽路機等均為產生現代噪聲的倉庫。

減聲規章　消減噪聲的規章和方法，各國均有若干的注意。例如禁止在街上隨便吹哨子；倫敦羅馬等城市夜裏汽車不准叫喇叭；試驗發動機應在隔離區域；雙重玻璃窗及雙重門設備等均為取締噪聲的措施。

噪聲刺激神經，嚴重時足使耳失明，睡眠不安。持久的受着噪聲，感覺都要疲勞。為研究和參考上的方便，噪聲應有一種標準 (Standard)，如同用燭光 (Candle power) 測量光的強度一樣。

英，美、德諸國所規定噪聲標準，為每秒鐘純音頻率一、○○○週期 (Cycle)。標準強度用微音器測量，使一、○○○週期純音開始聽到時作為比零 (Specific zero)，在比零以上的用若干十分之一裴耳 (Decibel) 表示，如在一、○○○週期純音以上 $n\frac{1}{10}$ 裴耳時，則稱為 n 風 (Phons)。

我們耳力聽覺的最大噪聲限度，為一三○風。一個風約等於耳所能檢別的響度 (Loudness) 最小差。一個風的另外一種檢定方法，為二相似聲音在二秒鐘間隔內所聽到的差別。如幾種噪聲同時發出，則響度最高的先聽到。

表一、表示我們日常生活的普通噪聲，以風為單位。
表二、表示街道上噪聲。
表三、表示車輛噪聲。
表四、為車輛噪聲的限度。

表一

普通生活	風數
開始可聞度	○
吹聲	二○
公園裏	三○
時鳴鐘	四○
談話	六○
快車	八○
氣鎚	一○○
靠近飛機引擎	一一○
振耳聲	一三○

表二

街道噪聲	風數
造路氣鎚	一○○
汽車喇叭	九○
加快交通	八○

會議室辦公室	七〇
[illegible]小汽車	六〇
會教個條街道	五〇
英國鄉間街道	四〇

表三

在車內	風數
飛機	一二〇
鐵道車	一〇〇
電車	九〇
靜音小飛機	八〇
公共汽車火車	七〇
門窗敞開大汽車火車	六〇
小客車——時速四〇公里	五〇

表四

車輛噪聲範圍	風數
飛機	八〇——一二〇
火車地道車	九〇——一〇〇
電車汽車	五〇——八〇

所以比較合宜的市街交通噪聲，應為三〇風。現在街道噪聲約自六〇至九〇風。大多數小城市在八〇風之數。

這種市街噪聲，亦可用能力(Energy)表示。在一〇英尺高音調之〇，所發生音源能力，約等於五匹馬力。如將此能力換算成熱能，於一小時內足夠燒沸八加倫的水。現在這能力却繼續不斷的用以損壞人類的神筋。

車輛噪聲　汽車是現代公路運輸噪聲的製造者。汽身發動機本身

的內燃動力所引起的振動，以及快速慢速的變動，均變成噪聲。發動機的進汽出汽；汽門的開關；起動機小齒輪與飛輪相接合；竟拉子的分離與聯結；均造成噪聲。更換牙齒箱時，如駕駛者技巧欠佳，所發噪聲尤為巨大。汽車內齒輪噪聲，在戰爭期內，時被人誤認為警報聲，引起恐懼。齒輪的製造，雖然已經進步到最高度的精細，牙齒已達到超級的平滑，但仍不免為噪聲產生者主要因素。車行高速率時，輪胎所發生噪聲亦屬巨大。所以現代汽車，我們不能欺瞞自己，認為并無噪聲的交通利器。

減低噪聲　公路運輸是造成噪聲的泉源，我們應該設法使之減低。英國有『減低噪聲同盟』(Noise Abatement League) 的組織，發行定期刊物。法國有『消滅噪聲協會』(Society for Suppression of Noise)。在德國亦有同樣的組織。

這些減聲運動的活躍，使汽車喇叭聲音，始終被控制着未會加大。有若干城市并於夜間禁止使用喇叭。現代市政已注意到整個公路運輸噪聲，使此種噪聲降到合乎人們生活標準。汽車發動機必須有靜音設備，汽車各部分機件應保養良好狀態。這些都是管理公路運輸所要求，以達減小聲音的條件。

現代大衆生活標準 (Standard of Living) 多偏重於物質的或身體的。但心理可以影響到身體，乃是科學事實。我們應該採取行動保護心性，勿使運輸噪聲的擾亂因素使身體發生反應。第五表表示適合我們生活條件的噪聲。由研究所得，噪聲在四〇風以上時，聽講就不能滿意，噪聲在二〇風以上時，需要十二分注意才能聽清。

表五

噪聲值	風數
廣播聲音	一五——二〇
醫院	一五——二〇
鋼琴音樂	二〇——二五

家庭減旅館	二〇—三〇
醫院病室	二〇—三五
私人辦公處	三〇—四〇
公共辦公處	三五—五〇

關於內燃機車輛的噪聲，似乎很不容易減低。電力汽車和蒸汽汽車聲音遠較汽油車爲低。惟車內裝電設備比裝汽油設備重四〇倍，且車行速率較慢。但某些任務上電力汽車亦有其應用範圍。現在英國已有電力汽車一〇〇，〇〇〇餘輛，戰後數量將再行增加，還於運輸聲音的減低甚多裨益。

蒸汽汽車可以不用克拉子和牙齒箱，發動機的構造亦較簡單，這方面所節省的重量，可以與鍋爐重量相抵銷。且現在蒸汽汽車的蒸汽壓力，每平方公分可達一六〇公斤，溫度達百度表五四〇度，每天祇需添水一次。車速與汽油車相差不多。所以戰後蒸汽汽車若能佔有一部分公路勢力，亦可幫助噪聲的減低。

橡皮路，按照理論，在完全平滑的道路上行車，車輛內的鋼板、橡皮胎、避振器(Shock absorber)均可不用。但道路不能造成完全平滑。惟有於路面上鋪十層橡皮，纔其吸收振動和減低聲音的性能，對改善噪聲始能發生實效。馬路上鋪蓋橡皮，好比房間裏鋪着地毯一樣的舒服。倘能有二英寸厚的橡皮路面，則可增加平滑程度；由硬性路面所產生的車輛振動，亦可改由橡皮路面吸收。車輛因受振而成聲，振動減小，噪聲自然消失。

車輛與道路之間加一層橡皮，車輛應力(Stress)減小，車的結構亦可減輕。很可能的以實心胎、中空胎或多孔胎(Cushion tire)代替打氣胎。如是輪胎破裂、癟氣、諸危險可以免除，備胎可以取消。輪胎與車軸間的裝置亦可以簡單化了。

橡皮路面鋪設技術，已有經驗。倫敦已有幾條橡皮路面街道。這橡皮路面安全不滑，車行聲音最爲微小。

大量建造橡皮馬路，需要大量橡皮，所以控制橡皮價格乃屬重要因素。美國人造橡皮每磅售價四片士（約合戰前華幣四角）。蘇聯德國人造橡皮亦極發達。南洋羣島橡皮價格每磅祇售半個片士（約合華幣五分）。現在美非兩洲亦種天然橡皮，墨西哥及美國 Texas, California 兩州種有 Guayule rubber。中亞西亞的天山生產一種類似蒲公英（亦稱 Kok-saghyz），其根含有豐富橡皮膠。蘇聯已闢地一百萬英畝以上種植此類橡皮草。其繁殖容易，各國均可種植。保加利亞、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等地，不久的將來均要大量試種。

所以生橡皮生產潛能力，非常巨大。在戰前祇消化了一小部分。戰前每年產額爲一、二五〇、〇〇〇噸。戰後橡皮的需要，若能開闢新用途，至少當在戰前四五倍以上。在人造和天然橡皮方面，蘇聯將成爲自給自足國家。

以過剩的橡皮生產，用作鋪造道路，這是很自然的發展。各國將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里道路，需要橡皮鋪築。這新興工業非特橡皮本身有了出路，且因公路的重建，各國有萬千的工人得着工作。這一切最後目標，均爲着建立世界靜音運輸(Silent transport)的體系。

完成這偉大計劃，即建造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里橡皮路，在組織上、財政上、和技術上均需要最高度的領導。各國政府應參加這計劃的管理。這計劃的洪流足以改善世界運輸，發展各國間工商業。這計劃是重建世界憲章的一環。爲着各國自身的利益，各國亦應興建其國內應該建造的一段。這計劃的實現定能使現代世界產生重要性的互相關係，使各國陸路距離更加縮短。

本文原名『車輛噪聲和振動』，登載在英國『汽車工程月刊』一九四四年九月號。譯者附記。

十九世紀二大劃時代化學家李弼與維勒

——化學家傳記之一——

何君超

一　小引

讀科學家，尤其化學家之傳記與讀人類進化史無異——檢討過去，了解現在，而判斷將來也。

『一時代之歷史卽該時代中領袖人物之歷史耳。此等人物是爲智能之中心與來源。思想與知識之不斷而隨時擴大之波浪卽由此人物發生，卽在其活躍之影響下科學乃滋長而廣佈。』

是則『吾人應隨時測驗吾人所得之知識，而思量對於吾人所得知識加以革新之人物之生平功業，及其力量與個性所遺留於學問上之深刻印記如何。』

以上云：爲 Thorpe 教授於一八九三年在英國化學會紀念其師 Kopp 之言。Kopp 一生對於化學之貢獻甚多，然其工作爲其名著「化學史」所掩，今人關於化學記載之著作莫不根據「化學史」爲藍本。故 Thorpe 又云：「昔時之大人物如 Black, Scheele, Cavendish, Priestley, Lavoisier 諸公固爲千古不磨之人物，然其對於發明之數量大小殊不如其影響於智識運動功績之偉也。」斯言定非阿諛。（註一）

作者非敢對於吾國科學團體之每年開大會讀論文有何批評。但覺開小會而作通俗之演講者迄今尙屬闕然，似於提倡科學之道猶有未周，而最易引起通俗對於科學之興趣者自莫如科學家之傳記。蓋傳記中非必包含科學之理論與事實，而有科學家求眞之精神及偉大而純正之人格躍出其間，令人矜式而爲之鼓舞也。

甚篤拉維寫成，材料不加剪裁，文字不計工拙，稱之爲傳記，不敢廁於「列傳」，「文苑傳」之列。太史公當不笑人！

二　十九世紀初年化學界之陣容

化學史中足爲劃時代之人物者當推李弼（Justus Liebig）與維勒（Friederich Wöhler）。二人皆生於十九世紀初年。李生於一八〇三年五月十二日。維生於一八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李弼與維勒不但於科學方面志向相同，工作相共；亦且於交情方面融洽無間，終始不變；故化學史中常並舉二人之名。蓋二人對於科學思想之發展努力既不相上下，而其所生之影響亦斤兩相當。其公同探討之結果爲全部化學中最豐富之收獲。若獨寫一人而不寫其他人以補充之，則所寫但只半面不完之畫像，描寫亦屬枉然，此合傳所由來也。二人交情之深厚與工作範圍之不可分割可於下列之書札見之：

一八七一年除夕李弼致維勒函：

『余不能聽讓時消逝而不再度以吾之生存消息相告，並再度表吾之衷誠祝君及君之眷屬安康。吾人能於新年互相致祝之日將復無多，但一旦卽俱作古人而久已朽化，吾人生前之結合仍將不懈，使吾二人長留紀念於人間，以示忠誠合作如爾我，不相嫉妬，且勤懇致力於一途，而友誼密切常存，實罕有前例也。』（註二）

二人交情之純摯實屬僅見。雖生平相互影響之程度不可臆測，而其才力與智力之偉大固可於化學史上各自稱雄，正不必相倚賴也。

於敍述二人之事業之前應先略言當時化學界之陣容與德國化學界之情形。

一 截至一八〇三年止歐洲各國大化學家之生平如下表：

(一)德國	生	卒
F. Wöhler	三 歲（一八〇〇）	八十二歲（一八八二）
J. Liebig	一 歲（一八〇〇）	七十三歲（一八七三）
E. Mitscherlich	九 歲（一七九四）	四十九歲（一八四三）
L. Gmelin	五 十 歲（一七八八）	六十五歲（一八五三）
M. H. Klaproth	六 十 歲（一七四三）	七十四歲（一八一七）
（博物學家）附 F. H. A. V. Humboldt	三十四歲（一七六九）	九 十 歲（一八五九）
F. Stromeyer	十 七 歲	
(二)瑞典		
J. J. Berzelius	二十四歲（一七七九）	六十九歲（一八四八）
(三)英國		
H. Davy	二十五歲（一七七八）	五十一歲（一八二九）
J. Dalton	三十七歲（一七六六）	七十八歲（一八四四）
M. Faraday	十 二 歲（一七九一）	七十六歲（一八六七）
J. Priestley	七 十 歲（一七三三）	七十一歲（一八〇四）
H. Cavendish	七十二歲（一七三一）	七十九歲（一八一〇）
W. H. Wollaston	三十七歲（一七六六）	六十二歲（一八二八）
W. Prout	十 八 歲（一七八五）	六十五歲（一八五〇）
(四)法國		
J. B. A. Dumas	三 歲（一八〇〇）	八十四歲（一八八四）
J. L. Gay-Lussac	二十五歲（一七七八）	七十二歲（一八五〇）
L. J. Thénard	二十八歲（一七七五）	八十二歲（一八五七）
M. E. Chevreul	十 七 歲（一七八六）	九十七歲（一八八九）
C. L. Berthollet	五十五歲（一七四八）	七十四歲（一八二二）
J. L. Proust	四十八歲（一七五五）	七十一歲（一八二六）
(五)義大利		
A. Avogadr	二十七歲（一七七六）	八十 歲（一八五六）
A. Volta	五十八歲（一七四五）	八十二歲（一八二六）

由右表可見李弼與維勒幼年德國化學界耆宿已無多。以定量研究法擅長，承認「反燃素論」而領導德國化學界趨向之 Klaproth 已六十歲矣（Klaproth 於一八一〇年柏林大學成立時始被推爲該大學之第一任化學敎授，已達六十七之高齡）。

發表「化學成分測定 (Stochiometrie)」(1792-1794) 之 J. B. Richter，文字古板，知音甚少，雖有 G. E. Fischer 爲之鼓吹 (1903)，而其年不永，卒時纔四十六歲，成就無多，故未列表中。

足與李弼維勒鼎足者有 E. Mitscherlick，生於 Lavoisier 被殺之年 (1794)，長於李弼九歲，又長於維勒六歲，又與之先後在 Berzelius 試驗室中工作。其晶體同形 (Isomorphism) 之研究雖爲 Berzelius 所重視，以爲有助於解決原子量問題，然其後來之發現多形現象 (Polymorphism) 實足以削弱其早年之理論根據。舍此則其工作途徑與李弼及維勒之趨向不同也。

十九世紀初年除德國外歐洲各國化學界情形於此亦宜略加敍述，以便了解李弼與維勒之事業。茲舉一七六〇至一八二〇年之重要化學工作如下表：

一七六〇	由乙酸鉀及三氧化二砷製「劣味基」Cadet。
一七六九	由粗酒石製酒石酸晶體 Scheele。
一七七二	觀察沼中沼氣之構成 Priestley。
一七七三	尿素之發現 Rouelle。

一七七五	由安息香酸製得純安息香酸 Scheele。
一七七六	於尿結石及尿中發現尿酸 Scheele, Bergmann。
一七七七	對分化學爲「有機」與「無機」Bergmann，一八〇八始用「有機化學」一語 Berzelius。
一七七九	由牛脂橄欖油製備甘油 Scheele。
一七八〇	由酸乳發現乳酸 Scheele。
一七八五	由檸檬汁發現檸檬酸 Scheele。
一七八六	證明植物之氧化作用 Lavoisier。
一七八九	解明醱酵之普通化學過程 Lavoisier。
一七九七	由尿中提出尿素 Fourcroy。
一八〇六	由鴉片提取嗎啡 Sertürner。
一八一一	純製氰酸 Gay-Lussac。以稀酸液糖化澱粉製得葡萄糖 G. S. C. Kirchhoff。
一八一五	製備游離氰 Gay-Lussac。觀察有機物之旋光現象 Biot。
一八一八	自某些植物製備生物鹼 Pelletier 及 Caventou。改進有機分析 Gay-Lussac
一八一九	萘之發現 Garden 及 Kidd。
一八二〇	由咖啡製備咖啡鹼 Runge, Pelletier, Caventou, Robiquet。

以上係關於有機化學方面者。關於普通化學方面者略述如下：

一七六六	「可燃空氣」J. Cavendish。
一七七〇	反燃素論試驗 Lavoisier。
一七七四	氧之發現 Priestley。由二氧化錳加硫酸得「火燃素之空氣」Scheele。
一七七七	燃燒現象之解釋，發之理論 Lavoisier。「空氣與火」Scheele。
一七八三	水之電花合成 Cavendish。氧之燃燒只有水產生 Lavoisier。
一七八五	由電花合成硝酸，空氣成分之測定 Cavendish。
一七八七	化學命名法 Lavoisier, de Morveau, Fourcroy。
一七八九	「化學原理」及元素表 Lavoisier。

一七九一	電之試驗 Galvani。一七九二電位順序 Volta。
一七九九	親和力說，化學平衡 Berthollet。定比例律 Proust。化學爭論始（一八〇七止）Berthollet 與 Proust。
一八〇〇	水之電解 Nicholson 及 Carlisle。
一八〇一	電化研究 Davy。
一八〇五	氫與氧合成爲水之容積 Gay-Lussac。
一八〇七	鹼金屬之電解 Davy。
一八〇八	「化學新系統」——原子論——Dalton。倍容積定律 Gay-Lussac。
一八一〇	定比及倍比之測定，年鑑 Berzelius。證明「鹽酸氣」不含氧而爲氯 Davy。
一八一一	氣體之物質單位（分子）與化學單位（原子）之區別，分子假說 Avogadro。蒸氣密度之測定 Gay-Lussac。
一八一三	研究碘，及氫氰酸之研究 Gay-Lussac。
一八一四	當量之導入 Wollaston，分子假說（晶形與體積）Ampère。
一八一五	氫爲原子之基本假說 Prout。氣體密度之測定 Gay-Lussac。
一八一七	應用無機化合原則於有機物 Berzelius。
一八一九	比熱定律 Dulong 與 Petit。同形結晶 Mitscherlich。
一八二〇	二元系統理論，無機與有機之系統 Berzelius。
一八二三	氣之液化 Faraday。

十、如上述可分一八〇〇至一八二三年之化學者爲三組，以見當時化學界之陣容（舊排）：

(一)理論化學	(二)電及無機化學	(三)有機化學
Dalton (1808)	Nicholson, Carlisle(1800)	Sertürner (1806)
Gay-Lussac (1808)	Davy (1802)	Berzelius (1806)
Berzelius (1810)	Gay-Lussac (1813)	Gay-Lussac (1811)
Avogadro (1811)	Berzelius (1817)	Pelletier, Caventou (1818)
Wollaston (1814)	Faraday (1823)	
Ampeae (1814)		

Prout (18●)		
Dulong Petit (1819)		
Mitscherlich (1819)		

此時德國學者之露頭角者 Mitscherlich 一人耳。蓋 Stahl 之燃索論產生於德國，在德國之化學家眼中不免視之爲「國粹」。Stahl (1660–1734) 之死雖將百年，中間崛起者只 Klaproth 足爲新趨向之領袖。然即 Klaproth 亦不能克服其困難而獨樹一幟。障礙所在，使德國學者罕能由其所闢之蹊徑而得禎等之成就。此種障礙由於流行於德國之一種趨向所形成，此趨向與倍根認識自然律之方法相反，即以推理之研究替代歸納之實驗是也。

化學史固曾告人：只有理論與穩健不偏之觀察並行時，始有認識自然律之可能，而當時學者則以爲自然界之一切現象與規則可以由推理方法追尋之，由不待證明之基本原則得結論而解釋之，如是較直捷了當也。恰在十九世紀末年多數學者有持此種見解而獲不少成就者，影響所及，遂成科學發展之障礙。

十九世紀初年，實驗性之研究在德國較在其他各國殊爲落後。其原因爲此時德國學者研究上之便利過於有限，而其他各國對於自然研究之現實趨向適爲發達也。落後感覺使一般人尋求其他方法，希望可以作爲「終南捷徑」，求科學上重要之結果，以爲由專門而普通可以省緊瑣之步驟。與即此已足使傾向於 Stahl 系統者爲之不安，以其「國粹」將由此傾墜也。凡此種種使德國學者趨於純推理之方向，從事推廣科學知識者亦以此爲神聖之道，爲師者傳之於弟子，維持而不墮，又復藐視以實驗與觀察爲知識基礎以從事研究之人，使大多數治學之人望實驗之途而却步。研究科學者於是乃略擅理論之長即以推理爲能事，反之，其依附實驗主義者則又在此情形下碌碌然毫無朝氣。兩者於科學之發展均少所裨益，實驗者展轉於少數專門事物之知識，推理者徘徊於普通類屬之觀察，排比類列多不足持久，其方法之不足恃終覺爲人所窺破。故在此時期德國學者殊無貢獻可言，縱有少數學者循正軌而極力向合理化之實驗途徑邁進，亦終覺勢孤力薄無以表見。惟一經覺悟，而認識純推理方向對於科學研究之有所不足，德國學者乃立即改弦更張，突飛猛進，其科學人才亦即輩出矣。其功勞卓著，奮起而使德國科學界局面一新者當首推李弼與維勒也。（註四）

三 李弼之自省

李弼生於達姆城(Darmstadt)。其父約翰(Johannn Georg Liebig)，出於赫森(Hessen)大公國之殷實農家，爲一勤懇之商人，在達姆城之某街(Kaplaneigasse)營油漆及顏料業，有小試驗室以製造其商品。Justus 爲其第二子，即誕生於此市廛之間。由其求學時代之書札(Bonn, 25,2, 1821)知其家有煤氣燈。老李弼之化學工作及實驗係按照其由王家圖書館借來祕本所錄之方法爲之。

童年之李弼大有書癖，不論其內容如何，凡來到其家之書無不悉讀，且極好用其父之藥品作試驗。其他所有之手工業場所莫不蒙其光顧，每年市集中賣技者之巧妙事物尤足引其好奇心而竊探不釋，其欣賞之結果乃有後來雷酸汞之製備。

李弼曾自述其如何求化學事實與現象之知識，蓋在童年即立志研究化學而爲其師友所驚異，「此種志趣之發展見於化學家者較其他科學之學者爲尤甚，即『對於現象加以思索（in Erscheinungen zu denken）是也』。即此器量使其『一切所見，無論有意或無意，常留於記憶中，有如照像之準確。』

高中時代之李弼爲正常之學生，至二年級而不能上進，因其傾向於化學，非舊式語言文字所能束縛也。此時欲得實驗之化學知識只有藉由藥劑師之一途。於是其父母乃遣此十六齡之童子隨藥劑師 Pisch 學習於 Heppenheim。然配方裹後之小交易終不爲其所喜，不久即又回家，決計於一八二〇年入波恩大學。入學後瑋立即發現其自身已受之教育欠缺甚多，乃努力補習一切，尤其數學、希臘文、及英法文

等，隨後又補習義大利文。

其化學教授卡司納(Kastner，1883–1857)爲當時被認爲德國任何大學中最優良之化學教員，不久即認識此青年之資質，予以實習之機會，此在當時之學校視爲「異數」者也。此時李別寫信與其父母謂每日隨其師約有兩小時之工作，試驗氰酸鹽之呈青色，及汞、銻等等，並稱其師爲「德國之大化學家」。然於其思想成熟時則對其殊爲不滿，謂其講授爲「無頭緒」，「無邏輯」，「知識之糟粕(Trödelbude aus Wissen beschaffen)」，「使人頭腦昏亂」而已。（註五）

卡司納於是年改就挨郎根(Erlangen)大學教授，李別亦隨之轉學。此少年李別在波恩及挨郎根均未能擺脫當時自然哲學(Physio-philosophy)以空言代實事之風氣。欲求其師示以分析礦石之法自屬枉然。「可惜彼等亦自不知」。幸而藉其自己之思想繼續其早已着手之研究，作最危險之雷酸銀試驗，結果甚佳，其師乃爲之發表。

後此李別於其所著「關於自然科學之研究(Über das Studium der Naturwissenschaften)」言及此兩年在挨郎根(Schelling)教授處受業之虛擲光陰猶爲痛心：「我自己消磨一部分之學子光陰於大學，其中則有一代之大哲學家與玄學家誘惑有思想之青年，圍繞、崇拜而矜式之，此時誰能抵抗其沾染耶？」

賦性激烈之少年李別不但爲其師所賞識，而其爲人率直可親亦遂得不少友朋。詩人柏拉頓伯爵(Graf v. Platen)此時方十九歲，初次與之相識（一八二二年三月），於其日記描寫云：「長身玉立，友誼誠摯，狀貌文雅，棕色巨目與暗影之眉，使人一見如故。」李別之文學興趣實受其影響。

卡司納改就挨郎根大學時（一八二一），李別亦隨之轉學。次年其學業突然中斷，學潮發生，同學被捕，渠以學生會會員關係，得友人之警告，及時走避。柏拉頓伴之至Nürnberg而別，相約同在巴黎繼續學業，終未果，亦不再相見。

因不便再返挨郎根，其父不得已允其往巴黎，其師言之於達姆城大公給以官費留學國外，處於巴黎生活之旋渦中，李別亦知注意於「金錢幸福與金錢價值」，希望以人造礦物顏料獲利，然其夢想旋即消滅。於巴黎大學聽Gay-Lussac, Thenard, Dulong, Petit, Laplace, Cuvier之演講驚奇而神往：「此諸公由其頭腦中揭去比擬哲學玄談之霧幕，使其思想明朗而銳敏。同時使其從「追之未晚」之覺悟中認識其迄今所得之學問何其少，又其所知與所能何其不相聯繫。「余之本此自負略有所知，此間之生活亦但作一種散步觀之耳，而今始覺識處於人海之中，其中之我爲最小者也。是爲晴天之一霹靂，惟此爲何等善意之霹靂，使成見之老樹及其遠蟠之根株一併摧毀，而在其舊址，希望，雖花之自身爲毀滅者，而有一新綠，漸長，亦且結子之樹木生。汝今當知余身眼前所遭之變化，且誠屬有益健康之變化矣。此則Gay-Lussac, Thenard諸公演講之所賜者也，今日之科學已不復爲一老馬，只須據鞍而行，而爲插翅之飛駿，奔馳愈急，余當極力追之也。」（註六）

此種自省亦會影響其實際工作。此時李別在Vauquelin (1763–1829)之試驗室中工作，尙未得特殊之指導。雖屢經爆炸之危險而對於雷酸鹽之興趣不減。由分析乃將雷酸鹽與氰複鹽作比較。此等試驗之結果極有意義而惹人注意，是以Gay-Lussac於一八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大學中之講演對此作詳盡之報告，適A. V. Humboldt (1769–1859)亦在座，其人頗喜誘掖後進，勸Gay-Lussac納此幸運之發明者於其試驗室爲助手。於是李別乃習分析法及化學試驗之計劃步驟。渠曾以爲由雷酸銀可以得各種含有金屬之酸，今知其不然。其與Gay-Lussac共同之研究證明各種雷酸鹽構成一類特殊之鹽，其中之酸皆爲氰根與一原子之氧所成。

方李別在巴黎作正確之研究，漸爲人認識時，其挨郎根之師卡司納推薦之爲博士（一八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其博士論文之題爲「礦物化學與植物化學之關係」。歸國時Gay-Lussac及A. V. Humboldt均爲之介紹於Hesson大公國之政府，請任爲化學教員。政府先

潑之往剛省(Giessen)大學，審查其博士學位果合格否。渠於考試及格之後即被任為該大學之哲學副教授（一八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此二十一歲之教授對於生活及教學方面均感不易對付。李弼此時於致其友人書中有云：「余之奉命來此為多數教授所憎惡，因未曾徵求其意見也。」其講授於十一月七日開始，在 Seltersberg 山上之小營房，聽者十二人。關於材料，藥品及儀器經批准每年一百盾（每盾約合二先令）雖有明文許其共同使用舊存之儀器，而正教授 W. L. Zimmermann 保留一切於其家不肯交出。交涉均屬枉然。李弼乃克復一切內部與外部之阻力。Zimmermann 亦不久即失去黨羽，自動壽終正寢。於其死後李弼被任為化學正教授（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七日）。

然此時所批准之費用仍屬不敷。「試驗室之水不結冰時余願立即作更精確之分析」，由其書札所言可見其當日之困難情形。李弼不知有私，常斥其羞澀之俸給為之補助。豐富超人之力始漸覺毋須為物質之奮鬥。

李弼居期省教學二十八年，聲望日隆，四方學者紛紛爭集，直至其有限之實驗室不足以容納之。然李弼艱苦奮鬭，在極困難之情形下會完成其範圍廣泛之實際研究，至此已蒼然衰老矣。中間曾幾度至法國（一八二八，一八三七，一八五〇年及一八六七年代表南德聯邦出席巴黎之國際展覽會），且至英國（一八三七、一八四二、一八四四、一八四五）以訪其科學界友好。一八三〇年出席於漢堡之科學家集會以與 Berzelius 相識。海邊休養但罕為之。彼得堡，維也納，海特堡各處之招致均謝不往。最後則因實驗室之任教煩勞過度，精力已疲，乃應慕尼黑大學之召，因在彼無須負實驗教導之責也。

在慕尼黑時李弼多盡力於國家利益及國民教育之發展，且為顯赫之作家，其豐富之思想亦普及於大衆。於是全球之科學界莫不推重之，而其國之王公亦視為國寶，獨慕尼黑之市民猶恨知之太晚耳。於一八七三年四月十八日其如炬照射之目光乃長閉而終古。

其努力過人之工作不但影響其同時代之人者甚鉅，亦且影響於人類者不斷而久遠。至於其影響之如何偉大不難於其敵人之不倦，於其為偉大之良師，於其改革科學之整個部門，於其排斥其意中所認為異端者，於其鼓勵化學之應用等等見之，凡此將於敍述維勒後簡單介紹之。非然難以深切了解之也。

四　維勒之回憶

當日化學界權威貝齊烈(Berzelius)正在聲望極隆之時，常招一二大有可造之化學家至其家以深造，維勒即為其中之一人（一八二三年二十四日）。得此被邀之機會者皆為後來之傑出人物，維勒於此亦非例外。讀其「少年回憶錄(Jugenderinnerungen eines Chemikers, Berichte der Deut. Chem. Ges. Vol. 8, 1875)」不但可見此化學大師之風趣，亦可見維勒自己之性情。維勒於初到瑞典時敍云：

「余立貝齊烈門前按鈴而心怦然。開門者為一衣服整潔，端肅而儀容壯旺之人。是即貝齊烈自己也……及其導余入其試驗室，余乃恍然如夢，疑余果在古典式之場中，而此即為余所渴望之目標耶……此時余為獨一在此試驗室工作之人，前此為 Mitscherlich 及 Gustav Rose，後此則為 Magnus (1802-1870)。試驗室為兩間尋常之屋，設備極簡單：其中既無爐，亦無排氣廚，氣管與水管亦付缺如。一室中有兩杉木工作台：其一為柏齊烈工作之處，其他則為余而設。牆上有數環藥品架，中央有水銀槽，而噴燈則置於爐床之上。此外尚有排水設備，為一積水瓦器作活塞者，處於木桶之上，嚴峻之安娜，廚子也，每日即在其處洗滌食器。另一室中有天秤及少數壓力機，工具器及皿；貼近一小工作間設車床。在鄰近之廚房中，安娜所備膳者，有小而罕用之爐及常溫不冷之沙浴。」……

「關於余之再作氰酸研究，貝齊烈甚感興趣。大為稱意而示余以渠於其年鑑中對余早年此種試驗之所云，且表示其意見，謂此物之存在於氰素理論之較有可能大有裨益。尤足驚奇者為其此時不稱氰化

酸而雜之爲氣，蓋迄今集會爲主持舊說之最有力者也。一度安娜洗滌其食具，忽指陳其氣味強似氧化鹽酸。柏齊烈即謂之曰：「安娜，汝譏之，汝不應再道及氧化鹽酸，稱之爲氯更好也。」」若 Davy 聞此瑞典哲學家與其女僕之對話作何感想！氯爲柏齊烈國人 Scheele 所發現，而其性質則首由 Davy 在皇家學院演示之也。

維勒與貝齊烈在瑞典旅行數月，同游者有南 Brongniart，其一 Alexandre，爲地質學家，其他 Adolphe 爲植物學家，旅行期內考察南瑞典及挪威大部分有地質特點之地，幷採集無數斯堪的那維半島之著名礦石。斯堪的那維半島亦且以鮭魚及斑鱗著名。旅行諸人於中途適逢 Davy 由挪威作打魚之遠征歸來，正如漁人記 Salmonia 所云，津津有味巧理釣竿之時。維勒於童年即聞其友卜賀博士 (Dr. Buch) 述及 Davy 之發現鉀金屬時其小妹助之鼓風，辛苦不無所獲，終於廚房竈火旁製鉀之故事，於此乃與聞名已久之化學家相識，回憶錄之終篇即以此一幕作結。

維勒之就學於貝齊烈出於格邁林 (L. Gmelin) 之勸。格邁林爲維勒視之若父之友，此時方主講於海特堡 (Heidelberg)。維勒從其父母之命在馬堡 (Marburg) 大學學醫，蓋亦其最初之志願也。不及一年（一八二一年）聞格邁林之名，即由馬堡往就之。其本意在聽格邁林之講授，格邁林即告其聽講殊無需，亦且虛擲光陰。實則維勒於學業中間未嘗聽化學之演講也。於是格邁林許維勒在其試驗室中工作。維勒於一八二三年九月完成其醫科之學業，得醫學博士學位。其父原欲其子往他處大醫院實習，而格邁林對於維勒之氰及聚氰酸之工作以遠大前途期許之：維勒亦決計成化學家。在其獲得學位之前（一八二三年七月十七日），維勒已藉格邁林之介紹函達司託哥爾摩貝齊烈請求在其試驗室中工作。即得覆信云：「凡在格邁林先生指導之下學化學者就我而學定必所益甚少，然絕不願失去此榮幸之機會以與君晤面，故竭誠歡迎足下爲我工作之良伴。」

維勒於是年十月由 Travemünde 啟航往司託哥爾摩，以遠爲人所歡迎，雖爲時甚短，而在上述狹小之簡陋，而精神却極飽滿之試驗室中相聚甚歡。此忘年之交，久而彌堅，可於二人之動人而天真爛漫之往來書札見之。維勒於此學得千數之簡單手法以便利其工作，且盡傳貝齊烈心裁獨出之分析法與不易製物品之製法，而又旅行各處，地質礦物莫不搜討，此收穫豐富之求學期間都成爲維勒之少年回憶，於其生前輒作爲良夜之談笑資料而暢述之。

維勒童年時代之得力於家庭教育，與其爲師友所器重，亦尚有足述者，當更略補前此所未道及之軼事。

維勒生於邁因佛郎府 (Frankfurt A. M.) 之 Escherheim。生時其父母正來此探視其外戚。其父奧古士 August Anton Wöhles 曾在馬堡學獸醫與農，方辭去赫森王子，後來選侯威廉第二之馬監職務。其另一相似之職務亦非所喜，乃於一八〇六年在佛郎府附近之 Rödelheim 置田產而經營之，頗著成效，一八一二年遷於佛郎府以推廣其公共事業而成爲該地最有聲望之人物，慷慨急公，見稱於人，維勒基金與維勒學校皆所以紀念之也。

雖維勒之幼年環境足以影響其志向，惟其愛好自然起於何時殊難臆斷。其童年愛好試驗與採集竟至於忽略其中學之功課。實則維勒之在校並無特殊之勤勞與成績。其教師中有後來著名之歷史家 F. C. Schlosser（亦即 Mitscherlich 之師傅，影響 Mitscherlich 最深者），文法專家 Georg Friedlich Grotefend 及地理學者 Carl Ritter，其同學有 Hermann V. Meyer 爲嗣後成名之古生物學家，曾與維勒搜集礦石者也。維勒與 Hanau 礦物商 Menge 交易時曾於其店中一度逢 Goethe(1749—1832)。維勒之師傅爲卜賀博士，研究化學、物理及礦物，亦即領導維勒傾向於自然科學者也。渠尤許具有熱望之青年維勒在其家試驗並閱讀其圖書，維勒即在其廚房製備當時新發現之硒（貝齊烈，一八一七），而卜賀爲之發表 (Gilbert's Annalen)。是則於一八二〇年復活節離校而入馬堡學醫時已成一眞實之化學家，且已有種種之新發現矣。其入馬堡則因其父亦曾就學於此。老維勒頗有

藝術思想，曾敎小維勒圖畫，并使熟悉文學，此後來維勒愛好自然所由來。又其父酷好運動及戶外生活，所影響於維勒亦鉅，此所以維勒直至臨終前數日猶能保持其平均之健康也。

維勒之大學生活亦有足述，其選課單中有 Bünger 之解剖學，Gerling 之物理及數學，Wenderoth 之植物學，且有時參加 Ullmann 之礦物學功課，雖不願聽 Wurzer 之化學講演，然未嘗不重視化學。維勒以所居之室爲試驗室，雖爲房主所厭惡。此時所研究者爲氰氧酸及其他氰化合物，發現晶體之碘化氰而不知 Davy 已先彼爲之。卜實爲其發表之氰化合物一文且曾述及硫氰酸汞加熱之性態，是所謂「法老蛇」也。

維勒由瑞典回國時爲一八二四年秋天，與兩 Brongniarts 游丹麥首都，觀其礦物展覽所，並結識丹麥學者 Örsted (1777–1851) 及其他。歸國後自佛郞府致書貝齊烈云：「纂詳細考慮，尤其在格邁林及 Tiedemann 相勸之下決在海特陴作私家講師。」惟此計畫未曾實現。此時在柏林新成立之專科學校正物色化學家，Rose 及 Mitscherlick 建議以此位置屬維勒。貝齊烈亦來函謂，待遇若不太低，則柏林爲德國學術中心，宜往就之。維勒乃於一八二五年往柏林。於是維勒得在無異於已有之試驗室中工作，不負其工作之勤矣。鋁之精鍊即在此時，其居柏林六年之工作見於 Poggendorff's Annalen 者二十二篇，其中自以由氰酸銨製尿素，而打破「生命力」之說爲最重要，十九世紀中之發現影響於科學思想之大者無逾於此，由是世人始認識有機來源之物體可以由無機物製備之，近代人對於有機領土收獲之豐富實由維勒釁草萊而開拓之也。Thorpe 云：「若謂此時維勒爲世界作一大發現，則同時維勒爲自己亦有一大發現，即認識李弼也。」（註七）

貝齊烈爲「生命力」說之代表者，稍主張有機物必由生命力構造，而以無機物由人工製備之殊無可能，故於維勒來函（一八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問其此種發現可算爲由無機物製備有機物否，則答云此有待於將來學說之解釋。然「生命力」之說終竟不能久持。Dumas 於一九三〇年著作則云：「一切化學家對於維勒人工製脲之偉大發現莫不欽佩，余亦寄以誠懇之願望，其原則之應用於類似情形固可得見也。」李弼對於貝齊烈之酒石酸研究與人工製脲亦云：「余以爲此兩種發現可以認爲眞正科學性有機化學之開端。」

維勒於一八三一年往 Kassel，任該處專科學校教授，忙於該校試驗室之設備，次年數度遊期省訪李弼。是年秋初偕 Magnus 至巴黎，到處款洽而敬重之，Dumas 於別時贈其白金渣一磅。回國後精製之而得鉑與鈀。一八三五年維勒至英國，因其年少手度，Faraday 誤爲著名化學家維勒之子。歸時適貝齊烈自巴黎返國，過 Kassel 客於其家數日。維勒居該地五年矣，是年哥廷根 (Göttingen) 教授，鎘之發明者 Friedrich Stromeyer (1786–1835) 去世，漢諾佛政府屬意於格邁林，惟格邁林不願離去海特陴，於是擬以李弼或維勒充之，終竟選及維勒，貝齊烈亦與有力。維勒於一八三六年四月遂就哥廷根 (Georgia-Augusta) 大學化學及藥物學講座，雖頗勞猶甚，而其工作範圍愈廣，貢獻亦多而且巨。試驗室中爐火酸氣常致感冒，使其時作休養之旅行。此則與李弼之憚於遠行恰屬相反，山高海深，樹小禽低，莫不觸其愛好。如是處於怡神養性之哲學意境中，樂於工作，樂於家庭生活，樂於朋友切磋，得享其天年八十有二，使哥廷根成爲著名之化學學府。於其任教二十一年之日聽其講授或工作於其試驗室之生徒數逾八千人。任何大學及學術團體莫不稱道其對於科學之功績。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因維勒之死，化學科學遂失一導師，而德國亦喪一驕子。

五　李弼與維勒結交之前後

李弼與維勒之結交似有天數存於其間。方李弼在巴黎與該呂薩研究雷酸鹽時，維勒正在司托哥爾貝齊烈處思索與研究氰酸。雷酸鹽性質暴烈名稱其實，李弼獨能恃其技巧與勇氣而測定雷酸銀之成分。該呂薩親以回旋舞，是蓋此君常態，見此少年博士有所發現便狂喜，看-

本族(因試驗室不生火)而作行動之詩也。及聞維勒之氰酸銀成分與彼之雷酸銀成分相同，大爲驚異，以爲維勒必有錯誤，按其法分析氰酸銀則又得不同之數值，因於佛郎府之科學家集會宣讀其結果，謂維勒有「幾分輕率」。維勒對此冷嘲毫不申辯，更謹慎覆按其分析，而益信其此所作之不誤，乃請李弼亦再試之。李弼所用者爲不純之氰酸銀。及在佛郎府友人家與其科學之敵手相識，從其口授獲得純淨白色氰酸銀而分析之，結果與維勒所得者相符。於是經多次之分析知雷酸鹽與氰酸鹽成分相同，而內部之結構互異，是爲化學上第一次發現之事實，物體有定性。定量結果不差，而因成分位置不同，性質亦有別也。貝齊烈爲當時化學界之權威，因以物體成分相同而性質不同爲不可思議者，至此乃亦承認維勒之發現，氰酸銨有轉變爲尿素之可能矣，遂稱此事實爲異構現象，氰酸銀與雷酸銀爲異構物體。

由氰酸鹽與雷酸鹽之研究促進間接之科學進步，由李弼與維勒之由此相識而終身交情若金石，實科學之直接收獲也。二人相交不久時對於苦味酸——當時稱爲碳氮酸——之成分意見頗有出入。維勒致李弼書(一八二九年六月八日)云：「此中定必有惡魔作祟，屢次乘人不備藉吾人之工作盡其挑撥之能事。余以爲其計必不售。若足下興致稍佳，不妨共同着手於任何化學工作，聊以爲游戲，所得結果以吾二人名義發表之。當然足下在期省而余在柏林工作，計畫既定之後隨時各以進度相聞。其題目完全敬候尊裁也。」此種建議自爲李弼所欣然接受，於是通訊懇勤，往來不倦，由二人之合作而解決當年之不少問題。其合作之密切自非對於二人之活動細加估量無從縷述也。

維勒之著作有二百七十五篇，其中與李弼共同名義發表者十五篇。二人友誼之深有時思想相通，其次一工作之蜜石酸即以共同之名義發表，「李弼於此毫無所知，僅但參加意見耳。」倡酬之下維勒亦以其獨自所得之觀察標其共同之旗幟。尿酸之研究由二人分任，維勒總其成，「余曾將李弼與余所得之結果交錯而編次之，惟此種錯綜殊不易爲，尤難者爲見解與結論之敍述，不知李弼能同意否也。」

方維勒因翻譯貝齊烈年鑑而延誤其工作時，李弼移書責之：「盡棄汝無謂之寫作而入汝身所屬之試驗室！」及維勒完成其研究時，李弼函維勒云：「余已接到君之試驗，而今其事大白，快意何如！氰酸與脲實同爲一物，……今此區區隙地者毫不感缺，余喜極不知所云矣。」

氰酸研究於一八三〇年溴抄發表於 Poggendorff's Annalen，維勒於其致李弼之賀年函即辦此「衛冕披上」之「嬰兒」寄致其好友。此時李弼再提出新工作，而維勒則忙於無機物之研究。Sefström 有釩之發明，維勒深悔兩年前此物到手而未加以研究。貝齊烈來書稱維勒爲「懶漢，過門而不入。」李弼因溴之發明同此厄運，有「非Balard發現溴素，而爲溴素發現 Balard。」之語，而寄維勒以同情。

一八三二年五月十六日維勒致李弼書云：「余極欲有切實之工作，吾人何不將苦扁桃油之混雜物加以純製？惟何從得此物？」維勒之倡議或有動機，而此種研究結果之佳與收穫之富實出二人意料之外。苦扁桃油在當時爲不易得之物，不得不仰給於巴黎化學界，此則多謝 Pelouze (1807-1867) 爲之設法。維勒作研究時正悼亡之日，結婚兩年而喪其妻。李弼勸慰周至。請其來期省：「汝來！吾人雖未能予汝以慰藉，總可分汝之悲哀，汝居 *Cassel* 實有害健康……余將由巴黎寄到二十五磅苦扁桃精以供吾人研究也。」維勒從其言，於是屬於安息香酸根研究乃得開始，根基之理論基礎因以成立。貝齊烈聞之致二人書云：「君等所發現之事實可爲化學開一新紀元，余請命此根基爲 Proin 或 Orthrin（以表初曙之意）」。維勒回到 Cassel 時（一八三二年八月三十日）函謝李弼云：「余又回到幽獨之處，不知何以報汝之款待，面面相對之工作，樂何如之……茲寄上苦扁桃油之報告，請細讀之……不以爲然者，請斧削之，余常覺其中有不妥者，而未能發覺其錯誤也。」李弼答云：「余以爲此種根基可與其他物體發生關係而保留其性質，可稱之爲苯甲醯基 Benzoyl」。

維勒移調哥廷根後又致書李弼云：「余好似一母雞，生卵之後喔喔不休，今日又發現苦扁桃油之含有氰酸者可由苦扁桃精中得之，

余以爲吾人不妨再繼續合作，因其與苯甲醯有關也。……若得汝之妻、夫施肥，收穫必佳也。」於是其精果乃發現：

苦扁桃精＋水＝苯甲醛＋氫氰酸＋？

而李弼能答以「？」爲葡萄糖。

繼此之後又轉至尿酸之問題。是爲十九歲之醫學家 W. Prout ([illegible]-1850) 所發現，稱爲紫酸而尚未知其成分者也。何以純尿素不爲水所分解？何以尿素易變爲碳酸銨？此爲維勒所不能釋然者，尿酸研究遂又開始。其所用原料爲蛇糞。此實貴重之試驗。維勒於一八三〇年嘆云：「蛇之排泄物大爲害事。外國動物園索價每磅四圓，郤此則無過問者也。」維勒與李弼乃不得不向其友人乞此「珍貴之糞」矣。

實則雖極微之物亦鮮能逃避維勒之注意，而一經其手無不成爲珍貴之物。尿酸之善變性質自爲維勒與李弼穿迷離路徑而入寶藏之線索。由此又發現十餘種新化合物。近代化學之最大成就爲有機物之合成，有機化學之進步必沿此方向而行，固爲維勒與李弼所明白逆覩者也。故於其研究之報告篇首有云：「有機物之在試驗室中從頭合成，不但可能，亦且必能實現……惟吾人對於物體之構成所知尚少，當漸知之也。」然二人觀察之深刻與技術之精巧固有後人所望塵莫及者矣。

自此以後，李弼與維勒合作機會甚少。李弼趨向於其他有機化學問題，維勒則趨向於無機化學方面。李弼對於維勒工作之成就有云：「汝如印度神話中之人，一笑則口中之薔薇朶朶飛墮。」維勒對於李弼實驗室之號召力則謂：「有如魔島之上有吸鐵石吸引遠方船舶而牢繫之，斯省藉其可愛之吸鐵石以吸引游歷之化學家也。」（註八）

李弼對於工作儀器之改良有足述者。其檢定碳素之儀器爲其研究有機物之基本工具，其簡便之處使李弼自負爲：「只須一猴便能執行原素分析。」即維勒亦於休假期間自 Cassel 往斯省學習其儀器之用法。（註九）

維勒於 Cassel 及哥廷根亦十分努力於試驗室之設備。哥廷根設備雖佳，維勒初至其地謂其不具「柏齊烈之氣味」。

六　李弼與維勒對於科學教育及文字之貢獻

李弼與維勒對於化學教育之貢獻甚大。今日化學教育之發達拜二人之賜者實多。出於二人門下之高足，最著者如下：

李弼之高足：

A. W. V. Hofmann,
Strecker,
Fresenius,
Will,
H. Buff,
Fehling,
Hemneberg,
Schlossberg,
Rochleder,
Schlieper,
Scherer,
Redtenbacher,
V. Bibra,
Varrentrapp,
Th. Polock,
Playfair,
Muspratt,
Stenhouse,
Brodie,
Gerhardt,
Williamson,

Wurtz,
Frankland,
Kekulé,
Volhard,
等。

維勒之高足：
Th. Scheerer,
H. Kolbe,
Henneberg,
Knop,
Städeler,
Geuther,
Limpricht,
Fittig,
Beilstein,
Hübner,
Zöller,
等（註九）

李弼可稱為化學教學之創始者。後人莫不以其教學之實驗室為模範。李弼之教學方法為逐步誘掖其弟子使有獨立之思想與獨立之工作。即今日尚循其法則：先定性，定量，製備，而後作獨立之研究。即此使德國之化學較他國為前進，於是有不少熟練之人才，以其精巧之腦與手以從事於科學與技術之發展。

由其個人之魄力，李弼乃能策勵其弟子而以熱誠鼓舞之，尤其有科學問題發生有待解決之時為然。

維勒之為人師有如李弼，注重於初學者之透澈而充分之基礎。其由貝齊烈所得之分析方法乃盡傳於其弟子。一代之名化學家亦多出其門下。「余之講解只有以聽者之需求為重……余以為大學之化學教學應提綱挈領，無傷基礎而易於領悟……一切未定或尚待討論而無關大局者儘可從略也。」

二人於教育方面所表現之精神亦見於著作中。不但淵博動人，而且所言精審透澈，使人立即把握所言事物之線索與關係而自得結論。所謂「意態常新」，「風趣盎然」者也。其共同之研究多發表於一八三二年所創之刊物"Annalen"。李弼對於生理化學之研究（一八三七年始）及其應用於農業，生理及病理者分別見於三部巨著，蓋此時正感於「取代理論」爭論之無謂而另闢研究之途徑也。暇時且作「化學書札」以示化學可通俗化而無礙其為科學。維勒於寫作，其繙譯貝齊烈之教科書與年鑑及自著之有機與無機化學教科書尤足稱道，此外且與李弼編「純化學及應用化學辭典」，精力之強實足驚人也。

李弼之著作尚有足述者為其臨時之論著「談話與論文(Reden und Abhandlungen)」，其中論與大利與普魯士化學情況兩篇所生之效果尤巨。於此多涉及理論化學之問題(對於 Dumas, Laurent, Gerhardt 諸人之反響)，可見李弼天資煥發之批評情調。由其酷愛真理之誠摯與正直態度，對於心目中所以為錯誤及不忠實者從不稍示假借。其對於特殊人物之評論雖有時太過，而其堅決之態度則完全出於愛好科學與真理及不撓不屈之正義感覺。維勒之文字亦清晰簡潔而有力，為近代所罕見，其動人處不在其不同流俗之點而在其內容之深沉溫厚。其風趣橫生見於致李弼及貝齊烈之書札中，又其精緻而不傷人之諷刺足使主張「取代理論」而推斷過分之 Dumas 望而却步，對於重要之理論化學問題亦從不急遽參加其意見，其特殊之冷靜態度與生成以改革為責任之李弼態度絕不相同也。

知二人最深者當莫如A. W. V. Hofmann。渠為李弼之高足，最適合於以二人之性格作比較者也。其言曰：「李弼熱且烈，以其熱情把握新思想，縱其想像，堅其信心，惟隨時承認其錯誤，覺悟時心悅誠服——維勒則恬而靜，完全考慮了澈之後始參加新問題，而極力避免遽遂之結論，只有於反覆試驗，屏除任何可能之錯誤時始發表其意

是——二人均循不同之途徑以探索而爲同一酷愛眞理之衷誠所鼓勵。李弼易怒難制，常作不平之鳴，使其置身於不斷而痛苦之爭端。維勒謙遜無忤，雖遇挑撥，處之泰然，藉其清醒之言論使牢不可破之勁敵熊之必折——而二人均爲同一信守不渝之正義所灌注，以性格絕不相同之人，和衷共濟，聯成友誼，而各視爲生平最寶貴之收穫，又豈吾人所能思議者耶？」

誰能揣測其個性感人之深如維勒者耶？凡此不難於其致李弼之信中見之：

「汝與 Marchand 或任何人爭，於科學無補也。……試思於一九〇〇年吾人已分解成檸檬酸，水及氣時，吾人之族或都成爲纏踏吾人墳墓之犬之骨中成分。誰復計及吾人生前之處於和平抑怨憤之中，更誰思及汝之辯論與余及汝之健康與安寧爲科學而犧牲耶？無人也。惟汝之高見與汝所發現之新事實固將披沙鍊金而長成。然余又那得勸勸子食糖耶？」（註一〇）

關於李弼與維勒合作以外之事業，不遑細述。李弼之酸之研究，維勒之鋁，硼，矽，磷等之精製等，限於篇幅，從略。總之，李弼之有機化學工作較多，然未嘗忽略無機化學。維勒之無機化學工作較多，亦未嘗忽略有機化學。

七 尾聲

或謂科學在中國之發展程度至少較歐美各國落後一百年。然以十九世紀初年德國化學界之情形論之，一旦其國人有落後感覺，便改弦更張，從事於基本研究，注意於科學教育。不數十年而人才輩出。進展之速豈中國所莫能爲者耶？然安得酷愛眞理力持純正之態度如李弼與維勒者耶？細讀二人之傳記，可以略知提倡科學之道矣。茲篇拉雜瑣屑，不及剪裁，幸讀者諒之。

（註一）E. Thorpe, Essays in Historical Chemistry p. 365.

（註二）Liebigs und Wahlers Briefwechsel 1829-1873, Bd. 2. S. 324.

（註三）依 Van't Hoff 在 St. Louis (1904) 講演辭致力於理論化學之化學家分爲三類。

（註四）摘取 Kopp Geschichte der Chemie, 1, S. 41[illegible]-413.

（註五）Das Buch der Grossen Chemiker, Bd. 2, S. 2.

（註六）同上 S. 3.

（註七）見 1 P. 307. 本篇採取之處甚多不另註。

（註八）見 2 Bd. 2. S. 51, Bd. 1, S. 270.

（註九）Ernst V. Meyer, History of Chemistry, p. 276, 281.

（註一〇）見 2 Bd. 1, S. 224.

西北交通之歷史的觀察

周谷城

前任美副總統華萊士之到中國，是由西北進來的，首先便以幽默的口吻說，他是從中國的後門進來的，但希望最近的將來，這後門可以變成大門。這話是就目前中國正開發着的西北交通加以頌贊的。其實西北的交通，在過去，原有其很光榮的歷史。

在歷史上，西北的交通，係指中國本部與西域的關係而言。所謂西域，其包括的地方實在很廣，葱嶺東西的許多地方都屬之：就葱嶺以東而言，凡疏勒敦煌間，天山南麓及崑崙北麓的許多地方，就稱西域，換言之，今新疆全境，概屬西域；就葱嶺以西而言，凡自葱嶺至地中海間的許多地方，也就稱西域。換言之，今中央亞細亞，印度，波斯，小亞細亞等地，在歷史上，都屬西域範圍之內。

在漢唐時代，中國本部的商人，或直接與敦煌以西，葱嶺以東的許多地方通商，或間接與葱嶺以西的許多地方通商。葱嶺以西，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最多：南至今之印度，北至今之中央亞細亞，西至今之伊朗高原及小亞細亞等地，無不與中國通商。因着通商關係之發達，各地文化，亦隨着而轉移，而交接，而匯合，終至於混同。亞洲極中部，葱嶺東西附近之許多地方，在漢唐時代，常為東西國際市場，因此也便成為中國，印度，希臘三大系文化交匯之所。考古學者斯坦因氏(Sir A. Stein)嘗謂：中國土耳其斯坦，及其附近的許多地方，東至中國本部，西至嬀河流域，今雖大半為廢墟，然就歷史的記載看，這等地方，曾發揮過極重要的作用；有許多世紀，即漢唐時代，曾為印度中國及希臘化的西亞三方文化交匯之所。其說見氏所著古代中亞之遺跡(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頁一及頁二。又謂：這等地方，曾為歷史上之重要舞臺；遠東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洋文化交織於其間者，足有一千年之久。說見同上頁一七。

概括說來，在漢唐時代，中國與西域諸國的交通，就人民一方面說，并沒有停頓過。中國的商人與西域諸國的商人，常以貿易關係，相互往來。不過中國內部強盛，其力足以向外發展之時，中國與西域的交通，便更顯得密切。如西漢盛時，便有政府派人出使西域之事；漢武帝時，張騫曾率大批人馬，分別往烏孫，大宛，康居，大夏，月氏諸國。這些國家，都在葱嶺以西，亦復派人隨漢使來中國。又如五胡十六國時代，前秦苻氏勢力最大，苻堅即位，曾統一中國北方，其國境南至邛僰，東抵淮泗，西極西域，北盡大漠。國境擴大，對外通商關係，因方便而發達。彼時西域諸國，對前秦政府，且有特殊貢獻：如大宛常獻血汗馬，這是漢武帝時興師動衆，以重價購求，纔勉強得到的東西；又如天竺，常獻火浣布；更如康居，車師，于闐及其他等國，也都遣使貢獻方物。再如隋唐時代，國勢大張，與西域諸國的交通關係，亦特別密切。隋大業時，西域方面，相率來朝的，凡三十餘國。

至於交通的道路，在中國方面，有些記載，在西方也有些記載，都是從商人的報告中得來的。西方的記載，見於拖勒米(Ptolomy)所著之地理(Geography)一書。拖勒米在公元二世紀時，為埃及亞力山大市有名之地理學者及氣象學者。他從他的前輩馬利諾士(Marinus)手裏得到關於古代中西陸路通商要道的知識。這等知識，又是馬利諾士從馬其頓商人的許多報告中得來，頗為重要而詳盡。這些商人常旅行大夏；由大夏到他們所謂產絲之國，亦即中國，販買絲織物品，所以能得到關於中西通商要道的詳盡記載。中國方面的記載，有較重要之一段，見於裴矩的西域圖記序言中。矩在隋煬帝時，管理中國與西域通商的事情，常由商人的報告中得到關於西域諸國的知識，因之對於中西通商的要道，也有些若隱若顯之記載。西域圖記序云：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事；尋討書卷，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貫，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遍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或謂即東羅馬帝國白鳥庫吉氏以拂菻為 Rome 之譯名）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也。

中國與西方的記載，都出自商人的報告，或不甚正確。斯坦因

氏，即親自作考古旅行於葱嶺東西，凡三次，所得珍貴材料極多。根據他的詳細報告，漢唐間中西交通要道，似可確定為下之各段。自中國本部到敦煌為一段。自敦煌西北行，沿天山南麓到疏勒；自敦煌西南行，沿崑崙北麓，也達疏勒；這敦煌與疏勒間的南北兩線，合為一段。自疏勒經葱嶺到媯河上游為一段。自媯河上游，可分三個路向：一北向入媯河東北各地；另一南向入印度；其中一線，由大夏西向，入安息等地，這也可稱為一段。自安息到地中海東部沿岸，亦即羅馬，為一段。

交通要道獲得之日，也就是往來貿易發達之時。中國與葱嶺以西的各國往來貿易，其入口的貨物，種類大概很多；這從各國所貢方物上着想，便可想見一些。至於中國方面出口的，當然以絲織物品為最重要。斯坦因氏利用他所發見的許多遺物作推論的基礎，得到關於絲織物貿易的結論不少。彼三次考古旅行所得遺物，以絲製的為最多。自疏勒以東，敦煌以西，沿崑崙北麓及天山南麓的許多要地，如和闐，如樓蘭，如吐魯蕃，以及其他沿此兩線的地方，幾乎處處有絲製遺物的發見。其數量最多，其種類亦不一。有絲包，有絲袋，有行囊，有絹囊，有旗幟，有面帕，有墊褥，有花氈，有花緞及其他種種。這些東西都是從中國本部去的。斯氏在中國土耳其斯坦會發見一個黃色絲袋，從各方面考證，認為是古代中國與該地作絲織物貿易時所遺下之物品。自從在鄯善舊地發見一保存原形有十九寸寬之絲織品以後，斯氏更深信中國絲織物向西方銷售的事實為不可致疑。至於中國絲織物銷售於西方的時代，斯氏以為在公元初及以後的幾世紀之內。他以為中國向中央亞細亞方面的發展，不在版圖的擴大，而在貿易的有利。至於絲織物銷售的地方，幾乎達到了地中海沿岸。

隨着貿易之後的，便是文化的交流。這可分為四項言之。一、中國文化向西方各國的傳播。中國的勢力，自班超得勝以後，便已擴充到了帕米爾以西。當時中國與安息（波斯）已建立了外交關係；與遠西的大秦（羅馬）或西里亞，更以公元九七年派遣使節遠抵波斯灣之故，發生了直接因緣。彼時中國之聲譽，在中亞方面，達到了最高度，尤以出產豐富，為各國所仰慕。自時厥後，中國之絲織物乃經由安息及西里亞，而直達地中海。並且不久以後，「織絲的中國」一個美名，就從這等地方傳到了希臘羅馬的文化中心；同時中國文化的影響亦隨着到了這個中心。至於中亞，波斯，印度各方面之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更不必說了。二、希臘文化因素之傳入中國。西方考古學者如斯坦因，如伯希和，如古羅賽(R. Grousset)等，均認中國文化中有希臘文化的因素。古羅賽著東方文化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其第四卷中國之部，曾謂中國藝術所受外來影響，有印度的，有波斯的，有希臘的。此三者都隨佛教經中央亞細亞而入中國。希臘去中國甚遠，其藝術影響怎樣達到中國的呢？據說是經由印度之乾陀羅，隨佛教而達到中國的。當公元前四世紀之中，亞力山大遠征東方，其軍隊侵入中央亞細亞而達印度內地。後建築希臘人的王國，盛行所謂「希臘文明」於其間，即今阿富汗及印度境間之白沙瓦為中心的乾陀羅地方。於是印度佛教藝術與希臘藝術遂交接觸，終於融合為一，成一種新型；這種混合藝術，即所謂乾陀羅藝術，或希臘藝術，後來遂隨佛教經中央亞細亞而入中國。三、波斯文化因素之傳入中國。斯坦因在敦煌所發見的絲製墊褥，上面的花紋便具有波斯式樣；如著翼之獅子，有很長的卷髮，兩個彼此相向之類是也。中國產的絲物，何以要採西方的花紋式樣呢？斯氏有一個解答。他以為中國絲物之採取西方的花紋式樣，大概由於要運銷西方之故。因為要運銷西方，故採西方花式，以投消受者之所好；正如十七十八世紀，中國的瓷器為運銷歐洲，遂採歐洲的花色，事同一理。其說詳見所著震旦荒墟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卷二頁二〇九至二一〇，亦解答得很近情理。四、印度文化因素之傳入中國。這更是衆所周知的事情。隨着中國與西域通商關係之發達，印度來中國佈教的，中國往印度求法的，乃隨着商旅之後，日漸加多。於是中國思想界有佛教思想，文獻中有佛教經典，美術中繪畫有佛畫，雕刻有佛像，建築有佛寺；至於

社會中則更添了寺院生活。

總上所云，可知西北交通在歷史上的一般情形了。茲當開發西北交通的時代，且舉下之各點以爲本文的結束。一、中國在西北交通方面，歷史地位之重要，并非全由自詡，而係世人公認的事實。如斯坦因氏，是匈牙利人，其幾次考古亞洲腹中部，由印度政府出錢；其考察所得，概存倫敦；其報告裏面，自始至終，無不重視中國在西北交通方面，歷史地位之重要。二、西北交通，在歷史上之由盛而衰，很合乎進化的必然趨勢，是順進，而不是逆流。漢唐時代中西交通純恃陸路，故西北交通有天然的重要性。唐宋時代及其以後，阿剌伯半島，非洲東部沿岸，及印度沿海各地，對中國的貿易漸漸多了，於是東南海上交通乃取西北陸路交通之地位而代之。明清之際及其以後，歐洲商人隨教士之後，初繞非洲南端，後穿地中海而到遠東；中西交通的規模更大了，又取東南沿海交通地位而代之。凡此皆是進化的趨勢。三、今日中國西北交通之重振，更是合乎造化的必然趨勢，是順進，而不是逆流。在交通工具不易改善之日，一旦有了東南沿海交通之便，自然放棄西北方面較爲困難的交通。在今日則不然，科學技術進步了，一方面擁有東南沿海交通之盛，同時更可以使停頓了的西北交通復興起來，使較往日爲更盛，這是較高一級的進化，所謂人定勝天，所謂科學效用，正是指此。四、今日西北交通之開發，就廣義而言，較往日爲更能符合世界大同之旨。交通發達，往來貿易隨着盛行；貿易盛行，文化交流又隨着激進；這是世界各部分由孤立而日趨於聯合之必然邏輯。往日世人對此，或不甚留意；各地方人在彼此較量中，爭勝的觀念或大於合作的觀念，利己損人的觀念或大於自他均利的觀念。今日則不然，各文明國家，尤其目前反法西斯的同盟國家，熟知平等友好，合作互惠，最足以改善人類生活，則本此宗旨而開發西北交通，有裨於人類生活之改善，是必然的。西北交通開發了，往來貿易盛行了，文化交流激進了，有意識的把住世界趨於合作之必然邏輯，或有裨於世界大同，是必然的。

阮籍詠懷詩之研究

朱傑

阮籍詠懷詩，如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又如太空浮雲，卷舒自在。於古詩中獨開一格，號稱大家。唐代陳伯玉張曲江感遇詩，及太白古風，實得其遺音。（註一）然詠懷詩八十二首，寓意深奧，神韻莫測；且前後雜陳，並非作於一時，故欲加以分析研究，亦殊非易事。必也先認識其時代，分析其背景，研考其生平，探討其思想，然後詠懷詩之真諦方可考見。茲先言其時代背景，再及其生平思想。

一　阮籍之時代背景

阮籍生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庚寅（西曆二一〇年），卒於魏元帝景元四年癸未（西曆二六三年），享年五十四歲。當其生時，正在赤壁戰後二年，割據之局已成，三分之勢已定。建安二十五年（西曆二二〇年）魏文帝受漢禪，改元黃初；次年，蜀漢昭烈帝即位，改元章武；又次年，吳王孫權亦改元黃武。於是三國時代開始，時籍尚不過十三歲耳。故三國紛爭之初局，對於籍之影響尚小，蓋以時尚幼，不復能記憶也。及魏文帝卒，司馬懿輔政；廢帝嘉平元年（西曆二四九年），司馬懿殺曹爽，大行殺戮，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魏室宗枝，大遭剪除，權始旁落。司馬懿卒，司馬師繼立，又廢帝立高貴鄉公，改元正元（西曆二五四年）。

司馬師卒，司馬昭輔政，又廢高貴鄉公，立常道鄉公，改元景元（西曆二六〇年）；不久自立爲晉王。於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阮籍以景元四年癸未卒（西曆二六三年），當魏晉遞嬗之際；又以嘗被曹爽召爲參軍，（廢帝正始八年，西曆二四七年，）常慮禍及，故佯狂玩世。晉書本傳亦云：『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蓋籍之父執輩並建安名士；父瑀字元瑜，爲魏丞相椽，知名於時，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汝南應瑒，東平劉楨，山陽王粲，並見友善，少且受學於蔡邕，其家庭環境，以及幼時所受薰染，多魏初名宿影響，是其衷心向魏，不言可喻。故其詠懷詩中，亦多憂國傷時畏禍遁世之作。屬於憂國傷時者云：

嘉樹下成蹊　東園桃與李　秋風吹飛藿
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　堂上生荊杞
驅馬舍之去　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
何況戀妻子　凝霜被野草　歲暮亦云已（第三首）

此詩蓋指司馬懿誅曹爽之變，所謂嘉樹零落，喻宗枝之剪除；繁華憔悴，譬盛衰之無常也。又云：

炎暑惟茲夏　三旬將欲移　芬樹垂綠葉
青雲自逶迤　四時更代謝　日月遞參差
徘徊空堂上　忉怛莫我知　願覩卒歡好
不見悲別離（第七首）

此詩蓋指司馬昭廢高貴鄉公改立常道鄉公。劉履曰：『此篇蓋憂魏祚將移於晉，猶四時之代謝，日月之遞馳，恐終不能過耳。……篇末復謂願見君臣終於歡好，不致篡奪，而有乖離之傷。』陳沆曰：『改元景元，在月之三日，故首云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也。又以歲功之去，比運祚之移，而曰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危其復爲高貴鄉公之續也。』又云：

湛湛長江水　上有楓樹林　皋蘭被徑路
青驪逝駸駸　遠望令人悲　春氣感我心
三楚多秀士　朝雲進荒淫　朱華振芬芳
高蔡相追尋　一爲黃雀哀　淚下誰能禁（第十一首）

此詩假爲司馬師廢帝芳而發。劉履曰：『按通鑑正元元年魏主芳幸平樂觀，大將軍司馬師以其荒淫無度，褻及倡優，乃廢爲齊王，遷之河內。羣臣送者，皆爲流涕。嗣宗此詩，或爲哀齊王之廢而作。』末句更暗用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之意，以見其易代之悲也。

其屬於畏禍遁世者，則詠懷詩中，大半皆是，所謂『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是也；而其放外之意，有難言之恫者，例如：

夜中不能寐　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
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　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　憂思獨傷心（第一首）

昔聞東陵瓜　近在青門外　連畛距阡陌
子母相鉤帶　五色曜朝日　嘉賓四面會
膏火自煎熬　多財爲患害　布衣可終身
寵祿豈足賴（第六首）

步出上東門　北望首陽岑　下有采薇士
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　凝霜霑衣襟
寒風振山岡　玄雲起重陰　鳴雁飛南征
鶗鴂發哀音　素質游商聲　悽愴傷我心（第九首）

登高臨四野　北望青山阿　松柏翳岡岑
飛鳥鳴相過　感慨懷辛酸　怨毒常苦多
李公悲東門　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
豈復歎咨嗟（第十三首）

開秋兆涼氣　蟋蟀鳴床帷　感物懷殷憂
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　繁辭將訴誰
微風吹羅袂　明月耀清輝　晨雞鳴高樹

命駕起旋歸（第十四首）
獨坐空堂上　誰可與歡者　出門臨永路
不見行車馬　登高望九州　悠悠分曠野
孤鳥西北飛　離獸東南下　日暮思親友
晤言用自寫（第十七首）
楊朱泣路岐　墨子悲染絲　揖讓長離別
飄颻難與期　豈徒燕婉情　存亡誠有之
蕭索人所悲　禍釁不可辭　趙女媚中山
謙柔愈見欺　嗟嗟塗上士　何用自保持（第二十首）
殷憂令志結　怵惕常若驚　逍遙未終宴
朱陽忽西傾　蟋蟀在戶牖　蟪蛄號中庭
心腸未相好　誰云亮我情　願為雲間鳥
千里一哀鳴　三芝延瀛洲　遠游可長生（第二十四首）
一日復一夕　一夕復一朝　顏色改平常
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　變化故相招
萬事無窮極　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
魂氣隨風飄　終身履薄冰　誰知我心焦（第三十三首）
一日復一朝　一昏復一晨　容色改平常
精神自飄淪　臨觴多哀楚　思我故時人
對酒不能言　悽愴懷酸辛　願耕東皋陽
誰與守其真　愁苦在一時　高行傷微身
曲直何所為　龍蛇為我鄰（第三十四首）
王業須良輔　建功俟英雄　元凱康哉美
多士頌聲隆　陰陽有舛錯　日月不常融
天時有否泰　人事多盈沖　園綺遯南岳
伯陽隱西戎　保身念道真　寵耀焉足崇
人誰不善始　尠能克厥終　休哉上世士
萬載垂清風（第四十二首）
生命辰安在　憂戚涕沾襟　高鳥丹山關
燕雀棲下林　青雲蔽前庭　素琴悽我心
崇山有鳴鶴　豈可相追尋（第四十七首）
貴賤在天命　窮達自有時　婉孌誰家子
隨利來相欺　孤恩損惠施　但為讒夫蚩
鶺鴒鳴雲中　載飛靡所期　焉知傾側士
一旦不可持（第五十六頁）。
驚風振四野　迴雲蔭堂隅　牀帷為誰設
凡杖為誰扶　雖非明君子　豈闇桑與榆
世有此聾聵　芒芒將焉如　翩翩從風飛
悠悠去故居　離麾玉山下　遺棄毀與譽（第五十七首）
多慮令志散　寂寞使心憂　翱翔觀陂澤
撫劍登輕舟　但願長閒暇　後歲復來游（第六十三首）
塞門不可出　海水焉可浮　朱明不相見
奄昧獨無侯　持瓜思東陵　黃雀誠獨羞
失勢在須臾　帶劍上吾邱　悼彼桑林子
涕下自交流　假乘汧渭間　鞍馬去行游（第六十六首）
人知結交易　交友誠獨難　險路多疑惑
明珠未可干　彼求饗太牢　我欲并一餐
損益在怨毒　咄咄復何言（第六十九首）
修塗馳軒車　長川載輕舟　性命豈自然
勢路有所繇　高名令志惑　重利使心憂
親昵懷反側　骨肉還相讎　更希毀珠玉
可用登遨遊（第七十二首）

上引詠懷詩十八首，大抵皆感事傷時，畏禍遯世之作，而憂思之深，溢於言表。蓋阮公生當末造，篡亂相尋，多名之士，鮮克善終。故一則曰『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再則曰『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讎；』三則曰『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阮公處當亂世，眞有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之慨！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我讀阮公詩，亦可想見當世之治亂盛衰矣。

二 阮籍之生平

阮籍之生平，見於晉書本傳及魏志王粲傳，其可考見者大抵如下：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今河南尉氏縣）父瑀，字元瑜，爲魏丞相掾，知名於時，以建安十七年（西曆二一二年）卒，距籍之生才二年耳。籍年稍長，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博覽羣籍，尤好老莊，嗜酒能嘯，善彈鳴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與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同相友善，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是也。其事蹟之可考者如下；

(1)歲在乙巳丙午間（西曆二二五——二二六）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是以不能測。

(2)正始三年（西曆二四二年）秋，蔣濟爲太尉，聞籍有雋才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

(3)正始八年（西曆二四七年）曹爽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4)嘉平中（西曆二四九——二五四）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嘗作鳩賦，並自紀於篇首云：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云。

(5)高貴鄉公正元元年（西曆二五四年），籍爲中郎，在大將軍府作首陽山賦。冬高貴鄉公卽位，封籍爲關內侯，徙散騎常侍。

(6)正元二年（西曆二五五年）司馬師卒，司馬昭輔政，籍自謂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爲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東平賦卽作於此時。

(7)籍歸自東平，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8)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也。

(9)景元初（西曆二六〇年）籍嘗奉司馬昭命往見孫登，籍與商略終古及棲神道氣之術，登皆不答；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10)景元四年（西曆二六三年）爲鄭沖勸晉王書及與晉王薦盧播書，而籍亦以是年卒矣。由上述事蹟觀之，阮籍殆屬於魏晉玄學派之代表人物，幼負才氣，將翱不羈；長更世變，懷才不遇；晚年更遭時喪亂，常畏禍及，更變爲佯狂玩世。晉書本傳所謂『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蓋卽指此。詠懷詩中，大半可反映其身世及感遇，可分二類：一曰言志，二曰感遇，屬於言志者，如左列各首；

昔年十四五　志尚好書詩　被褐懷珠玉
顏閔相與期　開軒臨四野　登高望所思
邱墓蔽山岡　萬代同一時　千秋萬歲後
榮名安所之　乃悟羨門子　噭噭令自嗤（第十五首）
於心懷寸陰　羲陽將欲暝　揮袂撫長劍
仰觀浮雲征　雲間有玄鶴　抗志揚哀聲
一飛沖青天　曠世不再鳴　豈與鶉鷃游

逝翩戲中庭（第二十一首）

壯士何慷慨　志欲威八荒　驅車遠行役
受命念自忘　良弓挾烏號　明甲有精光
臨難不顧生　身死魂飛揚　豈為全軀士
效命爭戰場　忠為百世榮　義使令名彰
垂聲謝後世　氣節故有常（第三十九首）

屬於感遇者，又可分為下列各類：一曰哀時之不遇，二曰歎世道之險巇，三曰傷時之不我予，四曰超世反真，復歸於自然。八十二首中，強半屬之，蓋為詠懷詩精華所在，請分論如次：

一曰哀時之不遇。阮公博覽羣籍，志切濟世，乃遭時不遇，遂鬱鬱以終。加以奸臣當道，小人弄權，縱欲文章華國，尚慮禍且及身，此阮公之所以不能憾也。其詩曰：

平生少年時　輕薄好絃歌　西游咸陽中
趙李相經過　娛樂未終極　白日忽蹉跎
驅馬復來歸　反顧望三河　黃金百鎰盡
資用常苦多　北臨太行道　失路將如何（第五首）

徘徊蓬池上　還顧望大梁　綠水揚洪波
曠野莽茫茫　走獸交橫馳　飛鳥相隨翔
是時鶉火中　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
陰氣下微霜　羈旅無儔匹　俛仰懷哀傷
小人計其功　君子道其常　豈惜終憔悴
詠言著斯章（第十六首）

西方有佳人　皎若白日光　被服纖羅衣
左右佩雙璜　修容耀姿美　順風振微芳
登高眺所思　舉袂當朝陽　寄顏雲霄間
揮袖凌虛翔　飄颻恍惚中　流盼顧我旁
悅懌未交接　晤言用感傷（第十九首）

嘉時在今辰　零雨灑塵埃　臨路望所思
日夕復不來　人情其感慨　薄暮焉能排
揮涕懷哀傷　辛酸誰語哉（第三十七首）

丹心失恩澤　重德喪所宜　善言焉可長
慈惠未易施　不見南飛燕　羽翼正差池
高子怨新詩　三閭悼乖離　何為混沌氏
倏忽體貌隳（第五十一首）

少年學擊刺　妙伎過曲城　英風截雲霓
超世發奇聲　揮劍臨沙漠　飲馬九野坰
旗幟何翩翩　但聞金鼓鳴　軍旅令人悲
烈烈有哀情　念我平常時　悔恨從此生（第六十一首）

林中有奇鳥　自言是鳳凰　清朝飲醴泉
日夕棲山岡　高鳴徹九州　延頸望八荒
適逢商風起　羽翼自摧藏　一去崑崙西
何時復迴翔　但恨處非立　愴恨使心傷（第七十九首）

出門望佳人　佳人豈在茲　三山招松喬
萬世誰與期　存亡有長短　慷慨將焉知
忽忽朝日隤　行行將何之　不見入秋草
摧折在今時（第八十首）

二曰歎世道之險巇。阮公生當季世，篡亂相尋，交道日喪，風俗澆漓，故所為詩亦多商聲，然哀而不傷，怨而不亂，深得風人之旨。其詩曰：

二妃游江濱　逍遙順風翔　交甫懷環珮
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　千載不相忘
傾城迷下蔡　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
萱草樹蘭房　膏沐為誰施　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　一旦更離傷（第二首）

灼灼西隤日　餘光照我衣　迴風吹四壁
寒鳥相因依　周周尚銜羽　蛩蛩亦念飢

如何當路子　磬折忘所歸　豈爲夸譽名
憔悴使心悲　寧與燕雀翔　不隨黃鵠飛
黃鵠游四海　中路將安歸（第八首）
昔日繁華子　安陵與龍陽　夭夭桃李花
灼灼有輝光　悅懌若九春　磬折似秋霜
流眄發姿媚　言笑吐芬芳　攜手等歡愛
宿夕同衣裳　願爲雙飛鳥　比翼共翶翔
丹青著明誓　永世不相忘（第十二首）
拔劍臨白刃　安能相中傷　但畏工言子
稱我三江旁　飛泉流玉山　懸車棲扶桑
日月經千里　素風發微霜　勢路有窮達
咨嗟安可長（第二十五首）
平晝整衣冠　思見客與賓　賓客者誰子
倏忽若飛塵　裳衣佩雲氣　言語究靈神
須臾相背棄　何時見斯人（第六十二首）
咄嗟行至老　僶俛常苦憂　臨川羨洪波
同始異支流　百年何足愛　但恐怨與讎
讎怨者誰子　耳目還相羞　聲色爲胡越
人情自逼遒　招彼玄通士　去來歸羨游（第七十七首）

三曰傷時之不我予。屈原嘗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哲人感逝，才士傷時，嗣宗蓋有同感。其詩曰：

天馬出西北　由來從東道　春秋非有託
富貴焉常保　清露被皋蘭　凝霜霑野草
朝爲媚少年　夕暮成醜老　自非王子晉
誰能常美好（第四首）
周鄭天下交　街術當三河　妖冶閑都子
煥燿何芬葩　玄髮發朱顏　睇眄有光華
傾城思一顧　遺視來相誇　願爲三春游
朝陽忽蹉跎　盛衰在須臾　離別將如何（第二十七首）
朝陽不再盛　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
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塵露　天道邈悠悠
齊景升邱山　涕泗紛交流　孔聖臨長川
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　來者吾不留
願登太華山　上與松子遊　漁父知世患
乘流泛輕舟（第三十二首）
儔物終始殊　脩短各異方　琅玕生高山
芝英耀朱堂　熒熒桃李花　成蹊將夭傷
焉敢希千術　三春表微光　自非凌風樹
憔悴烏有常（第四十四首）
王子十五年　游衍伊洛濱　朱顏茂春華（第五十首）
辯慧懷清眞　焉見浮邱公　舉手謝時人
輕蕩易恍惚　飄颻棄其身　飛飛鳴且翔
揮翼且酸辛（第六十五首）
木槿榮邱墓　煌煌有光色　白日頹林中
翩翩零路側　蟋蟀吟戶牖　蟪蛄鳴荊棘
蜉蝣玩三朝　采采修羽翼　衣裳爲誰施
俛俯自收拭　生命幾何時　慷慨各努力（第七十六首）

四曰超世反眞復歸於自然。阮公旣懷才不遇，又邃於玄學，故往往有『超世』之想，而自托於理想世界。此所謂『超世』，旣非釋氏之出世，亦非隱者之遯世，但自求其精神之解放，而超然自得於世外而已。故一方則求永生，一方則惟玩世，詠懷詩中，頗多此類之詩，例如：

北里多奇舞　濮上多微音　輕薄閑游子
俯仰乍浮沉　捷徑從狹路　僶俛趨荒淫
焉見王子喬　乘雲翔鄧林　獨有延年術

可以慰我心（第十首）

懸車在西南　羲和將欲傾　流光耀四海
忽忽至夕冥　朝爲咸池暉　濛汜受其榮
豈知窮達士　一死不再生　覩彼桃李花
誰能久熒熒　君子在何許　曠世未合幷
瞻仰景山松　可以慰吾情（第十八首）

東南有射山　汾水出其陽　六龍服氣輿
雲蓋切天綱　仙者四五人　逍遙宴蘭房
寢息一純和　呼噏成露霜　沐浴丹淵中
炤耀日月光　豈安通靈臺　游瀁去高翔（第二十三首）

驅馬出門去　意欲遠征行　征行安所如
背棄夸與名　夸名不在己　但願適中情
單帷蔽皎日　高榭隔微聲　讒邪使交疏
浮雲令晝冥　燕婉同衣裳　一顧傾人城
從容在一時　繁華不再榮　晨朝奄復暮
不見所歡形　黃鳥東南飛　寄言謝友生（第三十首）

世務何繽紛　人道苦不遑　壯年以時逝
朝露待太陽　願攬羲和轡　白日不移光
天階路殊絕　雲漢邈無梁　濯髮暘谷濱
遠遊崑岳傍　登彼列仙岨　採此秋蘭芳
時路烏足爭　太極可翱翔（第三十四首）

誰言萬事艱　逍遙可終生　臨堂翳華樹
悠悠念無形　彷徨思親友　倏忽復至冥
寄言東飛鳥　可用慰我情（第三十五首）

天網彌四野　六翮掩不舒　隨波紛綸客
汎汎若浮鳧　生命無期度　朝夕有不虞
列仙停修齡　養志在沖虛　飄颻雲日間
邈與世路殊　榮名非己寶　聲色焉足娛
採藥無旋返　神仙志不符　逼此良可惑
令我久躊躇（第四十一首）

鴻鵠相隨飛　飛飛適荒裔　雙翮臨長風
須臾萬里逝　朝餐琅玕實　夕宿丹山際
抗身靑雲中　網羅孰能制　豈與鄉曲士
攜手共言誓（第四十三首）

幽蘭不可佩　朱草爲誰榮　修竹隱山陰
射干臨增城　葛藟延幽谷　綿綿瓜瓞生
樂極消靈神　哀深傷人情　竟知憂無益
豈若歸太淸（第四十五首）

步遊三衢旁　惆悵念所思　豈爲今朝見
恍惚誠有之　澤中生喬松　萬世未可期
高鳥摩天氣　凌雲共遊嬉　豈有孤行士
垂涕悲故時（第四十九首）

淸露爲凝霜　華草成蒿萊　誰云君子賢
明達安可能　乘雲招松喬　呼噏永矣哉（第五十首）

夸談快憤懣　情慵發煩心　西北登不周
東南望鄧林　曠野彌九州　崇山抗高岑
一餐度萬世　千歲再浮沉　誰云玉石同
淚下不可禁（第五十四首）

危冠切浮雲　長劍出天外　細故何足慮
高度跨一世　非子爲我御　逍遙游荒裔
顧謝西王母　吾將從此逝　豈與蓬戶士
彈琴誦言誓（第五十八首）

河上有丈人　緯蕭棄明珠　甘彼藜藿食
樂是蓬蒿居　豈效繽紛子　良馬騁龍輿
朝生衢路旁　夕瘞橫術隅　歡笑不終晏
俯仰復欷歔　鑒茲二三者　憤懣從此舒（第五十九首）

儀術有奇士　黃駿服其箱　朝起瀛洲野
日夕宿明光　再撫四海外　羽翼自飛揚
去置世上事　豈足愁我腸　一去長離絕
千載復相望（第七十三首）

北臨乾昧谿　西行游少任　遙顧望天津
駘蕩樂我心　綺靡存亡門　一游不再尋
儻遇晨風鳥　飛駕出南林　漭瀁瑤光中
忽忽肆荒淫　休息宴清都　超世又誰禁（第六十八首）

昔有神仙士　乃處射山阿　乘雲御飛龍
噓噏嘰瓊華　可聞不可見　慷慨歎咨嗟
自傷非疇類　愁苦來相加　下學而上達
忽忽將如何（第七十八首）

昔有神仙者　羨門及松喬　噏習九陽間
升近嘰雲霄　人生樂長久　百世自言遼
白日隕隅谷　一夕不再朝　豈若遺世物
登明遂飄颻（第八十一首）

三　阮籍之思想

阮籍思想，近於老莊；而佯狂玩世，越禮驚衆，甚至窮途痛哭，則又不失魏晉名士本色。老氏之說，清淨無爲，小國寡民，絕聖棄智，反樸歸真，詠懷詩中，亦不少此類思想。例如：

自然有成理　死生道無常　智巧萬端出
大要不易方　如何夸毘子　作色懷驕腸
乘軒驅良馬　憑几向膏粱　被服纖羅衣
深榭設閑房　不見日夕華　翩翩飛路旁（第五十三首）

此言大道本於自然，而浮華之終歸無用也。又如：

猗歟上世士　恬淡志安貧　季葉道陵遲
馳騖紛垢塵　寧子豈不類　揚歌誰肯殉
棲棲非我偶　皇皇非己倫　咄嗟榮辱事
去來味道真　道真信可娛　清潔存精神
巢由抗高節　從此適河濱（第七十四首）

此言反樸歸真，清淨無爲，以存精神也。又如：

混元生兩儀　四象運衡璣　曒日布炎精
素月垂景暉　晷度有昭回　哀哉人命微
飄若風塵逝　忽若慶雲晞　修齡適余願
光寵非己威　安期步天路　松子與世違
焉得凌霄翼　飄颻登雲湄　嗟哉尼父志
何爲居九夷（第四十首）

儒者通六藝　立志不可干　違禮不爲動
非法不肯言　渴飲清泉流　飢食天一簞
歲時無以祀　衣服常苦寒　屣履詠南風
縕袍笑華軒　信道守詩書　義不受一餐
烈烈褒貶辭　老氏用常歎（第六十首）

此言光寵榮華，固如浮雲；而詩書六藝，以及繁文縟禮，亦適爲桎梏。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云：

洪生資制度　被服正有常　尊卑設次序
事物齊紀綱　容飾整顏色　磬折執圭璋
堂上置詩酒　室中盛稻粱　外厲貞素談
戶內滅芬芳　放口從衷出　復說道義方
委曲周旋儀　姿態愁我腸（第六十七首）

此更正面描寫社會禮法制度，尊卑次序，事物紀綱，繁文縟禮，委曲周詳。然『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故末句云令人愁也。

古來詩人，各有其理想境界，阮籍之理想境界，即『遺棄毀棄』『無求得失』，甚至『遺耳目』『去股爰』之無形世界是也。其詩云：

若花耀西海　扶桑翳瀛洲　日月經天塗
明暗不相讎　窮達自有常　得失又何求
豈效路上童　攜手共遨游　陰陽有變化
誰云沈不浮　朱鱉躍飛泉　夜飛過吳洲
俯仰運天地　再撫四海流　繫累名利場
駑駿同一輈　豈若遺耳目　升遐去殷憂（第二十八首）

梁東有芳草　一朝再三榮　色容豔姿美
光華耀傾城　豈為明哲士　妖蠱諂媚生
輕薄在一時　安知百世名　路端便娟子
但恐日月傾　焉見冥靈木　悠悠竟無形（第七十五首）

秋駕安可學　東野窮路旁　綸深魚淵潛
矰設鳥高翔　汎汎乘輕舟　演漾靡所望
吹噓誰以益　江湖相捐忘　都冶難為顏
修容是我常　茲年在松喬　恍惚誠未央（第七十六首）

墓前熒熒者　木槿耀朱華　榮好未終朝
車飄損其葩　豈若西山草　琅玕與丹禾
垂影臨增城　餘光照九阿　寧微少年子
日夕難咨嗟（第八十二首）

其理想之極致，則頗有莊子齊物論之觀：日出暘谷，經天耀海，然其游沒，可以行俟，千載不過崇朝耳：

十日出暘谷　弭節馳萬里　經天耀四海
倏忽潛濛汜　誰言焱炎久　遊沒可行俟
逝者豈長生　亦去荊與杞　千載猶崇朝
一餐聊自已　是非得失間　焉足相譏理
計利知術窮　哀情遽能止（第五十二首）

甚至欲『灰心寄枯宅』，『忘我』而『自遺』，雖出於老子『大患有身』，然與釋家寂滅之說相去不遠矣：

有悲則有情　無悲亦無思　苟非嬰網罟
何必萬里畿　翔風拂重霄　慶雲招所晞
灰心寄枯宅　曷顧人間姿　始得忘我難
焉知嚚自遺（第七十首）

若云阮公真好神仙，則適足以見其陋，有詩云：

人言願延年　延年欲焉之　黃鵠呼子安
千秋未可期　獨坐山巖中　惻愴懷所思
王子亦何好　猗靡相攜持　悅懌猶今辰
計校在一時　置此明朝事　日夕將見欺

然理想世界之終不可見，亦猶王子之好簫管，世世追尋鳳凰之音，雖不可見，正可明我心也：

夏后乘靈輿　夸父為鄧林　存亡從變化
日月有浮沈　鳳凰鳴參差　伶倫發其音
王子好簫管　世世相追尋　誰言不可見
青鳥明我心（第二十二首）

四　詠懷詩在文學史上之地位

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於古詩中獨創一格，蓋上承建安七子，下啓伯玉曲江，至李太白而集其大成。然籍天分高超，才調卓越，故有魏晉人之清逸，而無唐人之濃重，所謂飄然而來，忽然而去，其古詩中之龍乎！

余嘗綜覽古來詩家，以其人生哲學之不同，擬分為入世，超世，出世三派：

（一）自風雅以降，下歷蘇李曹劉，顏鮑陰何沈宋，以迄杜甫，皆為入世派。詩敍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

小雅也，有大雅也。』總之皆屬於入世一派。少陵之竊比稷契，致君堯舜，以己飢己溺為任，可為其代表矣。

（二）江左以還，淵明胸次浩然，天真絕俗，嘗於語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閑遠，儲太祝得其真朴，韋蘇州得其沖和，柳柳州得其峻潔，皆能氣體風塵，翛然塵外，論其思想，多屬於出世一派。王右丞之嘯詠林泉，好靜逃禪，所謂『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可代表其人生觀。

（三）阮公之詩，如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神韻莫測，陳伯玉宗之，張曲江效之，李太白法之，皆能卷舒自在。論其思想，既不同於風雅一派之入世，又不同於王孟一派之出世；而清淨無為，反璞歸真，大致不出老莊哲學範圍。而阮公其尤著者也。

由是觀之，詠懷詩八十二首，實千古逸音之正宗，鍾嶸詩品，謂『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外，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在我國文學史上，實有其獨立之地位。不揣愚陋，思有以表揚之，海內方家，幸垂教也。

（註一）沈德潛嘗謂『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伯玉感遇詩有創昔矣。』余則以為太白古風各首，實兼漢魏以來各家體之精華，其神韻固本阮公，其風格固近伯玉，然其變化紛乘，摶扶[illegible]，殆非二子所得範圍也。

附阮籍年譜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庚寅（西二一〇）籍生

建安十六年辛卯（西二一一）二歲

建安十七年壬辰（西二一二）三歲

是年父瑀卒。

建安十八年癸巳（西二一三）四歲

是年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建安十九年甲午（西二一四）五歲

是年劉備入成都，領益州牧。

建安二十年乙未（西二一五）六歲

建安二十一年丙申（西二一六）七歲

是年曹操自立為魏王。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西二一七）八歲

是年孫權降於曹操，劉備進兵漢中。

建安二十三年戊戌（西二一八）九歲

建安二十四年己亥（西二一九）十歲

是年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魏文帝黃初元年庚子（西二二〇）十一歲

是年曹操卒，子丕嗣，受漢禪稱帝。

黃初二年辛丑（西二二一）十二歲

是年劉備即皇帝位，改元章武，自將伐吳。

黃初三年壬寅（西二二二）十三歲

是年吳將陸遜敗蜀軍於猇亭。孫權改元黃武。

黃初四年癸卯（西二二三）十四歲

是年蜀昭烈帝崩於永安，太子禪即位，改元建興。

黃初五年甲辰（西二二四）十五歲

黃初六年乙巳（西二二五）十六歲

黃初七年丙午（西二二六）十七歲

是年魏文帝崩，子明帝立，司馬懿輔政。

歲在乙巳丙午間，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是以不能測。

魏明帝太和元年丁未（西二二七）十八歲

是年蜀相諸葛亮上表出師北伐。

太和二年戊申（西二二八）十九歲

太和三年己酉（西二二九）二十歲

是年吳王孫權稱帝改元黃龍。

太和四年庚戌（西二三〇）二十一歲

太和五年辛亥（西二三一）二十二歲

太和六年壬子（西二三二）二十三歲

青龍元年癸丑（西二三三）二十四歲

青龍二年甲寅（西二三四）二十五歲

是年蜀丞相諸葛亮卒。

青龍三年乙卯（西二三五）二十六歲

青龍四年丙辰（西二三六）二十七歲

景初元年丁巳（西二三七）二十八歲

景初二年戊午（西二三八）二十九歲

是年魏司馬懿破襄平，斬公孫淵。以曹爽爲大將軍。

景初三年己未（西二三九）三十歲

是年魏明帝崩，子芳嗣，司馬懿與曹爽同輔政。

魏廢帝芳正始元年庚申（西二四〇）三十一歲

正始二年辛酉（西二四一）三十二歲

正始三年壬戌（西二四二）三十三歲

是年秋蔣濟爲太尉，聞籍有儁才辟之；籍詣都亭奏記（見文選第三十九卷）辭謝。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復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

正始四年癸亥（西二四三）三十四歲

正始五年甲子（西二四四）三十五歲

正始六年乙丑（西二四五）三十六歲

正始七年丙寅（西二四六）三十七歲

是年魏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病。

正始八年丁卯（西二四七）三十八歲

是年曹爽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正始九年戊辰（西二四八）三十九歲

嘉平元年己巳（西二四九）四十歲

是年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及三族。詠懷詩第三首似卽作於此時。懿自爲丞相，命籍爲從事中郎。

嘉平二年庚午（西二五〇）四十一歲

嘉平三年辛未（西二五一）四十二歲

是年司馬懿殺王淩及楚王彪，遂置諸王公於鄴。秋懿卒，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以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作鳩賦。

嘉平四年壬申（西二五二）四十三歲

是年吳帝權殂，子亮立。

嘉平五年癸酉（西二五三）四十四歲

魏高貴鄉公正元年甲戌（西二五四）四十五歲

魏志：嘉平六年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太后。甲戌，太后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詠懷詩第十一首，似卽爲哀齊王之廢而作者。

是年秋，籍爲中郎，在大將軍府作首陽山賦。詠懷詩第九首語多與首陽山有關，疑亦作於此時。

冬高貴鄉公卽位，封籍爲關內侯，徙散騎常侍。

正元二年乙亥（西二五五）四十六歲

是年司馬師卒，司馬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籍自謂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爲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淸簡。旬日而還。作東平賦。

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焉。

甘露元年丙子（西二五六）四十七歲

是年司馬昭加天子服，自爲都督。

甘露二年丁丑（西二五七）四十八歲

是年諸葛誕討司馬昭。

甘露三年戊寅（西二五八）四十九歲

是年司馬昭殺諸葛誕，自爲相國。吳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甘露四年己卯（西二五九）五十歲

魏元帝景元元年庚辰（西二六〇）五十一歲

魏志：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司馬昭立常道相公，改元景元。詠懷詩第七首，大約卽作於此時。籍又嘗於此數年中奉司馬昭命往見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答，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景元二年辛巳（西二六〇）五十二歲

景元三年壬午（西二六二）五十三歲

是年司馬昭殺嵇康

景元四年癸未（西二六三）五十四歲

是年魏鄧艾鍾會入成都，蜀亡。冬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籍嘗爲鄭沖勸晉王牋（見文選第四十卷）及與晉王薦盧播書，而籍亦卽以是年卒矣。

友情

王平陵

一個最愛朋友的人，是最沒有朋友的。

人類的能力，誰都是先爲了爭取個人的利益，竭盡打算的能事，當自己追求的目的能夠如願以償時，自己所納的代價要是極少，最理想的算盤，是絕無任何犧牲而卽能滿載而歸。凡用代價交換來的利益，不論所納的代價是渺小到如何程度，通常是把爭取的利益當作自己應得的報酬，並不算是使朋友受損失；明知朋友爲了自己蒙受單方面的損失，至多是說一句：『謝謝你，多承幫忙，』就算表明心跡了，假使旣納過相當的代價，而所得的利益還夠不上自己的預期，在一百次的誅求中，甚至祇有一二次的徼感不滿，立刻就會把過去建築在利害上的友情，一筆勾銷的。

在塵海裏游泳的人們，游泳的範圍愈廣闊，熟知的人物便愈複雜，那麽，有求於你的人也必愈多，你就得自我檢討一下，能不能爲了滿足朋友的要求，放棄自己的利益？當朋友們希望你站在友情的立場自動讓步時，你能不能勇敢地接受不必要的損失？你必須使『認托知己』的人們，無微不至地感到滿足，幷且要無害於他們的尊嚴，讓他們在公開的場合自鳴得意。就算你早知道他之得到某一個肥缺，是多方請托，拚命鑽營的結果，但當他在廣衆之前，自言自語說：『……某公眞多事，硬要拉我出來，我連忙懇辭，命令已經下來了，』接着便以撒嬌的神氣，輕微地嘆一口氣：『唉！怎麽好呢，祇能幹一下再說了。』像這些『官冕堂皇』的談話，熟悉內幕的你，定會啞然失笑的；可是，你要沉住氣，不能笑，還必須一本正經地附和：『是的！某公一向求賢若渴，愛才如命……』話祇能到此爲止，馬上托故中止，千萬不能再說下去，以免露出捧場的馬脚，要搔得恰到好處，露骨而不肉麻，使人們聽你在恭維某公時，連帶地知道他也是賢才之列，最爲得體。你眞能爲他們設想，在名利上可能予人方便，卽大開方便之門，就誰都惟恐不是你的朋友，你就是世界

的『禮物』了。

不過，在今天『寬洪大度』的人，決不頂多，原因是中國並無投資生產追逐事業的資本家。少數有錢的財主，是半由剝削半由吝嗇而來，他們對自己積聚的錢，已在數字的逐漸增高上感覺無上的興趣，就是高到天文學上的數字，永遠不嫌太多，祇是憂戚成疾，時刻掛慮着數字的減少。這些人常是深居簡出，晝伏夜現，和一般有求於他的人們，斷絕往還的。人們以為這些人不容易親近，就有『高攀不上』的念頭萎縮自己的志氣，他們雖然是刻薄的剝削者，國難起來的幸運兒，反覺得他們對社會的勢利吝嗇，和自己的享受上處處表現窮奢極欲的放蕩，是值得羨慕的雄風豪舉呢！我們對於資本家與財富的觀念，到今天還是混為一談，尚不知道現代的資本家，是投資生產，造福羣衆的事業家，並不是自私自利，自求多福的土財主。中國人氣度的寬洪與狹小，實與遺傳性無關，常與財富的多寡，成絕對的反比，就是，擁資愈多的人，氣度反愈小。至於一錢不名的窮人，倒是滿不在乎，他們在有錢時，懂得發揮錢的用處，無錢時，深知無錢的痛苦。能推己及人，同情於窮而無告的人們，決不避免與人家接觸的機會，他們熟知的範圍是比較寬廣的，愛講友情，捨得犧牲的人，倒是那些寬洪大度的窮人。窮人因為愛講友情，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利益，斷能滿足朋友們的要求；無奈，他自己也得活下去，足夠供給朋友們任意分享的利益，畢竟是有限的，他又偏是最愛朋友，最歡迎推廣熟知的範圍，事實上由於愛莫能助的緣故，對朋友們的許諾，就難免有口惠而實不至，這樣，朋友們不僅忘記你過去的恩情，每因一時的失望，深懷永久的怨恨，最後，你覺得可愛的朋友，便都變成漠不相關的路人了；所以，一個最愛朋友的人，是最沒有朋友的。

「友情」的肥料，是彼此的容忍和互讓，萬一，對方是絕對自私的，那麼，絕對的『利他精神』，也是維持『友情』的因素。你的朋友，常要你做的事，是你能出讓應得的權利，連活命的必需品，也最好是不斷地讓予，你決不可公開訴苦，痛苦的酸淚，祇能向肚底倒流，而面對你的朋友時，還要假裝着小丑式的笑容，使朋友[illegible]容上認為自己的成功，並不就是你所損失的部分，而是由於[illegible]的報酬，像這樣的情形，便是中國流線型的『交友之道』了。所謂『友情』是什麼呢？率直地回答：那就是你對於熟知的朋友們一種絕不希望償還的『損失』。

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忽然有獨當一面的顯職，自天而降，賀電，賀信，會從天涯地角，雪片飛來，你雖然不知道他們的尊姓大名；但無不是親親密密，打着稱兄道弟的稱呼，正因為你有多餘的利益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的緣故。到你離開了崗位，自己沒有什麼可以應付他們的誅求時，那一羣和你稱兄道弟的朋友，也就裹足不前了。有時候，你所犧牲的限度，超過朋友們答報的能力時，那些受惠的人，常由於不好意思的心情，反和你逐漸疏遠的，甚至還要千方百計地避開你，為的是恐引起慚愧和內疚；所以，凡對朋友們太富於熱情，以及犧牲過了分，惟恐朋友們不能滿足的人，也是沒有朋友的。

有沒有純潔的友情呢？有的，聖人之徒說，就是真實的友情，道義的友情。然這解釋使我越發模糊了。我以為純潔的友情，應該是朋友之間所發生的一種均等的犧牲，彼此差不多的讓步和損失。同樣，由男女之間所牽涉的關係，通常叫做愛情，施行愛情的雙方，彼此互稱為情人，而實在也是男女之間所發生的一種均等的犧牲。

均等的犧牲，是一方表現了犧牲的行為，接受的一方，在內心深處起了說不出的感激，正在有形無形地實踐答報的善舉。感激的心情，是靈魂的負擔，一時無力償還所形成的內心的慚愧。朋友們以滋格寬恕的態度，寬恕了自己的缺陷，或以超過的仁慈，解決了自己的困難，自然能發生一種感激的心情的。肯犧牲的人，決不願意接受朋友的犧牲，到萬不得已時，也祇能接受，這是無法表達的痛苦；他為了急於消除這痛苦，終希望得當以報的，雖然那準備犧牲的朋友並不在乎他的報答。這便是從純潔的友情上所表現於行為上的均等的犧牲，均等的犧牲，不僅能支持友情，且能提高雙方的人格，增加純潔

的成分。

如果世界上眞有所謂「我倆由純潔的愛情，至於結合」的婚姻，機想，也不過是雙方之一方，感激涕零，無以爲報的一種無可奈何的答報。當男女雙方由認識和滿意而進行友情的建築時，必有一方先顯示一個最高需要的鵠的，卽必有一方預感到有一個大缺陷而必須在另一方渴望補充的心願，緊逼着他施展各種技術，製造許多讓另一方夠得上感激的事實，絕不使有報答的機會，待另一方已覺得祇有貢獻最後的一點，才能償還靈魂的負擔時，於是所得純潔的愛情結合，就以男女間一種均等犧牲的形式而出現着了。

均等的犧牲，是合理的交友之道，也可以說是人類的美德，但這種「交道」，已經不多見了，在此刻，犧牲的祇有一方，另一方僅是單純的利用而已！大家都企圖單純地利用人，而絕不被人利用，使這一羣尋求需要的人，都岌岌皇皇在人叢裏亂闖，熱望能捉住一個可以滿足需要的對象，盡量發洩一下，他們像獵狗似的豎起根根的鬃毛，在森林裏追逐潔白的幼兎。可憐這些幼兎未嘗不想在美麗的郊原，吸一口清鮮的空氣，然有這些兇惡的獵狗，虎視眈眈地要抓破牠們的容顏，單純地利用牠們，吃了牠們，牠們唯一的方法，就祇能伏處在山洞裏，把自己的全貌，都躱藏起來了。

獵狗們確實是飢渴着，於是，這一片黑漆的森林裏，便成了獵狗們互相殘殺的戰場。友情是什麼呢？是笑裏藏刀的外交辭令，強盜的化裝，貓哭耗子的慈悲，當罪犯行刑前，從職業性的牧師嘴裏吐出的有聲無義的禱祝！

瑞琪爾

Erskine Caldwell 原作
葉瓊譯

每天晚上，她從漆黑的巷子裏走下來，突然出現在燈光明亮的街頭，像一個離開了家受了驚嚇的孩子。我知道她從來沒有在八點鐘以前到過巷子口，可是有幾個晚上我却早兩個鐘頭到紅綠色的大自來水管那兒去等候她。在我認識她的幾個月裏，只有兩三次她是遲到的，但也不過只遲了十分或五分鐘光景。

瑞琪爾從來沒有對我講過她住在什麼地方，她總不讓我送她回去。那個巷子口，自來水管所在的地方，就是她的大門，八點鐘由那兒出來，十點鐘從那兒進去。每當我要求她讓我送她回去，她總是勸阻我，說她爸爸不許她和男孩子在一起，如果被爸爸看見了，他不是會痛打她一頓就是會要她離開家庭。爲了這個原故，我一直遵守她的勸告，只送她到巷子口爲止。

「我每晚總會從巷子裏下來和你碰頭的，佛蘭克，」她說，趕忙又接着說，「只要你願意我來。不過你得記住你的諾言：不去打聽我住在那兒，也不要送我回家。」

我一再答應她這個要求。

「也許有一天你可以來看我」，她低聲說，一面撫摸着我的手膀，「目前可不能。在我沒有告訴你可以跟我來以前，你一定不要走過這自來水管的界線。」

差不多我每次見到她時，她就這樣對我說，彷彿她要我深切地明瞭在那黑巷子裏有某種危險似的。我知道那個地方本身沒有什麼危險，因爲拐過灣就是我的家，對於左近的情形我和其他的人一樣清楚。而且，在白天回家的時候總是穿過巷子走我家後門，因爲當我怕趕不上晚飯時，那是一條捷徑。可是天一黑，那巷子就是瑞琪爾的了。在晚上我從不走那條路回家，怕的是我也許會瞧見她，或者總見

什麼關於她的事。我一直就答應了不跟她一道去發現她住在那兒，也不去打聽她的眞姓名。

我知道瑞琪爾的家很窮，因爲一年來她一直在穿那一件衣服。那是一件褪了色的藍棉布的衣服，又舊又不經穿的樣子。我從沒有看見上面有汚髒，我知道她天天在洗。上面補過好多次了，補得那麼仔細，那麼整齊。每晚看見她時我就在發愁，因爲我知道那件衣服再磨不好久了。我總在擔心每天都會有破舊得不可收拾的可能，我怕有這麼一天。我想用存在銀行裏的那幾塊錢去替她買一件衣服，可是這話我連提也不敢對她提。我知道她不會讓我給她錢的，我不知道等到那件衣服穿得稀爛之後，將如何是好。我相信那就等於我們最後會面的時候到了。那是全靠她一向當心地穿，每天仔細地洗，才能維持到現在這麼久。

只有一次瑞琪爾穿過一雙黑絲襪子。自始至終她每天晚上都是穿白棉線襪到那麼亮的街上來，一年來她沒有穿過別的襪子。那天晚上她却穿了一雙黑絲襪子。

第二天晚上我還以爲她會穿那雙黑絲襪子的，可是當她從巷子出來時，她仍然是穿的白棉線襪。我沒有去追問她，因爲我學會了不去說任何使她聽了難過的話。可是我一直不懂爲什麼她只有那一次穿黑絲襪。也許是從她媽媽或姐姐那裏借來的，她還有別的許多方法可以借到襪子，但是在這些可以想像得到的理由中沒有一個是十分充分的。如果我問她，她也許會像我們在一起時那樣，捧着我的手膀，笑着告訴我。可是我不敢問。使她難過傷心的地方委實太多了。在她言辭之間，我覺得她不很習慣於她自己的窮苦似的。憑我對她的認識，我不相信她一向就是這麼窮的。每天晚上，她從黑巷子裏出來，我們在那兒相會，然後就一起走過很亮的大街到拐角上的一家西藥舖裏去（譯者註：歐美之西藥舖兼售冷飲）。對面拐角的地方是一家影戲院。每天晚上我們不是到藥舖去就是到影戲院去。我很願意同時請她到這兩個地方去，可是我賺不到可以同一天晚上帶她去這兩個地方的錢。我每天挨家挨戶送午報所賺來的四角錢是不夠在藥舖吃冰淇淋同時又在戲院看電影的。我們得在兩樣之中選擇一樣。

當我們站在到藥舖和到影戲院去的交叉路口上時，我們不能馬上決定到底是去看電影還是去吃冰淇淋好。在我覺得，站在交叉路口上的那些時間是和任何同她一道做的事一樣快活。瑞琪爾總是要讓我先告訴她我覺得到那裏去好些，然後她才肯說出她的意見。當然我願意做最使她開心的事啦。

「在妳沒有告訴我妳願意到那裏去之前，我是不向任何一個方向動一步的，」我會對她說，「怎麼樣我都可以，因爲和妳在一起就是我所希望的一切。」

「我告訴你怎麼辦，佛蘭克，」她說，摸着我的手膀，裝出不怎麼認眞的樣子，「你到藥舖去，我去看電影。」

這是瑞琪爾告訴我她願意去那裏的方式，雖說我不相信她懂得我知道她這個意思。可是當她說要我去看電影，而她到藥舖去時，我就知道她意思是說她那天晚上想吃一杯冰淇淋些。看電影可以享受兩個小時光景，而吃冰淇淋頂多不過半個鐘頭，所以一星期，除兩三晚外，我們差不多全都是去看電影。

那是我所喜歡去的地方，因爲在半明半暗之中我們挨得緊緊地坐在一起，我握着她的手。如果影戲院裏沒有坐滿，我們總可以在後面角裏找兩個位子坐下，在那裏，當我們相信沒有人在看我們的時候，我吻她。

散場後，我們走到光亮的大街上，慢慢朝一排房子中間的紅綠色自來水管走去。在巷子口我們停留一會。如果街上沒有別人，我總是用手摟着瑞琪爾的腰走到黑巷子口。那時我們兩人都默默不語，我把她摟緊些，她捏我的手指。最後，在那裏留連到了她不能不回家去的時候，我們就朝黑巷子走幾步，互相擁抱着。瑞琪爾那天晚上頭一次吻我，我也吻她一個像我在戲院裏所想吻的那麼長的吻。仍然沒有說話，我們分開了，兩人的手指扭在一起，熱烘烘的。

當她快要消失在黑巷子裏的時候，我朝她跑去，握住她的手：

「我愛妳，瑞琪爾，」我對她說，當她把手縮回去時，我把她的手指越捏越緊。

「我也愛你，佛蘭克，」她說着轉過身跑進黑巷子裏去，要到第二天才能看得見了。

過了一會，等到聽不見她的脚步聲之後，我才轉過身來慢慢沿街朝家裏走去。我的家不過只隔一排房子，走到半排就是轉灣處，從那裏再走半排就到了。我一到房裏，就走到窗口，站在那裏朝外面黑暗中望着，聽一聽有沒有她的聲音。我的窗子正對着屋後的巷子，路燈在屋頂上投下一點黯淡的光，可是我看不見黑巷子裏有什麼東西。在窗口等了一個鐘頭左右，我就寬衣就寢。好幾次我覺得聽見她的聲音在那黑暗之中，可是當我跑下床來，在窗口仔細聽了半天之後，才知道我所聽到的不過是其他的聲音。

在夏天快過完的時候，我的一位姑母送了一個五塊錢的金幣作爲我生日的禮物。我一看到之後，就開始替我們兩人想了一些計劃。我希望那天晚上拿這錢來給她一個意外的驚奇，然後再帶她坐街車到城裏去。我們就可以先上館子，然後再到一家大的戲院去。我們還沒有一道進過城，而這是我破天荒手裏一次有五角以上的錢。那天下午我把報紙一送完，就跑回家來重新把爲那天晚上想的計劃再想了一遍。

黄昏時分，我就從房裏跑下樓，到前面走廊上去等和瑞琪爾相會的時候到來。我坐在走廊的台階上，甚至忘了告訴媽媽說我要到城裏去。如果我不先告訴她到什麼地方去，和誰一道去，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媽媽是絕不許我到離家太遠的地方去的。

我在走廊台階上坐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姐姐跑到門口來叫我。

「有點事要你做，佛蘭克，」蘭錫說，「媽媽要你走之前到廚房裏去一下。別忘了就那麼走了。」

我答應她馬上就去。我一直在想瑞琪爾會如何驚奇，眞的把廚房裏等着要我去做的事忘了半個鐘頭。和瑞琪爾在自來水管相會的時間差不多要到了，我急忙跑到廚房去把要我做的事儘快做完。

我一到廚房，蘭錫遞給我一個小圓盒子，叫我把牠打開，把裏面的粉灑在渣滓桶裏。我曾經聽媽媽講過耗子怎樣跑進渣滓桶裏去的話，所以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把盒子拿到後門那兒去。一把粉灑在渣滓上，我就跑回屋內，找了帽子就朝街上跑。我氣姐姐就誤了我和瑞琪爾相會的時間，雖說過錯在我自己沒有把這件事早點做完。不過，我相信瑞琪爾會等我的，那怕我稍遲幾分鐘到自來水管那裏。我不相信她會到了自來水管那兒又馬上走掉了。

我走了十幾碼路遠的樣子，就聽見媽媽在叫我。我即刻站立不定地停下來。

「我去看電影」，我對她說「一會就回來」。

「好的，佛蘭克，」她說，「我怕你是進城或到別的什麼地方去。那麼早點回來吧。」

我跑了幾步就打住了。我怕如果我告訴她說是進城，她會不許我出去，因此我不曉得怎麼辦好。我沒有對媽媽說過謊；我也不能從這時就開始說謊。我回頭看看，她正站在石階上朝我看着。

「媽，我進城去，」我對她說「不過我會回來得很早的」。

在她能再叫我之前，我就拚命跑到街上，轉過灣，奔向巷子口的自來水管那裏。直到我跑到了，因爲着急和用勁站在那兒喘息了一會才看見瑞琪爾。

雖然她在籬笆旁邊等着我，可是她說她剛到不一會兒。在我們朝藥舖所在的那個拐角走去時，我從錢袋裏把那個金幣拿出來對她看。她比我初看見這金幣時還要高興些。等她看了一會，把牠放在掌心摸了一下之後，我就把計劃在那天晚上做的事告訴她。

我們聽見有一輛街車來了，我們跑去剛剛趕上。進城的車開得很快，雖說差不多走了半個鐘頭才到。我們在戲院區下車。

我計劃先去上一個小館子，然後去看電影。正當我們走過一家藥

鐘時，瑞琪爾挽着我的手膀。

「佛蘭克，請你……」她說，「我口渴得要命。你可以帶我到那個藥舖去弄一杯水我喝嗎？」

「如果妳馬上就要喝，我當然可以，」我說，「不過妳不能稍等一會兒嗎？再走下幾家就有一個舖子。在我們等藥劑時候就可以找點水來喝。如果時間耽擱得太多，我們就看不到全部的電影片子了。」

「我怕等不得了，佛蘭克，」她說着抓住我的膀子，「請——請你給我一杯水。趕快！」

我們走進藥舖，站在汽水缸前面。我向伙計要了一杯水。瑞琪爾緊緊在我旁邊等着，把我的手膀越抓越緊。

在我們對面，靠牆那邊有一面大鏡子。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我們自己，可是在鏡中人的身上，特別是在瑞琪爾身上，我看到了一件以前沒有察覺的東西。誠然，我們一直沒有在一塊兒照過鏡子，可是在這兒我看到了整整一年來沒有被我注意到的東西。瑞琪爾露出了只有大鏡子才可以現得出來的美。她兩頰和嘴唇的輪廓還是和以前一樣好看，頸子和臂膀也是和我以前崇拜過千萬次那一樣均勻可愛；可是我此刻才破天荒在鏡子裏發現她胸部的曲線美中有一種新穎而含蓄的魔力，帶着一種隆起的美麗約動蕩於她的肩膀到腰部之間。我趕忙調過頭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她，雖說她柔軟的胸部依然在那兒，可是我卻找不出從鏡子裏所看到的她身上那個神秘圓形物所引起的微妙起伏。我用勁地再朝鏡子裏看看，我又看到了那兒胸部的曲線美。

「快點，佛蘭克！」瑞琪爾叫了起來，拚命地抓着我。「水——謝謝你！」

我又叫了一聲伙計，看也不看一眼，因爲我怕把視線從鏡中所發現的美上移開了。我從沒有在女人身上看到過這種美。洩露瑞琪爾眞正美點的是那有明有暗的神秘反映。鏡子在一剎那間，像暗室裏的一閃電光似的，洩露出了那一直不曾被我發現的曲線美。眞叫人不能置信，一個女人，瑞琪爾，竟會有這麼一種新穎的，也許是獨一無二的美。當我被籠罩在這種感覺中時，我是頭暈眼花的。

她又抓着我的膀子，像打破一面鏡子似的，她打破了我思想的反映。伙計正倒了一杯水遞給她，可是還沒有等他把杯子擱到她手上，她就跑過去一把將杯子奪過來。他和我一樣驚奇地看看她。瑞琪爾的舉動從來不像這樣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盡美的。

她抓着杯子，彷彿在擠牠似的，一口就把水喝光了。然後她一手抓着喉嚨一手把杯子遞還給那伙計，喊着還要喝水。他還來不及又倒滿一杯時，她又叫喊起來，比剛才聲音還大些。在門口走過的人都停住了腳，跑到裏面來看是怎麼回事。舖裏的人也跑到我們旁邊來對瑞琪爾呆呆地瞧着。

「怎麼啦？瑞琪爾？」我問她，抓住她的手腕搖她。「瑞琪爾，怎麼啦？」

瑞琪爾調過來看我。她的雙眼朝上翻，嘴唇又腫又發紫。她臉上的表情看起來眞怕人。

一個配藥方的伙計朝我們跑來。他趕忙去看瑞琪爾，又跑到舖子後面去了。這時她朝汽水缸那兒倒，我抓住她，不讓她倒到地板上去。

那個配藥方的伙計又朝我們跑來，拿了一杯乳白色的藥水。他把杯子放到瑞琪爾的唇邊，把藥水往她喉嚨裏灌。

「怕是太遲了」，他說「如果我們早十分鐘知道，她或許可以得救。」

「太遲了」？我問他，「什麼事太遲了？她怎麼了？」

「她中了毒。我看是吃了毒耗子的藥。可能是這個原因，雖說也許是其他原因。」

我簡直不敢相信他所說的話，也不相信自己所見的是眞事。

瑞琪爾吃了鼠毒藥後沒有什麼反應。她靜靜地躺在我的手腕裏，她的臉慢慢變了樣，越變越發黑。

「快！抬到這後面來！」伙計說，推我。

我們把她抬起來，急忙抬到店子後面。伙計拿了一個胃唧筒，把管子伸到她喉嚨裏。他正預備用唧筒的時候，一個醫生跑到我們中間來診視瑞琪爾。過了一會兒他站起身來，示意叫我和那個人站在一旁。

「此刻已經來不及了」，他說「早半個鐘頭也許可以得救，可是現在心已經不跳，呼吸也停了。她一定是吃了一滿盒子毒藥——據我看是毒耗子的藥。毒性已經走到她的心臟和血液裏去了。」

那伙計再把管子插到她的喉嚨裏，又在輸氣。醫生一直站在我們旁邊，指示一切，可是頻頻地搖着頭。我們硬把興奮劑灌到她喉嚨裏，想藉人工呼吸來救活她。醫生一直站在我們後面說：「不行，不行，沒有用。她早已斷了氣。她再活不轉來了。她身體裏已經有了可以毒死十個人的毒藥。」

過了一會，來一輛救護車把她裝走了。我不知道他們把她帶到那裏去了，我也不想去打聽。我坐在黃木板嵌的小房裏，四周盡是些貼上白紙條的藥瓶，我看着費盡心力去救她的那個伙計，當我最後起身的時候，藥舖裏除了一個漠然瞧着我的伙計外，別無他人。外面街上，除了幾個毫不注意我的出租汽車夫外，也沒有別的人。

在昏迷中，我從荒涼的街頭走回家去。一路冷清清的，眼淚蹤住了我的視線。我看不清所走的街道，看不見街上的燕光和黑影，可是在難過中我淸淸楚楚看見瑞琪爾，在一面大鏡子裏，彎着嚴伏在我家那個渣滓桶上，而她那舉世無雙的胸部曲線美的反映却燃燒在我的腦際，我的心頭。

牧羊

Peter Jamieson 著

石地 譯

我們小孩子跟在大人們後面，走向着山去。這是在中春，牧羊開始了，把山谷裏大部的大人們和小孩子們，帶上山上的牧場。牧場遠遠地展開着，自古老而休閒的農田的綠草吸引着羊羣的海角，到南部的圍牆和隘口。由隘起大約七百呎，在它下面的懸崖，大約自十至一百呎高。每個人認識他自己的羊兒，因爲牠們的耳朵上戳有記號。在公共牧場上牧羊，是公共的事情，大家做着同一份的工作。在險峻的的山上，那裏有着許多的深峽，小溪，荒原及碧綠的沼地，趕羊是困難的。但是那也是很愉快的事情。當羊羣最後都被安靜地圈進石圍的時候，婦人們和女孩子們走來照料牠們，充滿了諧謔和戲笑。她們帶着食物和喝的東西。照料羊羣的工作，變成山谷裏農人們公共的集會。

我們分成兩三個一起，有些去到南部的圍牆，向北趕着羊羣，其他的去到海角，圍起羊羣，趕着牠們走上山坡，與自南部來的羊羣會合。有些不得不走下到懸崖頂上，找尋走下險峻的，幾乎陡峭的崖壁，沿着海邊覓取海草的羊兒。羊兒常常要留一點兒海草。當退潮的時候，牠們總是走下窄窄的曲折的路。有時牠們跋涉到近邊的小島，在那裏尋求一片片的草地。牠們好像知道什麼時候潮水到來，向海岸走近，走時留着岩石上的叢草，直到水捲上半乾的海灘時，牠們便又跳上了陸地。一代代的羊兒會在懸崖上，造成了這些窄窄的小徑。據說當潮水退的時候，「羊兒的蹄子便發癢了」。有什麼東西總是吸引着這些動物到岩石的海岸去。這加重了農人們在山上的工作，「照顧羊兒」。有許多人會利用這些小徑，在懸崖上找尋鳥蛋。懸崖上聚滿會各種的鳥兒，現在當我們沿着休閒的農田，向北直上山坡時，我們要聽到鳥兒們高高的鳴叫，盤旋在它們巢窩的附近。我的同伴是隣居的一個孩子。我是十五歲，而他是十七歲。他說在春天研究工作完成

後，要向南航行去。我們感到我們自己是大人了，現在我們自己單獨趕着羊羣，穿着粗棉布及橡皮長統靴。我們前進時，風吹亂了我們厚厚的頭髮。我們現在沒有注意到，老年人常常地告訴我們，在春天變化不定的氣候裏，戴一些東西在我們的頭上。

我們走得很快，不久是在斜坡的半路上了，常常用我們的手杖指點着並叫喊着狗兒，「到羊兒的前面去」，或「到後面來」，或「到牠們旁邊去」，以及我們熟知的其他一切特別的牧人的叫喊聲。

我們很高興，我們上坡時，吹嘯着，戲笑着。我們希望一直爬到山頂，一直到「老人之家」，一堆生長着草的石頭，據說從前是一種守望台，那裏我們可以胡說一陣，在向北由山的另一邊，由西部，下到休閒的農田之前。這是一個寒冷的天，太陽光在羊毛似的雲層中間照耀着。雲影落在山上，風吹動它們時，不斷地搖曳和消失。我注意到，雲影看來像各大洲的大地圖。我們開着玩笑，當雲影掠過山上時，便叫出「洲」名來。鳥兒們在懸崖上躁鬧着並尖叫着。下面的海是寒冷的深藍色，海邊有一條白色的波浪。羊羣知道我們在後面趕着牠們。牠們在狗兒的前面匆匆地跑，有些大肚子的羊兒便落在後面。有幾隻小羊在羊羣裏面，牠們的母親回頭對着我們看，對着兇惡的狗兒頓着牠們的腳。我們點燃了紙烟，坐在古老的牆上，欣賞着遠在我們下面的廣闊的風景：高山，港灣，孤島。現在我的同伴站了起來，到牆後去小便。我也同樣小便了。於是我說我們向坡下賽跑一下。

狗兒們參加進遊戲。牠們跑在我們四周，我們前面，快樂地吠叫着。我們那天是兩個瘋狂的少年！我得勝了，站在許多羊兒齧草的從前農田的毀壞的水堤附近，喘着氣。牠們慌亂了，聚在一起驚叫着。我的同伴走來，給了我如果我勝他應許給我的一包紙烟。

我們坐下休息時，使狗兒們看守着羊羣。牠們立刻讓牠們跑上陡峻的山坡。我的同伴那天真是頑皮。他開始抓住我，把我壓倒在草地上，用他的手臂打我。我們一起玩了一會兒，狗兒們回來，坐着喘氣，守候着我們。太陽已經下去，我們爬起來時，面孔發着燒並喘着氣。空氣更是寒冷。我的朋友說就要下雪了，立刻我看出他的話是對的，

北風起了，雪自孤島飄到海上。山已變成白色。我們匆匆地離開，開散的羊羣不再齧着了，開始爬上山。一個跟着一個。我們在牠們後面走着，在從前農田稍南，離懸崖頂頭不遠，我的同伴便停下並伸出他的手。「我聽到一隻小羊在叫！」他說，指着懸崖。「牠在那邊什麼地方！」那確實是一隻小羊。我們站着聽着瘋狂的叫聲。「牠走不出來！」我的同伴說着，他的臉上顯出爲難的樣子，「而且現在下着雪……」他說他要去懸崖找尋小羊。我勸他不要去，他可能滑下跌死在岩石上。我說我們應該趕緊趕着羊羣回家，報告於大人們。他不贊成，便向叫聲來的地方跑去了。這是這孩子做的一件勇敢的事情。我知道無法阻止他，他是決心的。我叫狗兒們跟着他後面去。這時雪下得更大了。風在我四周吹着一陣陣的雪。我把我的手臂抱住我的胸部，並頓着腳。我後悔沒有聽我的父親的話，穿上外衣，戴上帽子。我幾乎不能看見我的同伴爬過山邊。我跑向前，告訴他要當心。

「OK！」他回叫着。

我等待了一會兒，時時叫喊並吹嘯着。他回叫了一下，我覺得快樂，因爲我十分喜歡這孩子，如果他遭遇了不幸，我會悲痛的。過了一個時候，我只聽到叫嚎的風和海邊的波浪。我開始感到焦急起來，當我聽到他叫喊着：「我已找到它了！我就上來！」

不久，我看見他爬過山邊，他的手臂裏抱着一隻小小的白白的小羊。我跑去一把攫住他，因爲我恐怕他會向後滑倒在雪的岩石上。狗兒們又看見了他，快樂地吠叫起來。他仰臥了一會兒，喘着氣，拭去他臉上從跌下並掠過牠到海邊的一塊尖石而來的血跡。他感到好了一些，爬起身來，我們便儘可能快地爬上山。他手臂裏帶着小羊。牠挨近他的胸部，時時叫着。他說他要把牠送給他的姊姊做「使童」。他說她會用瓶子裏的牛奶餵養牠。我們爬上山頂，高興碰到其他的大人們和孩子們，趕着大羣的羊兒，向着家走下山，到農田水堤安身的圍子。天啊，那天在山上是十分寒冷的，茫茫的暴雪幾乎窒息了我們。